

# 華文大坂每日

半月刊

第五卷  
第八期  
第四十八號

論日德意三國同盟



大坂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 肺炎 內服藥

一服即靈

內地定價 兒大人用 三五圓



# 汗治炎根

アニチルニゲン

誇耀世界的大發明

在治療肺炎上

如果服用了「汗治炎根」

【贈呈日文、華文、英文的詳細說明書】

滿洲國中華民國有名藥店均有代售

「沒有治肺炎的特效藥」這是全世界的悲劇。全世界的悲劇。這可怕的肺炎，特別急性肺炎，是由於肺炎及球菌的傳染。肺炎被擊一棒而侵入，雖然不生強健的人，也無病可施，只好眼睜睜的等死下了。但是一服就把這肺炎完全治好的藥，在我日本即發現了。就是現在在日本有名的日滿英美製法特許的「汗治炎根」。

單、用解熱劑則都是沒有效果的。不依其病源行根本的治療，其減肺炎及球菌是不行的。

在服用「汗治炎根」六小時以後，體內的肺炎菌就全都被撲滅而發汗，患者就非常暢快的安眠了。這一次安眠醒之後，體溫復原肺炎就治好了。本劑與其他發汗並用亦無妨礙，而且絕無副作用在全身的內服藥。

中 山 製 藥 所 化 學 部

大 阪 市 西 區 橋 邊 町 京 橋 話 話 東 京 市 豐 町 大 區 手 二 日 本 清 比 魯  
和 歌 山 市 杉 馬 二 日 本 大 塚 市 南 寺 町 內





### 時 事 小 言

(卷 頭 語)

在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時，我們已在本欄上預言三個重大政策必實現。其一是日本國內新體制的強化，其二是日本參加德意軸心，其三是確立包括法印和荷印的新東亞圈(參照本刊第四十三號)。

當時正是近衛內閣剛成立的時候，其具體的政策還未能確立。然而從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的經緯和日本內外的情勢來推量，我們確信上述三大政策將必實現。

然而近衛內閣成立後，只經過三個月，這些重要政策已着着加以實施，這是一件極痛快的事。實有如「水到渠成」之概。

日德意三國同盟的成立，是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之劃時代的條約。英美及重慶的局章狼狽，是很可笑的事。尤其對於以金權對日本乃至東亞採取恐嚇態度的美國，不啻凉水澆背。

如果美國為援助英國參戰，則日本將立即調動大批軍艦援助德意。在太平洋上與美國海空軍決雌雄，在日本是有十二分的自信的。美國、英國和重慶應牢記：日本已清算了對美媚態外交。其詳細請看本刊所載的論文。

最近日本軍進駐法印以及小林商相親自出馬的日荷會商兩個事實，是包括南洋方面的東亞共榮圈的前提。新東亞共榮圈的黎明，可說正在臨近着。

日本國內的新體制，無論在政治，外交，文化，經濟及其他各部分，現在正在以猛烈之勢展開着。

與其說具有對於確立東亞共榮圈的義務，不如說具有建設世界新秩序之使命的日本，革新強化應付新情勢的體制，是當然的。對於可與明治維新比擬的新體制運動，「日本國民一億一心」的口號，已經不是口號，而是移於實踐了。然而我們想「日本新體制運動」只「日本國民一億一心」是不够的，這口號必須改為「東亞民族五億一心」。

世紀的大業必須是我們日滿華民族的共同義務。從這見地來說，我們擬在下期增加本刊的篇幅，作為「日本新體制運動首論」特輯，以贈送友邦諸同志。我們希望「日本新體制運動」變為「東亞新體制運動」！(十月三日)

## 華文『大阪每日』第五卷第八期 第四十八號(十月十五日號)目錄

(對面)北京淪陷秋色  
日德意三國同盟的根本精神  
上原 虎車 二

東亞共榮圈的目標  
高田元三郎 四

世界時事漫書選(八·法)  
(自由聯軍)美國與英之關係  
王登文 八

勞山心影  
吳乃禱 一〇

傅式說氏的家廟  
Y·V 記 一一

虎踞曾北之德州城  
馬 關 一二

新日本的科學園(二)  
海水分解的資源  
關起的北(大陸文化)  
京學生層(通信之二)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八)  
丹羽文雄 安 本 一六

三國人物木刻選(四七·四八)  
王青芳 一七

半月日曆  
(文節)年、月、日 鶴川 卓 一八

旅行大陸感想與期望(下)  
駒井 卓 一九

簡  
北極的邊緣 韓 謹 二〇

致小倪 高 深 二〇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徵集副題  
路(十一) 張金壽作 二二

本刊一周年紀念加大大號「日本新體制運動首論」特輯廣告  
呂 風 二二

畫  
珍聞一東 三五

刊  
日本的秋收 三五

(時人月旦) 德芬克經濟部長  
外史 氏 二九

「海外文學」選輯  
M.Y. 萊德托夫·塔瑪尼  
白樺 譯 三〇

早死的萊蒙托夫 雪 三〇

M.Y. 萊德托夫·抒情詩抄  
朱 己 譯 三一

「海文」展覽  
王樺唐等 三五

苔岑詩壇  
萬板樓主 三六

德國的木刻  
小品文  
過大嶺記 柳 察 三七

伏 弄 亞 三八

海 樹 伯 三九

詩  
迢迢的跋涉 蘇 丹 三八

夜步·醒 雷力 三九

本刊「個人漫筆」第二期徵集啟事  
文壇隨話  
不必憂慮「官情小說」之多  
博 奮 四一

再談幾種「作家」 趙 天 四一

談「寫實主義」 赫 更 四二

旅居散記(三) 呂 風 四二

關於藝人的話 藝 花 四二

演員修養論 王 嵩 四三

從文學與電影談到本年度  
轟動文壇「這一切與天堂」(七)  
(每期一星) 唐何樂 羅 勃 四四

半月影集小記 羅 子 四五

老骨董(八) 牛 作 周 四四

本欄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徵集副題  
大地的波動(十五) 田 椰 作 四六

聖輝紙上交讀人徵費  
鳴 伐 山 王 金 錄 五〇

東亞文藝消息  
中國語文講座·日本語文講座  
田 後 隨 筆 五一



# 論日德意三國同盟

吾 山

(本報記者(中)與記者(右)與記者(左)合影)



## 一、由三國防共協定至三國同盟

以轉變日本外交政策而發生的第二次近衛內閣，歷四個月，其重要國際內外情勢的結果，終於九月廿

# 日德意三國同盟的 根本精神

日東編輯總務  
外信班長  
上原虎重

日德意三國同盟已告成立了。三國的當局及國民，若想到白國的現在所處的立場，以及想到日國對於將來所應負的使命的時候，當能發覺到三國是具有着密接不可分的關係的，以及在此緊密的提攜之下，對於現在及將來的所應負的擔當。向來在三國之間，也是存在着極堅固的提攜關係的。這關係是由於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德防共協定成了公式化，而且更由於一年後的目的。德、意防共協定的結成，更加上了一個的強化。此等協定是以防共為共同的目的而成立的。這固不待說的了。然而即便沒有存在着所謂防共的共同的目的來說，三國必然再向其他的方面求共同的目的來作締結協定的吧，何以呢？那就是天下的大勢，是對於在本質的處在共同立場的此三國，不許其以單獨而且散漫的努力，來繼續下去的吧。故若論到防共協定，是應以「防共」為重要呢？抑或以「協定」為重要呢？說到這問題時，應該斷然的說是協定為重要的了。當然，並不是由於此次的成立條約，就來沒殺這「防共」的精神的，我們所欲建設的新東亞，並不是以共產主義來作基礎的，而且也不是傾向於共產主義的。然而與此同時，並非以單純的防共的那種消極的目的來作基礎以建設新東亞，以及來作確立歐洲的新體制。三國是已臨到對於東亞與歐洲，是應從現狀維持主義的蓋格羅薩克民族來解放掉，俾得將人類全體引導至新的多幸的將來的積極的動作的時期。在三國之間其所以能成立了新的外交，經濟，軍事同盟者，也就是基在此一點上。

然而凡事若時機未成熟則無論何事都無有成就的了。日、德、意三國是處在本質的共同立場，因此從來在三國間是具有很相當密接的提攜，已如上述。但是欲將占尺半頭更進一步，從進到其關係成爲同盟關係的高度化，這却並非是容易的事情。因爲日本與德、意的環境及事情是大小不相同的，三國雖然是抱着共同的志願，在東西兩端潛行，並同屬於以蓋格羅薩克民族作爲最大的敵人而作戰的。可是第一、德、意是處在直接與英國作戰，反之日本是處在間接的作戰，因此日本的場合與德意的場合其嚴重之程度或大不相同的了。不管三國的立場是怎樣的共通，其使命是怎樣的相同，在這樣事情之下，要便提攜的呼吸會致起來，並非是容易的。三國相互的意向雖顯然是向着提攜的最後的日德意三國，然而要達到此步雖尚需相當的時日，也就是這個原故。

然而戰局的推移，以及英美之態度，是會促成日、德、意向最後的目標而疾驅的，英美兩國都是抱着此次的歐洲戰爭定可獲得勝利，所以才發動起來的。因爲在財力在人力都遠勝過德意的，故英法才想到當然可以必獲勝算的。然而事起出於意外，法國首先遭了潰敗，英國的運命也已處在如累卵一般的危急之中，英美的驚愕，於此可知。英國是在德意兩在歐洲的美國之第一線，她現在正是站在存亡絕續之中來從事苦戰的。然而美國却不能以武力去救援她，那是因爲以先相信英國定必勝的，並且因爲美國未能預先整備備用如前次大戰一樣地渡了大西洋來救助英國的戰備。且如現在，歐洲大陸的全體已處在德意的支配之下的時候，即便美國派遣大批遠征軍渡過大西洋去救援，那在大陸已無其可作腳的地了。假若以英島作爲作腳的場所，則在國民所要的食品四分之三須仰給於國外供給之英國，遠征軍是只有待餓而死的了，故美國斷不能赴救英國之急難的，只得由於向來一樣，來供給飛機，及其他的武器與軍用品來援助英國而已了。由於這樣的關係，英國是不能去救援德意，意欲攻取的英國了。

時期至此，英美的計畫便是向着在英本國潰滅後的世界，採取怎樣的措置來應付的一點上了。英美合作雖然只是舊的話，但，過去的合作，是常以壓迫他國利益作爲目的。然而今日的合作，是在請求着在英本國滅亡後，蓋格

七日由日德意防共協定發展而成立了日德意三國同盟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成立的日德防共協定，在當時的國際情勢下，由於日德的共同目的，曾發揮了牽制蘇聯的政治意義。當時德意兩國已以西班牙內亂為契機，發生了軸心關係。嗣後由於日德防共協定的締結，日意關係也顯示了新的展開。以日本承認阿比西尼亞現狀和意大利事實上承認滿洲國為前提，而在阿比西尼亞和滿洲國設置領事館的互相友好措置，都是其具體的表現。日德意三國本是資源不豐富的國家，對於世界的領土和資源問題，都堅持着打破現狀的共通政策，所以早已在精神上堅固的結合着。由於日德防共協定的締結和翌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的參加該協定，日德意三國關係已逐漸走上緊密化的一途。

然而一九三七年夏天，在中日事變勃發的當時，德國對於事變的態度，却缺乏了明朗性。她雖對於國聯會議和布魯塞爾會議等表明不參加的態度，但是仍不召回南京的軍事顧問，而且繼續實行對華輸出武器。同年末，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氏對於中日間的調停頗為好意的斡旋，但內心却是奔走於維持中國市場現狀。然而自從一九三八年二月里賓特羅甫任外長以來，德國便一轉而採取顯然的親日政策了。承認滿洲國，締結滿德修好條約，召回在華的軍事顧問，禁止對華輸出武器，以及締結日德文化協定等等，都是顯著的例子。意大利自中日事變的當初，便一貫的表明了積極支持日本的態度。不參加不魯塞爾會議，承認滿洲國，締結日意通商協定，召回在華軍事財政顧問，禁止對華輸出武器，一九三八年的一日滿華通商協定，撤退上海駐屯軍，一九三九年的締結日意文化協定等等友好的措置，都是顯例。這樣，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強化提攜的日德意三國，發展到三國同盟關係，並不是偶然的。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在柏林日本大使館武官大島浩中將會與里賓特羅甫進行締結三國同盟的交涉。平沼內閣關於這個問題曾開了七十餘次的五相會議。德國於去年五月與意大利成立軍事同盟，於八月七日與蘇聯成立德蘇通商協定，繼而於八月二十一日發表了德蘇不侵犯協定的成立。德蘇協定成立的結果，日本對德感情便稍為冷淡了。平沼內閣以此而斷途其壽命。日德關係的冷淡，竟招致了阿部，米內兩內閣採取親英美政策的結果。德蘇協定成立後的九月初，第二次歐戰便爆發了。日本對此雖採「不介入」方針，但她的現實政策中親英美的色彩頗為濃厚，這是無可否認的事。然而日意關係却比以前更趨密切。本年三月意大利政府發表支持汪政權的聲明，以及五月的改訂日滿貿易的成功等，即是顯例。由於日意的親善，日德意三國關係又接近起來

羅薩克森民族須合成一體，以求其生存的方法了。對這一點想起來，真是一個極重大的時代之變化了。在英美看來其瀕歷百年而維持了的世界霸權完全被顛覆了，已經成爲不若過去一般得將世界視爲我的那樣橫行，不能維持過去的獨榮，但最少也須將盎格羅薩克森民族結合起來以確立西半球的霸權。該民族現在雖尚未臨至危急存亡之深淵，但顯明地已在運命之歧路上了。故他們的合作固極爲認真，勢將顯示了露骨的形態來，而不能拘泥其體制與面子的，逐漸地走上緊密的合作途上的，現在舉二三例起來看看：

(1) 以美國聯艦五十隻爲交換，將西半球的英屬諸島，讓與美國作爲軍事根據地。  
此條已告成立而在實施中。惟這裡應注意者，是英國何以不遺些島與美國，而出於以九十九年間的租借之一點。若是賣掉，則成爲一時的交易之關係而已。美國在前次大戰後，曾提出有因英法等不履行交付戰債，應將其英屬西半球諸島，或法屬諸島取來作代價的議論，就是以收買的形式，取而作爲美國的領土了。然而此次英國雖然已臨到了最後的關頭，尚且不分讓給美國，僅許作爲租借地。就是此次的協定之結果，成爲英國仍維持其主權國，美國只獲得使用權。但此一層，在實際上，就是在西半球的英屬諸島，成爲英美兩國的共同地了。

(2) 美國已應在分擔英帝國內自治領的國防了。  
英帝國內有所謂稱呼自治領的憲法上之獨立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阿爾諸邦，愛爾蘭自由邦，紐芬蘭等是，其中加拿大與紐芬蘭處在西半球，爲美國的隣國。倘若對美國不懷好意的強國要佔據此地，則美國之安全便要遭威脅。故在過去美國對於加拿大的國防也常抱有莫大的關心者，此爲其所周知的事實。但是現在，加拿大的國防問題，並不是假定的問題，是處在實際的問題上了。故在最近美、加之間締結了有相互援助條約，再接而與澳洲，紐芬蘭也都締結了一種條約。在最近的將來，自當再與其他的自治領簽訂類似的條約，自屬當然的，就是美國將分擔英帝國的國防起來了。

(3) 英國的當局頗有暗示將英帝國的資源與美國的資源予以聯合一起的意向，此一層若能完成時，則英美已非二國，是與變成一國無異了。

(4) 最後尚有英美合邦的一案。  
及至法國降服於德國的軍門，英國孤立於歐洲，滅亡之期呈示了實際問題而映入到英人的眼底時，美國人宛如被霹靂所打一樣地大起驚慌，想出來保持盎格羅薩克森自衛之方法計，英美兩國結成一個合邦，而將此建議掲載於全美的大新聞一頁大的廣告，將合邦案宣示於國民，大來煽惑鼓吹合邦之機運。案的要旨，是以構成北美合衆國的四十八州之結合狀態(Union)作爲原則，以構成美國，英本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紐芬蘭，南阿，愛爾蘭等併合一起的大聯邦，設置大陸國際議會作爲中心機關。此種提唱已獲得了英方的贊同，前月中邱吉爾首相曾聲明過英國有準備開合同(Union)交涉之意。然而我想此種合邦恐非簡單就可告成的，不過英美兩國今日已向此最後的目標進行者，是無可否認的，或者意外地早能實現也未可知。

像這種樣子，盎格羅薩克森民族爲應付將來的新世界計，已開始佈置其最後的陣容起來了。日、德、意三國對於形勢現示於眼前，怎能滿足於從來的程度之提攜呢？是斷不能認爲可滿足的。對於英美的最後的陣容，在日、德、意也應整備起最後的陣容，來完成人類解放的大業才是，於是乎三國有識者所待望的機會便告成熟，遂得見諸成立三國同盟了。然而三國同盟，在其精神上並非排他的，世界的資源被英美壟斷，爲英美人士享受物質的幸福，其他的民族不得不犧牲，此當然是太不合理的。否定此不合理的現狀，使各國得以各得其所，以建設新世界，便是同盟的真正的目的。故對此問題予以贊同之時，任何國家都可以參加同盟的，就是在英美來說，人類是應該共存共榮的，一國或二國由於他國的犧牲來享受幸福者，是違背天理，此種真理如能體會得到，則三國不管何時都可與之握手。與此同時，英美若一意堅守其偏見，維持其橫暴非道的壟斷現狀，三國是抱宿直至使他們覺悟其非爲止，一意繼續抗爭之決心。

方今在東亞的非東亞的勢力，將失去英美的援助，而走上滅亡之途了。在歐洲英本國的命數，也日日被縮短着，英人恐將臨到不得不從歐洲退却，而遷移於西半球的時候吧！如此，則二億的盎格羅薩克森民族還想能够孤立在世界保存其生存的呢？恐怕天理有不容許她們的吧。



了。在歐洲和東亞為建設新秩序而奮鬥的三國，精神上  
都站共同感情的立場上，現在又因歐洲情勢急轉直下，  
所以日德意三國同盟的成立，是不足為怪的。

### 二、同盟成立的因素和時機

日德意三國都是實行新體制的國家，而以打倒自由主  
義和個人主義的金融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在外交上她們  
是以打破現狀為國策，而與維持現狀和自由主義個人主  
義的舊體制的英美法諸國相對立的。在經濟上，日德意同  
是資源貧乏，須向外發展的國家。因此，德意為了打破現  
狀，以建立新秩序，正在歐洲展開空前的軍事行動。自  
三年前，日本為了在東亞建設新秩序，也展開了空前的  
軍事行動。這三國早應加強外交的結合，以促進維持現  
狀諸國的沒落。這問題所以遲延到今日，不外是由於客  
觀的條件還未完備，即時機還未成熟的緣故。然而如今  
世界情勢已經轉變了。企圖打破舊體制，創造世界新秩  
序的諸國應強固團結的時代，終於臨到了。

最近的世界正脫離舊體制保障制度的舊殼，而形成  
歐洲布洛克(Bloc)，蘇聯布洛克，大東亞共榮圈和  
美洲布洛克四大分野的所謂地域的協同社會。然而無論  
在布洛克內或布洛克之間，對立關係和協同關係都極為  
顯明，因而國際關係和系統也漸趨顯明。在各地域布洛  
克內形成中心勢力的日德意等諸民族所擔負的使命現今  
應該加以明白的認識，其間的協力關係也應重新加以  
規定。

在歐洲，德意正努力於建設歐洲新秩序，以樹立永久的  
和平。現在德意已展開了對英作戰的共同戰線。然而老  
英帝國却以美國最高度的援助為背景，並期待著英蘇接  
近的實現，所以現在還繼續頑強的抵抗。因之歐戰大  
有長期化的傾向。此外，到了冬天，對於包含法比荷  
等國佔領地的大陸的食料問題，德意也必須請求  
對策。德意現今雖在歐洲佔絕對優勢的地位，但在今後  
對英作戰的進行上，還有許多的難關。這些難關，德意  
必須準備加以克服。另一方面，日本在東亞三年前已向  
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目標奮鬥邁進。英法二大勢力現今雖  
在東亞走上沒落的過程，但美國却代替了二大勢力以特  
殊的地位，採取攻勢的外交政策，以威脅日本。而蘇聯又以特  
異的態度注視東亞情勢。日本既然期望中日事變的早  
日解決，以及企圖南方政策的積極推進，則非決定對美  
蘇的外交政策不可。

在這種新情勢下，日德意三國在建設新秩序的共同目  
的，遂遭逢了重大時機，就是非明白決定對美蘇二大  
中立國的政策和準備不可。因為這二大中立國的向背，  
至關影響於中日事變的形勢，是非常重大的。

# 東亞共榮圈的目標

東京日日新聞 編輯主幹 高田元三郎

## 兩個戰爭與東亞共榮圈

中國事變與歐戰，時時刻刻正在接近着。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在歐亞兩大陸的這兩個戰爭，終久將處於互相連接戰  
線的命運上。這兩個戰爭雖是距離得很遠，發生先後不同，但這兩個戰爭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或文化上，自  
其發生時起，已形成了兩分世界的一條戰線。在這意義上，中國事變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不僅如此，德  
國之決意打破凡爾賽體制的桎梏，以及意大利之欲脫却地中海的囚人地位的心理契機，實是最初使華盛頓體制和國  
際聯盟之權威失墜的滿洲事變的日本行動。德國的進駐萊茵，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以及兩國相繼脫退國際聯盟  
等，都是追從滿洲事變的日本先蹤，結果，所謂現狀打破國家群的前進體制，便成立了日德意防共協定而具體化了。  
中國事變更促進了進影響了德意的前進，自不待言。今日還使美國失掉參戰的機會，使其艦隊現今還留駐了夏威夷的  
要因，是太平洋上的日本存在，這不過是其顯著的一例而已。

然而德國對英法戰爭的閃電勝利，現今反給了日本以許多心理上的暗示，不斷的促進日本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  
上的重行整備。以創立高度國防國家，確立戰時經濟體制和實現新政治體制為內容的國內新體制的整備，以及以強化  
日德意樞軸為根幹的外交轉變，已成為不能避免的事，這至少可說是以國際情勢的急變為直接的契機的。

這樣，歐戰對於東亞的影響，對於日本處理中國事變，已展開了極重大的局面了。換句話說，由於德國在歐洲的決  
定勝利，在東亞的英法荷等戰敗國殖民地的地位，便動搖起來了。由於法國對德的降服以及荷蘭的亡國，法屬安南和  
荷屬東印度，事實上都已成了無主狀態；緬甸，香港等馬來以東的英國屬領，也都陷於不安的狀態。這些地方向來都  
在英法(包含美國在內)的支配下，成爲這些民主主義國家群的援護基地，形成了反日包圍戰線。因之日本抓住這機  
會，對於這些殖民地，強化了新的發言，是極當然的事。

與中國事變的處理同義，而表示其最高目標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除了從來日滿華三國外，在這裡規定了包含安  
南，荷印在內的所謂東亞共榮圈。東亞共榮圈不外是將來東亞新秩序之地域的規制。原來在東亞新秩序建設上的南洋  
地位，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和地理上都置於不可分割的關係上。因之，日本對南洋關心的歷史也長久，早在帝國第  
七五議會上，當時的有田外相和小磯拓相，也明言了日本以經濟開發為中心的南方進出的意圖，所謂南進論便爲日本  
政府的南洋政策，而踏出實現的一步。當歐洲情勢因德國的北歐作戰而急轉直下的時候，日本預見英國或德國進入荷  
蘭，從東亞的「有無相通」，「共存共榮」的見地，便以有田外相談話的形式(四月十五日)發表：「對於荷印的現狀因  
歐戰的激化，有發生變更的事具有深大的關心。」，及至戰局波及荷蘭，事態現實化，日本政府曾於五月十一日正  
式向各交戰國通告有田外相談話的趣旨。此外，因爲安南爲抗戰中國之輸血路，鑒於重大的利敵任務，所以日本爲期  
禁絕援將物資的輸送及其實效計，遂於六月廿日對法國要求其容認日本派遣現地監視員。在事前的六月十八日，日本  
也向德意兩國表明日本對安南的經濟和軍事的關心，並要求她們對這問題保持友好的態度。另一方面，日本也對英國  
要求禁止經由香港和緬甸輸送援將物資。

結果，安南對日關係，至少在這方面表示着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荷印又與日本進行交涉關於向來貿易，企業，入國  
等問題，其中關於貿易問題，已經約定向日本輸出日本之必需物資的煤油，錫等。這樣，日本的南進政策，便漸漸造  
成既成事實了。奮鬥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日本，把這些地域包含於這大東亞共榮圈內，是極爲當然的。只要東亞的  
自主獨立能够完成，則東亞共榮圈始得期地域的完整。這是世界秩序的一環，隸於日本的嚴肅使命。

這兩大中立國現在的向背，是怎樣呢？蘇聯的立場，從八月一日莫洛托夫在聯邦最高會議的演說，可以知道在西部國境將基於德蘇不侵犯條約的精神，在德國的諒解之下，續行恢復失地的政策，在東部國境即滿蘇和滿蒙國境地方，希望安定狀態的出現。蘇聯既然表示德蘇關係的無變化，日蘇關係有接近的可能性，則日德蘇三國關係遂發現了有再行調整的曙光。在新情勢下，爲了推進對英戰爭，德國有與蘇聯重行確立兩國間安定的必要。爲了急速解決中日事變和積極的推進南方政策，日本有與蘇聯在北方重行確立安定狀態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日德的目的和利害是一致的。至於美國的動向是怎樣呢？美國最近却認日德意三國爲一體，而與英國結成清聯合的關係。不論對歐洲問題或東亞問題，英美都採取了共同步調。這已成了最近外交角逐上的常識了。最近情勢的英美的聯盟，大都傾向於盎格羅薩克遜 (Anglo Saxon) 聯合。如美加共同防衛委員會的設置，以美國驅逐艦五十艘交換大西洋諸島的租借地，環繞新嘉坡軍港使用問題的英美澳洲會談等等，都是證明英美一體的具體表現。英美不管有無締結同盟條約，她們已等於同盟國了。英國現在還繼續對德抗戰，甚至揚言能挽回其頹勢，乃是由於美國之輸血的援助。英國對於策劃英蘇接近以包圍德國，還未絕念，現在正竭力進行這種外交工作。總之，在新情勢之下，日德意對蘇關係，有再行調整的必要，對英美外交有採取共同對付政策的必要。日德意在新情勢之下，既然有共同利害和目標，又加上上述三國的密切關係，則時機一臨到，三國同盟的成立便成爲必然的了。

### 三、三國同盟的內容及其意義

日德意三國同盟既已成立，則其內容和意義究竟怎樣呢？爲了研究三國同盟的意義，茲先將其條約內容介紹如下：

大日本國政府、德意志國政府及意大利國政府爲認爲各得其所爲恒久和平之先決條件，決定對於在大東亞及歐洲地域各建設足以收獲其地域民族共存共榮之新秩序，且以維持此新秩序爲根本意義，在上述地域本此趣旨之努力，互相提携與協力。三國政府更對於在世界各處願作同樣努力之諸國，不吝予以協力，藉以實現三國對世界和平之終極抱負。因此日本國政府、德意志國政府及意大利國政府協定如左：

- 第一條 日本國承認並尊重德意志國及意大利國在歐洲建設新秩序之指導地位
- 第二條 德意志國及意大利國承認並尊重日本國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之指導地位

## 世界四大集團與東亞共榮圈的境域

兩個戰爭在進行的過程中，如今正顯示着把世界分爲四大地域的形勢。以德意爲中軸的歐洲集團，以日本爲盟主的大東亞圈，以及蘇聯和美洲集團的出現，就是這個形勢。東亞共榮圈與歐洲集團的關係，無論在觀念上，利害關係上或上述的生成過程上，當然具着加緊密切的聯繫的將來。至與隣接的其他二大集團的關係，尤其與美國的對立，現在正站在極重大的局面上。爲了要完成樹立東亞共榮圈的大業，我們必須毅然克服一切不相容的敵人。因此我們必得否定和克服一切舊思想和舊體制，而趕快整備較高級的觀念，最進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切新體制。

日本在這樣的世界歷史激流中，正竭力奮鬥着。中國事變下日本四次的政變，多少都是在這種國際重壓下發生的。尤其這次政變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使近衛新內閣負責實行外交轉變之責，這是證明日本面對着的國際情勢的緊迫。中國事變發生當時的首相，而肩荷全國國民興起的近衛公的出馬，對於這難局的打開將必收到勝利的成果。前內閣的所謂米內，有田外交，到底不能實行那順德意戰勝後國際新情勢的所謂外交轉變，因爲有政治性格上的致命限制。所以米內，有田外交不得不讓諸近衛，松岡外交。日本對東亞共榮圈的外交方針，已經在六月廿九日有田相廣播演說中，明確的提起了。有田相的廣播演說先說明日本道義外交的基本原則，謂「我國堅固以來的理想，是在使萬邦各得其所。我國外交方針也是基於理想的」，並主張以人種，文化，經濟等共通乃至依存關係爲內容的共存共榮的地域主義，而敘述「世界和平的確立，在人類進步的現階段上，是難以一氣達成的。爲要實現這大理想，在人種上，文化上和經濟上有密切關係的諸民族應該作成共存共榮的分野，先確立其範圍內的和平與秩序，同時並與別的分野間樹立共存共榮的關係，我以為這是最自然的順序」此外，有田相指摘了違反這共存共榮主義的國際體制的「不合理和不公正之產生了第二次歐戰，日本的對華軍事行動雖也是這種建設行動，但却始終爲援蔣反日諸國所妨害，然後他謂東亞諸國與南洋諸地方，無論在地理上，歷史上民族上或經濟上，都具有極密切的關係，應互相倚賴扶助，有無相通，以舉共存共榮之實，俾得增進和平與繁榮。所以把這些地域，包括而作爲佔在共存關係上的一分野，以圖其安定，這是當然的歸結。這一項始明確的把南洋諸地域包含於所謂東亞共榮圈內。有田相這一項的廣播是具有歷史上的意義。有田相最後的結論謂東亞日本對於大東亞命運協同體建設的決意，謂「如今帝國政府向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邁進，同時對於這次歐戰的趨勢，尤其對於及於那包含南洋的東亞諸地域的影響，時常予以深大的注意。對於這些地方所招致的命運，因顧及東亞安定勢力的帝國的任務和責任，特聲明表示重大的關心。」

### 由理念的世界到行動的舞臺

關於東亞共榮圈，新內閣的外交原則也，將循着這方針進行更強有力的步武。即看近衛首相及松岡外相的談話，也可看出對於東亞共榮圈的深大熱意和覺悟，要實行必須選擇最有效果的手段。試看新內閣的基本國策要綱(八月一日發表)，關於外交，則謂「現下的外交是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爲基幹，先其重心置於中國事變的結束。要達成這目標，應拋棄從來消極的方針，遠觀國際的大變局，講求建設的且富於彈力性的政策，以期國運的進展。」

然則關於這東亞共榮圈，近衛新內閣時將實行怎樣的政策呢？松岡外相於八月一日發表的談話中，強調(一)向世界宣布皇道，使各國民，各民族各得其所。(二)確立東亞共榮圈，除了日華滿三國外，也包含荷印，安南等南方諸地域在同。(三)積極與我志同道合的友邦強化提携，排斥八方美人的外交。這至少較有田外交是更進一步的。這自主積極外交在七月廿三日的近衛首相廣播演說中，也明示着。關於外交部分，敘述：「非僅僅要對付世界的變局，非有自己指導世界的變化，用自力創造世界新秩序之覺悟不可。關於經濟，則敘述：「欲實現上述外交國策，非及早脫離依賴外國形體不可，與滿洲，中國的經濟提携並對南洋方面的發展，在這意義上愈形必要。」

這樣，在米內，有田外交上僅僅爲招牌價值的東亞共榮圈案，如今已在近衛，松岡外交上，成爲自主積極外交的實行綱領了。要完成這積極外交，如近衛首相所說，「必須考慮十年後，二十年後乃至五十年後的事情，始終作自主

第三條 日本國、德意志國及意大利國約定根據上述方針努力合作。三締約國中任何一方倘受現在尚未加入歐戰或中日華紛爭之一國攻擊時，三國約定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及軍事方法，互相援助。

第四條 為實施本條約起見，日本國政府、德意志國政府及意大利國政府應儘速任命委員，組成混合專門委員會開會。

第五條 日本國、德意志國及意大利國，確鑿上述諸條項中對於三締約國各方與蘇維埃聯邦現存之政治狀態，不發生任何影響。

第六條 本條約簽字後，應立即實施之，自實施之日起十年間有效。

在上述十年期間屆滿前適當時期內，基於締約國任何一方之要求，締約國應協議關於本條約更新之事宜。

為便於明瞭起見，茲將其內容的要點，分爲下列三點：(一) 日德意互相承認指導地位，詳言之，日本承認德意在歐洲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德意承認日本在東亞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二) 日德意任何一國，倘受現在尚未加入歐戰或中日紛爭之第三國攻擊時，三國應以政治、經濟及軍事的方法，互相援助；(三) 日德意三國承認三國與蘇聯間仍維持現存的政治狀態。三國同盟的主眼可以說是第三條，因為該條規定有發生軍事上的義務。所以三國同盟的性質，可以認爲是一種軍事同盟。然而如日本外務省須磨情報部長所言，「這並不是以挑起戰爭爲目的，乃是爲發達世界新秩序而互相確立東亞新秩序及歐洲新秩序的。」我們既認爲三國同盟的性質是一種軍事同盟，或許有人認爲日本將立即加入德意方面作戰。這是錯誤的，因爲依照第三條，日德意任何一國非受現在尚未加入歐戰或中日紛爭的第三國攻擊時，是不發生軍事上的義務的。

三國同盟具有的政治上的意義，是很重大的，茲將其重要意義列舉說明如左：

第一點，三國同盟所具有的最重大意義，是向世界宣明日德意對於建設世界新秩序有共同不拔的意志。自從上次歐洲大戰結束以後，支配世界政治的國家可說是英法美三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三個國家依凡爾賽和約，華盛頓條約和九國公約等等，在世界確立了資本主義本位的支配體制。日德意三國在這英法美三國的支配體制下，受了許多不合理的壓迫，不能發展她們的國勢。不甘受這種舊體制支配的德意兩國首先實行國內改革，消滅自由資本主義，建設國防國家體制，從而企圖打破英法的舊體制，在歐洲建設新秩序。日本自從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以來，也斷然確立新體制，更積極的邁進於建設大東亞新秩序。這三國既然以打破不合理的現

的，積極的，建設的前進，自不待言。包含南洋地方的大東亞共榮圈既然展開爲日本民族行動的舞臺，並在國策的意義下向世界聲明，則外交上「富於彈力性的政策」如今切不可有一刻的遲疑逡巡。

德能的樹立許多友邦的努力，決不是松岡外相的創案，歷代內閣曾經碎裂過心髓。日本對事變外交都不能完成其目的，時常在列國的軍閥下被苦楚着。日本與德意兩國的提携一方面始終保持密切關係，一方面，東西互相呼應，完成着今日建設世界新秩序的指導力。然而日本的依賴英美，却深深的浸潤於外交、政治、經濟和思想全面，結果遭到了殊難轉軸外交的危險。這就是說，去年八月德蘇協定的成立使平沼內閣下臺的事情，其後阿部、米內兩內閣也不給予什麼積極的解決。其間阿部、米內兩內閣的外交努力都傾注於對美外交，因此仍然似乎傾向於日英協調。由此日本所得到的，不過是美國的廢棄日美通商條約，以及最近美國對日本禁止輸出廢鐵、汽油等。英國因爲在歐的對德戰爭的危險，所以最近英國聽從了關於天津租界問題的若干懸案解決，香港和緬甸路綫閉鎖以及在華駐屯軍撤退等等的日本要求，表示着多少的讓步。然而在另一方面，自從淺間丸事件以來，英國却表示着英領各地的日本人逮捕事件以及接濟政策不變更等的對日本非友誼的本質。關於其對日讓步，租界問題解決，決不是日本和中國中央政府所理想的租界解決的程度；緬甸路綫的物資輸送也規定了三個月期限，駐屯軍撤退保留規定駐兵權的條約上的權利等，都表示一時的對日防禦措置。現在邱吉爾英首相竟謂：「緬甸公路的閉鎖，是由於日本武力的壓迫的，幾個月後，英國內外的事態改善時，不再容許日本這種脅迫。所以英國在最近，有使日本返本付息的機會。」

### 對東亞解決的奮鬥

對於所謂外交轉變所擔負的課題，是這樣的重大的。要解決這歷史的課題，是非常的困難的，自不待言。這問題既不能依對英協調而解決，也不能依對美協調而達成。我確信我們只有積極強化樞軸外交，而實行以脫離依賴英美爲基幹的戰國的皇國外交，這樣，勝利之日本的出路始能展開，樹立東亞共榮圈的目的始能達成。現在在問因爲還懷疑德國的完全勝利，恐懼英國的逆襲，並美國對日的重壓，結果，對於這種極外交並不是沒有逃避的，懷疑的傾向。然而我們決不要忘記：日本現在所站的地位，是如今必須進而支援德國的完全勝利，和斷然驅逐英美的逆襲。

在所謂東亞共榮圈，日本所樹立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計劃，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或文化上，應該是足跡示於世界的至高的進步的進義的東西。日本有自信就行了。近衛首相關於天下無劇戲，無賠償原則（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的近衛首相談話，所謂近衛聲明）的提示，已經在世界外交上成爲劃期的行爲。如該聲明所包含的駐兵比起當作中國殖民地化的武器使用的列國在華駐屯軍，無論在目的上，或任務上，實有千里之差。這因爲是防共駐屯，爲共同防衛的駐兵的緣故。即關於經濟提携，善鄰友好的原則，也始終以支持獨立國家的新中國的期望爲前提的；中國的政治獨立，經濟平等與日本對華一切的必要是沒有什麼矛盾的。那些盤據租界，管理關稅，堅持治外法權，依駐兵和艦隊實行武裝，而始終榨取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那所謂經濟提携乃至文化提携，究竟是什麼？這在敵對關係下的中國，已經被認爲了。約翰·海(John Hay)以來，美國對華外交的原則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不過是榨取中國的擬裝而已。最近這已爲新中國的智識分子所痛烈指摘出來了。

美國的外交政策已被代表九國公約和四國公約等的所謂華盛頓體制組織化，中日兩國都爲這鐵鎖所束縛，尤其滿洲事變以來，已成了史汀生(Stimson)的所謂不承認原則，而化爲懲罰日本的工具了。即看最近的例子，美國的外交戰線也超過所謂權益和在華美國人的地位。公然交授重慶續行抗戰，反對英國主權下發生的公路閉鎖，以及公然主張荷印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經濟前線，這些都是美國事事不斷的妨害日本的例子。美國一方面標榜門羅主義，而主張與

對蘇外交除了最近諾曼汗事件的善後措置，實行滿蒙國境確定交涉以外，並沒有積極的展開，並且德蘇協定以來的日蘇關係置於極微妙的狀態。這就是說，蘇聯在外交上如今並不屬於所謂民主主義國家陣營，而是與德國握手，處於樞軸外交之一翼的地位。對於國際政局的「複雜奇怪」不失望，並富於彈力性的松岡外交的程序之一，非推進強力的對蘇外交不可。因此平沼內閣下臺以來，稍爲冷淡的日德提携的前進，便成爲必要了。這同時是意味日本脫離依賴英美的最終階梯。日本外交爲了樹立以結束中國事變爲中心的東亞共榮圈，包含打開對蘇外交的日德意樞軸的強化，由於揚棄親英外交而脫離經濟的思想的政治的一切之依賴英美，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狀為共同目標，則三國締結同盟，互相援助建設世界新秩序，是當然的。然而三國同盟並不是排他的，仍歡迎與致同樣努力的國家協力，這是三國同盟的一個特異性。

第二點，就日本方面而言，是強化日本與德意軸心關係，揚棄日本向來依賴英美的外交政策。由於德意在歐洲的壓倒勝利，英法在東亞威權日本勢力行將退出，日本認爲是清算英法美的外交政策，樹立自主的外交體制的絕好機會。從而日本企圖揚棄英法美的經濟體制，而整備進於確立大東亞自給自足的體制。換句話說，日本從來依賴英美的原料，資材，將設法由包含荷印的南洋諸國及德意兩國供給。然而爲了要解決南洋問題，日本於必要時是有發動實力的決意的。

第三點，是三國企圖共同防止第三國參加歐戰和中日紛爭。顯明些說，三國同盟企圖牽制第三國在歐洲方面，加入英國方面作戰，在東亞方面，企圖牽制第三國阻止日本解決中日事變，以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由於法國的降服，德意現在歐洲的敵人，只剩下老大大英帝國。英國雖努力孤軍，但還繼續實行着頑強的抗戰。英國所以不容易屈服，乃是因爲在她的背後有美國在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在這意義上，美國可說是間接妨害德意在「歐洲建設新秩序」的國家。在東亞，目前妨害日本解決中日事變的最大敵性國家，自然是英美兩國。英國因爲目前傾注全力防衛其本國，在中國方面的勢力不得不退出，所以已不成爲日本之強有力的敵性國家了。然而英國還執迷不悟，並無表示全然順應東亞新事態的意向。美國採取這種態度，乃是以美國的對日壓迫干涉爲背景。

美國不僅給英美的英國撐腰，並且露骨的採取對日攻勢。如最近實行對日禁輸，和成立援海借款，即是顯例。在這意義上，美國對日本是解決中日事變的最大妨害者。這樣看來，美國無論在歐洲或東亞，都是日德意的共同敵性國家。三國同盟的主眼是宣言不許美國加入歐洲和中國的內戰，以防止這兩個地方戰爭的更加擴大。

第四點，日德意同盟企圖在新情勢下與蘇聯再行調整關係。在同盟條約中，特別提及日德意與蘇聯維持現狀的關係，其意義即在此。在英美合作益加緊密的情形之下，德國爲欲專心推進對英作戰起見，實有再確德國蘇聯間安定的必要。日本爲了急速解決中日事變及推進南洋政策起見，也迫切要求與蘇聯再行調整關係。

**四、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  
日德意三國同盟既然具有這樣的重大的政治意義，則對於國際關係究竟有什麼影響呢？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規定三國之任何一方若受現在尚未加入歐戰或中日紛爭

歐洲大陸的互相干涉，另一方面則實行干涉歐洲新秩序，而妨害東亞共榮圈的確立，而不以爲恥。所以美國的門羅主義可說是最獨裁的，排他的，並最具有帝國主義色彩的主義。日本所主張的東亞共榮圈，決不像美國所主張的那種厚歷史的門羅主義，而是只越過單純的經濟的奧太基的至高道義和高度文化主義，民族主義的象徵。美國並不是單獨爲神所選擇的人民。遍及政治，國防，經濟，文化的躍進日本的全線，不管美國的驕傲和英國的固執，正爲高度道義的皇道外交奉頌，向大東亞共榮圈的確立邁進。廣袤一千八百萬平方公里，而佔地球全水面的一半的太平洋，如今是以日本爲主角的東亞共榮圈的舞臺。僭稱爲「神之子」的美國人，除了其屬領菲律賓外，居住於遠東者，在中國不過七千，在日本八千，荷印六百餘，在海峽殖民地五百餘而已。英法兩國亦然。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在緬甸，安南及荷印等遠東的英法，荷領內的一億亞洲民族，只因爲文化落伍的緣故，曾在這一百年間被壓服被擄取於白人帝國主義的輪口下，而呻吟着。要解放他們，日本才是唯一的國家。在東亞共榮圈的目標內，當然非包含這種民族解放的嚴肅的方針不可。如以上所述，遍及政治，國防，經濟，文化的一切日本皇道外交，要使之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外交區別，則東亞共榮圈的高級民族綱領的提示是一個極緊急的事。在事實上陷於無主狀態的安南和荷印內，日法，日荷交涉仍進行着，這果無所缺憾嗎？必須注意效果的支配安南，荷印的力量，如今已歸於戰勝的德國，更須促進對德的協力。我們不惜予以同情的印度國民會議，從援海的見地反對英本國閉鎖緬甸路線的事實，在荷印乃至安南也有發生的危險。其民族政策，日本如果是代替第二的英國和第三的法國的話，則不但不能期其成功，並且非所以使其民族各得其所。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民族不僅受到帝國主義的洗禮，而且多少已經受到共產主義的洗禮。於是東亞共榮圈的高度民族主義的問題便具有極重要的意義了。率直的話說，談於偏狹的近代民族主義的抗日中國，由於事變下的深刻反省而強調大亞洲主義，由東亞全體與陸實現其切實的建國事業的覺醒，是當然對南方諸民族要求的新民族原理。環繞建設東亞共榮圈的一切重要問題，都置於盟主日本的雙肩上。這樣，要求於日本之皇道外交的果敢的職關性，是必至的。

的第三國攻擊時，應互相援助，所以其對象是美蘇及其他國家。蘇聯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在不捲入戰禍的範圍內，向其周圍的弱小諸國伸張勢力，以鞏固自己的國防。這在八月一日聯邦最高會議莫洛托夫外長的演說中，也可以看出來。他謂：「在西部國策，本藩德蘇不侵犯條約的精神，在德國的暗默的諒解裏，續行恢復失地的政策。波蘭的分割，波羅的海三國的進出，巴爾幹方面的比薩拉比亞和布柯維亞地方的進出等，都是這政策的表現。她現在又是與德國訂立不侵犯條約的國家，所以她現在決不會自動的攻擊日德意任何一國的。其他弱小諸國在德意的壓倒勝利下，自顧之不暇，豈有餘力攻擊他國呢？由此看來，三國同盟的主要對象，可以說是美國。三國同盟如能牽制美蘇及其他國家以武力幫助英國或重慶政府作戰，使得英國和抗日中國孤立，則三國同盟可以加速英國和抗日中國的沒落，從而東亞和歐洲新秩序的確立更加容易。

其次，對於日蘇關係，將有什麼影響呢？因爲德意牽制的結果，蘇聯在遠東總不會採取比現在更積極的態度。因爲蘇聯現在對歐政策既然欲根據德蘇不侵犯條約，在德國的諒解之下，收回失地，所以她也希望東亞國勢即滿蘇和滿蒙國境的和平狀態的出現。這在八月一日聯邦最高會議中，莫洛托夫外長演說中，也敘述這趨旨，指明日蘇兩國關係調整的可能性，而表示着日蘇接近的姿態。他謂：「日蘇關係最近已開始回復正常性了。日本方面有欲改善日蘇關係的徵兆。日蘇兩國若承認互相的利益，且理解須除去已無必要的某種妨害物，則兩國國交的改善將有可能。」另一方面，爲了急速解決中日事變和積極推進南洋政策，日本也希望着北方的安定狀態。由此看來，日蘇的希望既相同，則由於日德意同盟的關係日蘇實有締結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如果日蘇的接近能實現，則日本可以以更積極的推進南洋政策。日本的南進政策恐有惹起日米戰爭的危險。如果日美發生衝突，則歐戰便與中日事變聯接而變成世界大戰了。

最後，由於日德意同盟的成立，戰爭將逐漸擴大爲世界的規模，而帶有全體主義與民主主義決戰的性質。美國爲了應付這世界的新情勢，對內將更加速度的擴張軍備，強化戰時諸體制，對外則將強化對英援助和加緊對日經濟壓迫。美國強化對英援助，或許請求修改中立法和強生法以及允許米國船舶航行交戰區域和對英借款等等諸方案。自從歐戰爆發以後，英法爲了防衛她們的本土，不得不減少對於抗日中國的援助。於是美國便代替英法，積極的實行援海行爲和壓迫日本。如片面廢棄通商航海條約，禁止汽油，廢棄向日本輸出以及最近成立援海借款等等，都是顯例。由於日德意同盟的成立，今後美國對於日本經濟的壓迫恐將更擴大其範圍，這是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九月三十日)



# 美國援英之 前途

王楚文

一、英美關係之演進

我們要知道美國爲什麼援助英國，就要先明白英美關係之演進。

推到前一層來說，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英美兩國，形同對立的國家，時因經濟利害的關係，而發生糾紛，在一九三六年以後，漸之好轉，轉惡爲善，異常接近，英美兩國，前後之矛盾現象，乃是因爲經濟關係及國際情勢而造成的。

當一九三六年以前，英國人口中所稱的凡爾賽和約，美國人口中所稱的門羅主義，前者爲世界殖民地第一號的國家，後者爲世界頭等的金元主國，這兩個國家，或用外交方策，或用通商方式，分向世界推進其侵略主義，各人欲完成其自我的高度發展，因其利益的爭取，時常發生衝突，這是當然的情理。由一九三六年以後，直到今日，先由德國希特勒突然地起兵進駐萊茵，繼而佔領捷克，復又分割波蘭，現在又征服了法國，摧毀了凡爾賽和約，於是英國感到殖民地的損失與本身的孤立，勢不得不乞援於美國，同時在近數年以來，中日事件的拖延，日本鑑於時勢之變遷，適應本身之需要，積極向太平洋及南洋群島方面擴充勢力，美國向西看，加拿大將有被德國攻打的危險，美國向東看，感到荷印等島的情勢，影響於太平洋上的不安！於是藉風轉舵，向英國點頭，所謂英美關係轉惡爲善，是歐亞局勢演變而造成的。

而今，德國在拚命進攻英國，意大利站在德國一條火線上，參加戰團，美國感於孤身之危懼，要求美國援助，勢所使然，美國現在已表明援助英國，殆亦欲助長英國對德國之戰團，以免德國之勢力過於膨脹，將來有重爲美之敵對情形，美國積極援英，是亦爲勢所當然。所謂英美關係之演進，是隨時勢而轉移，非原之計劃也。

## 世界時事

### 漫畫選

法



走下底機飛的們我在，說員歐羅國德 (Lo) 的立中死侵是就家國個這，國的痛

夫文以所，了害厲太襲空的太太，裡家在  
。法辦個境了想

#### 二、雙方局勢的互示

前節對於英美關係的演進，簡單的說過了，英美關係演進的今日，雙方當局的態度如何，却再有說明的必要。

英國首相邱吉爾，最近在英下院，對於現在戰況及今後戰爭進行的方針，作重大演說。大意，謂對德國作一長期的拚死戰外，並謂期望友邦，越過大洋作有效之援助。且由政府通告美國：「英國政府將來安全之確保起見，將大西洋上之屬領的適當地方，租與美國，且將其防衛設施的使用權，委諸美國之手準備。」英國首相這樣的表明，並已通告美國政府，於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最近與英國政府，亦已表明其意向，互示情形，極端接近。

自然，無論在何局勢下，造成的互助，這個互助的方式，當然是在共同的利益，關於大西洋上英領屬之適當地方租與美國，一方面可以強化其美國對大西洋之防衛，另一方面對英國本土及各自治領域仍保留其主權，且可藉以爲英本國最後之防禦。這是在共同的利益方式下，而決定的原則，關於這個原則的內容，依據英國外長哈立法克斯在英上院答覆議員質問中，謂「大西洋上領屬的適當地方租與英國的這個問題，在英美兩國政府，原則意見，已趨一致，細目交涉，即行開始，唯在考慮九十九年租借之土地，包含新錫蘭，巴密達島，西印度諸島等大西洋上之各島嶼等問題。」以此看來，英美互助關係，已由口頭上漸趨於具體化。

#### 三、援英動態之一般

美國既已具體的表明援助英國，現在我們可以從最近看幾個事實的動態。

(一)美加的緊密化：英國與加拿大成立共同防衛協定，類似英美法三國通貨協定之形態，促成其美國的金融安定，亦安定加拿大之形式，因爲這個情形，美國財務長官詹根索，最近訪問加拿大財務部，對於美加協定，商決與加拿大間的財政經濟貨幣關係，觀此兩國間有提起如此協定的可能性。

(二)在加英艦撤回：美加成立共同防衛協定之規定，美國海軍似將撤出加拿大沿岸之防衛，在加拿大之英國艦隊，擬將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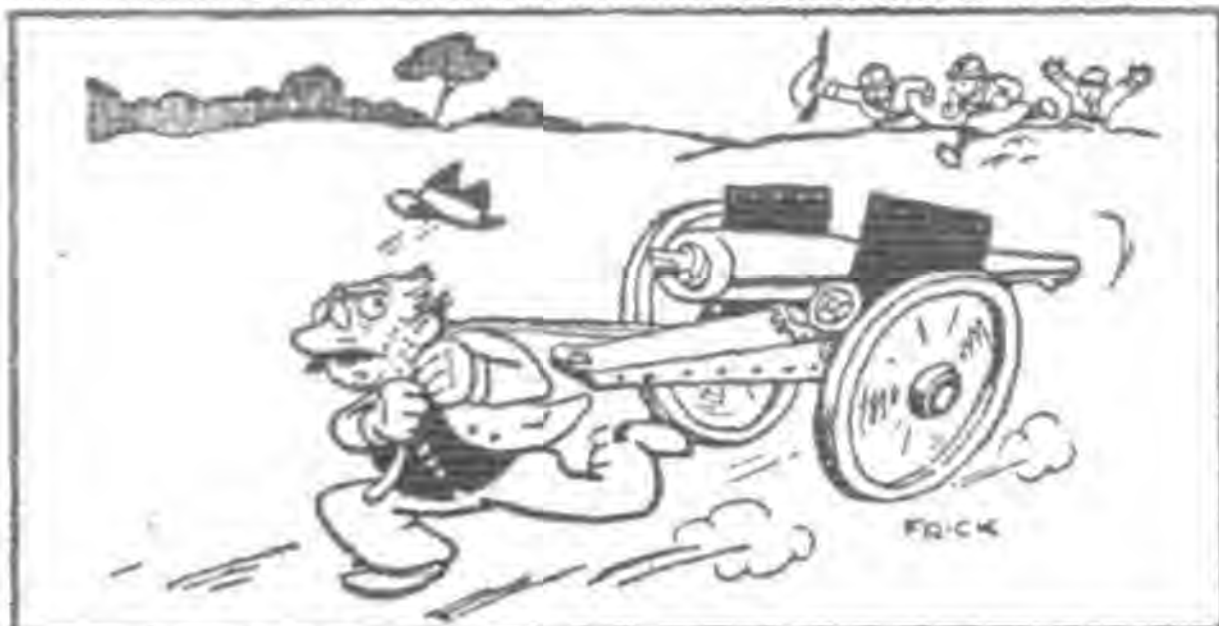
• 軍海的海平太國美 •

國防備本國，加拿大將容讓美國使用加拿大領內之海軍軍港據地。

(三) 英艦隊渡英：美國海軍當局，將現在中立水上區哨戒艦之老齡艦中，以五十艘提供於英國。

(四) 尚有幾個傳聞：傳聞英國政府已決定在英國內地，建築航空飛機製造工廠數處，計關於一九四一年完成，其製造能力，預計每月約一千三百架之多。傳聞英國政府，企圖締結包含加拿大防備，重預為戰後對遠東之一種共同政策，英美締結軍事同盟，但此事尚待判明。又傳英外交部方面，已確認此次美國政府，決定租用太平洋上之英領康頓及耶達彼里西島，作為飛行根據地之報，其租借期限為五十年，並具有因情勢而得無期限延長之附則。據該兩島，在南太平洋芬尼庫斯羣島中，位於弗基島之東北，屬於西太平洋高等事務官之管理下，具有作為飛行根據地之作戰重要性，但此租借事件，英美雙方當局，尚在否議期間。

關於最近英美之接近情形，當亦不備上述四項，不過略記此數件，以資證明，但這些情形，雖然尚有未得具體完成，事實進行，或不虛傳，此外當還有其他之接近情形，亦屬意中。



勇付了價多的租金，  
推回來一個大車。

這像狗等是住在“Le Canard Enchaîné,  
Paris”“Marianne, Paris”街和園的。

• 景給配糖砂裝一你給，下一立的。好！• 噴



真認樣這，候時的盛很博宣謀防  
。館酒了到來人的

四、我的觀察

對於英美的關係，雙方當局的現態，以及援助的情形，在上面已經大略的說明了，現在的問題，就是：西半球英領海軍軍港，租借於美國，驅逐艦隊渡於英國，美加共同防衛協定，及英美接近的情形，均在次第實現這種的動態，雖然不能說是多年以前的計畫，但是也不能說是偶然的發生，當歐洲第一次大戰時的情勢，與今日之英德之戰的情勢，將差不多，現在德國在戰場上，是勝利勢，這是中外共知的，但在戰略上，倘待最後的努力拚命，所謂最後者，倘亦不敢判定其何日，這還需要看德國的戰力量如何，如果稍一延長將中了英國的戰策，是則前途變化如何，非情感用事的論調，所能推斷的。

美國人素來自負有些小聰明，在世界大勢無論若何變化，最高唱者中立，宣佈中立法案，所謂那個中立法，不過是乘機行事，藉風轉舵，在歐洲第一次大戰時是如此，現在又是如此，先中立，後轉向，在轉向的目標，就是如何謀取本國的利益。在現階段中的美國當局，已是很明顯的，由中立而漸趨向了，而美國人的論調，高唱援助英，在美國人援英的空氣，非常濃厚，所謂中立法者，業已忘於腦後，事情的總勢上，在目前，英國很需要美國援助，唯有希望美國援助，也祇有美國能擔當起這援助的力量，美國看到英國戰敗的趨勢，為美國本身計，聯加援英，以美國本身利害立場上來說，是正常的行動，所謂中立法案者，不過顯其國際變化至某階段上，一種欺騙的巧名詞，聽猶如美，老德如英，狼狽而行，良有以也。

雖然現在美國形同參戰，但尚未有正式行動，而美國當局亦曾說：「當第一次大戰之期，延誤四年，此次現不過一年光景，似其唯時尚早，而不作正式行動之表示。姑無論其此次英德戰爭，演變若何程度，時期延誤至若干年，要之，將來重要關頭，的在美國之一個宣言，宣言若一放出，行動不需要，則歐洲大勢，即反而解，我以客觀態度，管見如此。



# 勞山心影

吳乃禮

多年懷舊的勞山勝地，終於有暢遊的機會了。這是在和芳從東京歸來的第二年盛夏，爲了到青島去看朋友，這出濟南，蕩舟在大明湖裏，臨時的決議。

爲的是恣意欣賞山東半島的鄉野風景，所以第二天特意乘日間開行的濟膠路車，很舒適的過了十小時的途程，在傍晚的時光，踏上海島。

事情，常是會出人意料之外的。到了之後在青島的朋友堅持着大家多玩，所有市內的名勝處所，遊覽無不常聚。

芳，對於海濱的趣味特別感覺到濃厚。因此，一延便是半個多月，直到暑假快要滿期的時候，這才想起來，「勞山」還沒去呢。

邊邊飄飄而有神仙境界意味的勞山，演進到可以汽車登山了，從市區裏走上膠州路轉入熱河路或海路，煩瑣的都市景況，逐漸的減少下來，入了鄉間的臺柳路，綠化的成分依然濃厚，而且路途的平坦，使人感覺到都市和鄉區，在這裏沒有什麼明顯的分野一般。

芳，因爲離開了海濱，驟然間失掉了她的愛好，在這購物的長途中，仍舊讚美不絕口的說：「華北兩處海濱勝地，北戴河顯得那麼荒涼而生硬，青島是繁縟而柔和的，確使人留戀啊！」

車經過了李村，正遇到集市的，這裏的集市，因爲鄉鎮特大的關係，而且是四通八達之地，所以人馬喧闐，有他處不易碰見的熱鬧。照例登山汽車在這裏必須有一度的添油，乘

此機會盤桓了一下集市，不知不覺間竟會耗費了一小時的光陰，然而龐大的集市尚未走過。勞山石所磨製的石球，因爲顏色的嫩黃和烏黑，光澤可喜，被芳用很低廉的價錢收購了兩對。

又經過大約二十分鐘的汽車行程，遠處的山勢，有些兩陵起伏的姿態，而面前的路上有了沙和石的混合物質，車的行進中，也有了顛簸形式，由於經驗上得知，快要進山了。

「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這是元和志上引用古語的話，芳在車中坐落無聊了念出來，又在懷疑般的說：「勞山絕對沒有泰山那樣雄偉，你看前面的山勢啊，也沒有泰山的遮天壁立的形勢啊！」我在笑着告訴她：「先不要亂下批評，遊罷了再說。」

前面岡陵起伏的山，經由側面修關的道路，汽車蜿蜒的可以盤行了，山上的青翠，路面的轉折，山勢便高起來，再俯看路面，下邊已竟探成湖壑。

山勢愈高，越行的道路也越來越密，若不是這樣，車的進行，便會感覺到了不可能，雖然開車的響聲一響，由於對面高山的回音，特別覺得雙聲而加大，原來一座微隆的長橋在前，水流急洩的響聲，更是清越可聽，芳喜歡極了，停住車，要下來走走。車夫說：「過了橋就有一段路，必須下來走的。於是慢之的渡過長橋，下了車沿着河崖，緩之的走，因爲再向東北一折的路徑最高

最險，人行較爲平安，所以車開過去了，我們在走着，偶爾回頭看看峰回路轉的情形，覺得確實有些靈意。後來才知道，那一座橋有極雅緻的名字叫「竹篙橋」，這一段河呢？十分鐘，便到了「九水庵」。步行登山的人士，到這裏都要作一個短時間的休息，乘汽車登山的人士到此可以不停，因爲再有四公里的路程，汽車便到了終點。

在沒有登山之前，朋友們傳說：「風雨之晨，都不宜於登山，原故是山嶺之石，常常爲大風吹落，山高運遠，遇雨不能成行。恰巧這一天正是微雨初晴的天氣，所以綠蔭照眼，白雲出岫，增加了多少風光。

九水庵再上去，已竟漸入勞山佳境，因爲這時候經過的盤道越發陡峭，同時澗水流洩，也更急湍有聲，滿山綠綠，僅有一線的路徑帶着沙石的顏色。芳，在目不暇瞬的凝望

着，忽然間若有所悟的說：「你看，像不像由強羅到聲湖的情景呢？」我不禁也贊同她的話說：「的確有箱根之美！祇是缺少了溫泉。」

這一程的路徑，外側都有石欄，雖然不是經過如何的精工雕琢，頭石配合，却也雅靜得可觀。

到了柳樹臺，車停下了。以一日作遊程的人們，大概多不停留，即刻就上去，若以二三日作遊程的人們，必要在這裏預定宿處，飯後再去登山，我們因時日已促，來不及暢遊，打算下午即作歸計，所以簡單的吃了中飯，乘轎登山。這裏的山轎和泰山的差不

許多，經營的却得法，雇乘山轎的人先到管理處購票，通常都是二人轎，若是乘客體軀高大的可以選增至三人或四人，價目也是依人照加。春秋佳日，遊人衆多的時候，這裏不但像是鬧市，並且山轎也會有被雇一空的可能呢。

乘轎由柳樹臺出發，走上「北九水」的途中，完全夾行在山水之間，和初入勞山領域中的盤道上景色截然不同，因爲峭壁危巖，有時候極目不能望其頂端，而感覺到自身的渺小；層巒疊嶂，彷彿是此處別有洞天。最稱佳趣的便是清流急瀉的曲折多姿，人行路上，水流石邊。芳，是生長在江南的，到此誘起鄉思，笑吟吟的和我說：「這到了西湖域內的九溪十八澗了。」原來「九水」的意思，也是根據了白沙河的在石山間隱現，每一曲折稱爲一水，却是南北不謀而合的景物名稱。

北九水的東岸有太和觀，轎夫是不論遊人的興趣如何，到此總是小憩一番，任你遊覽，有意無意的進去看看，正殿是三元宮，院裏有明天順二年建太和觀碑，題壁詩很多，記得龍陽易實甫的詩是：「溪回路轉聽流泉，隔絕塵寰別有天；鶴瀾好花如靜女，數峰奇石似飛仙；三春海上尋三島，一日山中抵一年，獨倚欄干更惆悵，斜陽紅到古松邊。」易實甫有才子之名，讀到此詩，覺得他的屬非凡。

路越崎嶇難行，轎夫的暫息次數越多，而左右前後的景物也越難奇可觀。九水中的五水飛鳳崖，六水的錦帆嶂，七水

的連雲巖，幽勝得無與倫比，坐在山崖對峙，清流夾道的當中，芳又靈脾懸想，說：「一團靈的山水才真是寫意又寫形的，假若背撫華山，一定要用解索辦法的，對照泰山一定要用斧劈辦法的，我趕快就追問她：「那麼要靈勞山呢？」她指着左右峰巒說：「你看這是多麼顯然的荷葉說法啊！」

過了魚鱗口，轉入金蓮谷，巨壑懸空，真有搖之欲墜之勢，雖然登臨跋涉沒有五嶽之艱難，可是驚險之處，有過之無不及。出了金蓮谷，迤邐右轉，正覺得疲不欲行的時候，驀然間，迎面有飛瀑下垂，高數十丈，三曲折而下落，原來是九水的發源地，勞山的唯一名所「魚鱗瀑」。

此國多山而少水，瀑布更是很稀見的，所以遊人到此都嘆爲絕景。瀑下有兩潭，一上一下，因爲水深的原因，呈碧綠色，土人俗呼爲「靛紅潭」。半山上有觀瀑亭，預備給遊人們憑眺休息。

一路行來的芳，精神感覺到逐漸興奮，等到一休息下來，更對此「可嘆觀止」的勝景，不禁又有留戀的神氣。尚有六里行程的勞頂，因爲時間的不足，祇好是對愛不能前去。

騎送到柳樹臺，依就換乘汽車，到李村改道折向東北走沙路，其間經過小勞山，石老人村，都是些有名無實的風景，遠不如勞山勝地時的山水可愛，路過溫石山的時候，有製售溫石硯的，雖然不是什麼精品，却是不很粗俗的土產，以低廉的價格，又收獲了幾方，和芳所購得的勞山的石球，要算是此行的兩大紀念物了。

騎送到柳樹臺，依就換乘汽車，到李村改道折向東北走沙路，其間經過小勞山，石老人村，都是些有名無實的風景，遠不如勞山勝地時的山水可愛，路過溫石山的時候，有製售溫石硯的，雖然不是什麼精品，却是不很粗俗的土產，以低廉的價格，又收獲了幾方，和芳所購得的勞山的石球，要算是此行的兩大紀念物了。

騎送到柳樹臺，依就換乘汽車，到李村改道折向東北走沙路，其間經過小勞山，石老人村，都是些有名無實的風景，遠不如勞山勝地時的山水可愛，路過溫石山的時候，有製售溫石硯的，雖然不是什麼精品，却是不很粗俗的土產，以低廉的價格，又收獲了幾方，和芳所購得的勞山的石球，要算是此行的兩大紀念物了。

騎送到柳樹臺，依就換乘汽車，到李村改道折向東北走沙路，其間經過小勞山，石老人村，都是些有名無實的風景，遠不如勞山勝地時的山水可愛，路過溫石山的時候，有製售溫石硯的，雖然不是什麼精品，却是不很粗俗的土產，以低廉的價格，又收獲了幾方，和芳所購得的勞山的石球，要算是此行的兩大紀念物了。

騎送到柳樹臺，依就換乘汽車，到李村改道折向東北走沙路，其間經過小勞山，石老人村，都是些有名無實的風景，遠不如勞山勝地時的山水可愛，路過溫石山的時候，有製售溫石硯的，雖然不是什麼精品，却是不很粗俗的土產，以低廉的價格，又收獲了幾方，和芳所購得的勞山的石球，要算是此行的兩大紀念物了。

# 傅式說氏家的庭

記·V·Y



傅 氏 夫 婦

百都南京在過去幾十年裏面，都有過它復興輝煌的時代。這一切，我們只要翻開古書來看便不難發現。的記載，不過真是大不幸，每次的變亂金陵總是逃不了災難，這次中日事變，它仍然不能倖免於難，所以隨瓦礫而，空城野雉，遺棄荒蕪，所以隨瓦礫而，空城野雉，遺棄荒蕪，所以隨瓦礫而，空城野雉，遺棄荒蕪。

明，按潘又有汪主席精簡的警電的發表，於是傅氏便毅然決然的在滬上響應和平運動，最初的工作，只不過是遞了十餘位同志共進行的步驟，後來便着手文字方面的宣傳，同時發行了兩期的刊物，闡揚和平的理論，以轉變人民過去的错误觀念，這兩種刊物直到現時仍在繼續發行。

有些圖畫歸諸，至於少數意志薄弱的人們更是裹足不前，甚且仍有逃往香港馬尼刺等繁華的外國殖民地度其奢逸墮落的生活的。傅氏雖然經過了不少的挫折，但毫不灰心，在抗戰以後，便百折不辭吃苦，不到一兩個月，他的最理想化的新居居然在荒涼的城北叫做「三三兩兩」的地方出現了。

傅氏因為是學科學的人，所以他的腦筋是受過科學的洗禮，對於應付什麼事物全都出於理智，不感情感所動，因此他所經辦的事業都極有條理，過去如大夏大學以及學藝社都是從平地起了樓臺，成績昭著在人耳目的。傅氏固然有時沈默寡言，但有時高興也甚喜歡高談闊論，大有上觀天文，下通地理，博學多能，讓人不覺的嘆子。

傅氏原籍浙江省樂清縣，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得工學士學位，歷任廈門大學數學教授，漢冶萍公司礦師，上海電報總局出納監理，江蘇煤油特稅局局長，上海電報局會計監理，上海大夏大學的創辦人並任該校會計主任，兼數學教授，全國無線電管理局會計監理，中華學藝社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此次接任鐵道部部長職。

其嗜好，博識除了喜歡調理口味而外還喜歡打點小麻雀，但亦不過逢場作戲偶一為之而已。飲食習慣因少年留學日本的時候多交往四川貴州等西南各省的朋友，所以就養成愛吃辣椒的習慣，而且他所說普通話的口音也有點近於野蠻一帶的方言。傅氏平生最不喜歡看電影，更不喜歡聽戲，在上海多年如大世界新世界這些地方簡直是百過其門而不入的，大夏公司的習慣，完全沒有，關於購買物品傅氏主張以實價高者為宜，所以對於號稱大減價大放槍的物品，從不問津的，若在經濟緊迫的時候，就以不買不買為是。但筆者所見傅氏服裝頗很整潔，紳士的風度很是十足，再加七





• 站 州 德 魯 濟 滄 •

# 虎踞魯北之德州城

## 歷史的城市

「春風飄過德州橋」——明王世貞詩  
 「才過德州又德州」——明劉魁詩  
 「蒲帆徐渡德州城」——清李商隱詩

德州城，真像一隻猛虎，威風凜凜的踞伏在魯北。在交通上，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自古就作着魯北和冀南大平原的樞紐。所以，它豈如一體體輕靈柔的老人，看過歷代的興亡的故事，憑身又留遺千百年風霜的遺痕，令人懷念，憑吊，心裏湧泛着無限歷史的回味。

當漢晉南北朝時代，德州本係平原郡屬。許多顯赫大名的歷史人物，都在這裡坐過官，如：曹操之曾孫「郡守」，區道曾為「文學」，史劭曾為「郡相」，陳機曾為「內史」。至于劉備之坐「郡相」，更是人所盡知的，就是後來書法大家顏真卿也曾在此任過「太守」。還有：漢代承了儒學正統的大儒董仲舒，與司馬相如同朝居官秉忠善諫的東方朔，在這裡，有他們的故里。這些達官，顯吏，顯儒，香英，在史策上留遺不少的功跡，在道義上作出垂古的典型，在學術上寫下宏偉的著述。德州城，因為他們，成了歷史的城市，也該是榮幸的吧！

南城到北城，十里還有零」，這是這座誰都知道的一句話。不過，察諸事實，可知這話太誇了。可是，城垣的外周，實在也是足十里餘，跟一般的縣城比起來，仍稱偉大。按山東省通志，可知城垣初建于魏，後經歷代的改建或修葺，到現在仍存有高三丈七尺厚三丈的城垣，把三十七頃的地面上的樓房草舍掩道小巷中的千廬居民擁在裡面。城門有五，北門從來就不開，人們對此有許多怪誕的神話傳說。到北關去的行人，便走小西門。如今，五個城門，只有南門上還有城樓存在，雖要修高安固，關帝爺住在裡面。東南城角上，有一高塔矗立着，那是雁塔。塔內四壁嵌石，刻有明清兩代甲乙科的姓名很多。該塔是本城古跡之一。

東關，北關，同一個鄉村一樣，人民多半靠耕種為生，男女老幼，全賴着這泥土的身子忙在田間坡下，中午或者深夜，家々有不絕的鷄鳴，散漫或者傍晚，歸鵲呼的曼曼的響聲，更時時可聞。這裡，有的是犁牛和耨耨代人拉犁拖車，有的是織布勞累的人們打掃涼傘，有的是鵝鴨伴着池畔洗衣的少婦在水中盥面，這都是古樸的風情，古樸的音韻。

## 無限的詩情畫意

本來，德州，在民國成立後，已改稱德縣了。可是，直到現在，人們提起它來，德州仍比德縣覺得熟悉呢。這是習慣的流襲，也許是因為這裡除了一個縣政府之外，還有一個道尹公署。現在的魯北道尹就住在這裡。

所說日本話的流利漂亮，還是在中日邦交的調整上亦將成爲一位傑出的人才。夫人即是國學泰斗章太炎先生的令孫女公子，曾畢業於上海市外灘江臨海風景優美的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的中國文學系。夫人出自名門，大家聲度自不用說，尤其是家學淵源，手不釋卷的那種習慣，真可以今日婦女界的規範，自政府遷都後，因男女公子學期尚未結束，故暫留任上海。本學期開始將轉學南京，夫人因此一同借來。聽說夫人留滬的時候除治理家務教育子女外，尚聘有名師練習國畫，成績卓著。記者因和夫人談起婦女界對於和平運動應盡的責任，夫人很謙虛的說：「在北洋軍閥時代，罵賊不堪，且不待言，太太太太的罪惡，數不勝數。奉天政府時代，表面上雖然是一天一編制，但離婚再

娶，變態的興太。仍然是層出不窮，所以窮奢極樂，花樣翻新；現在新政府成立，總希望高級官吏從自身做起，太太們的無聊的嗜好應減少，積極的雖不能對國家有什麼功績表現，但在消極方面也可以減輕丈夫的負擔，負擔既已減輕，欲望就可比較的滿足，何況處此百物騰貴民不聊生的時候，戰後殘局，更應該臥薪嘗膽，共赴國難，廉節政府的產生，方纔算有了希望。從這一段活裏，就可見到夫人的思想學問是如何的超群出衆。

筆者又知道夫人詩詞的造詣很深，所以懇請將其近日遊覽南京名勝所寫的幾百詩，抄錄于後：

適小倉山串隨園先生  
 結廬拾級上，亂石枕泉流，野草長新綠，松柏相爲倚，高風徒仰止，百

說安慈。林園已無跡，幾何誰說尋，勝遊還何樂，時多多感秋，俯仰獨愴然，他日幾聲嘆，豈是魂歸來，雲臥萬壑幽，此地難久駐，豈容想莫愁。

掃葉樓坐雨晚望莫愁湖  
 龍取新涼傍郭行，聽餘吟地得抒情，相期亂世滋蘭菊，佳節層樓聽雨聲，入座閒看山杏靚，論文但覺楚蘭清，愁他一碧綠，水，可得驚人映晚晴。

湘江流雜體詩一首  
 暫別已吞聲，重泉況水隔，今古恨蕩蕩，晴窗畫石，試看萬壽翁，年歲不滿百，功限讀異鄉，美人起感傷，蕭蕭去路難，楊柳幾垂垂，潯波生南浦，恨滿情脈脈，月映露闌紅，心憐

傅氏共有女公子三人，公子二人，長女公子已結婚，次女公子在滬東吳法學院肄業，三女公子譯秀，肄業小學，本學期將轉學南京，長公子將入大學，次公子亦在小學肄業，這真是一個可作禮誦的美滿的家庭。

一舟夜泊定詩魂，照水春燈幾近溫，樓閣如雲欲宛轉，綺窗欲曙酒微溫。

盤。一水美人魂，映入青衫帶淚痕，百劫秦淮燈火在，六朝勝史好重溫。

春草碧，錦幕一徘徊，清風來隔窗，百卉揚光輝，雙鬢無雪白，愁。無見期，天河虛七夕，海誓長相思，湘文萬尺帛，執筆彩雲誰，夢回了無跡，但遺恨別離，異代供尋繹。

夜步秦淮兩絕句  
 一舟夜泊定詩魂，照水春燈幾近溫，樓閣如雲欲宛轉，綺窗欲曙酒微溫。



南門大街和南關，是商業繁華區，有街窗內炫奇的貨品，有誘惑行人彩色的廣告，留聲機的高唱，引人諦聽，晚上有電燈給照耀的人們照樣行走，來來往往，更有的是替人行路的汽車和人力車。西關外是車站，是德人次于濟南的津浦路上的車站，南行或北行車，客車或貨車，到這裡都要停相當長的時間，裝煤或者換水，日日夜夜，汽笛，機輪，奏着時代的交響樂。

從車站再西行就到了運河岸。高堤繞繞，綠柳拂水，帆船片片，曼曼的欸乃聲，抑々揚々，難以樹蔭啾啾的鳥歌，恰配成自然的音律，這是勞累後的舒緩，舟子口中的歌詞，雖俚俗單純却又何妨於美？岸上是排々の草房，有住戶，有船家，有飯館，門前擺着鍋口大的鍋餅，盤碟大碗的麵條，夥計赤裸着臂膀，手脚不羈的照顧他那張着大口在鯨飲虎食的顧客們。更有不少的漁夫，曳了網，撐了小舟，看來很閒適又很忙碌的捉着鯉魚，捉着鰱，預備送進城裡去。

所以，假如以德州為題寫一首詩，那末形容詞既須用雄偉，古樸，濟雅，明媚，新麗，也須用喧囂，麗雜。假如要它作一幅畫，顏色必須從淡綠淺灰直到暗紫深紅，色調需要柔潤的濕氣，可是也要用剛硬的線條去勾一勾輪廓。

### 枯樹又開花

南關通車站的一條長街——菜市街，太平街，馬家湖口，現在已經改建竣工了，兩丈多寬的街道，整齊，平坦，兩旁的商店，全多煥然一新，灰的磚瓦，灰的水泥，粉白牆上彩色的商標，商店門前距離那末勻整的洋槐，……這裡的地皮，房價一時暴漲了。有些舊房主，因為房被拆，房基被街道的擴展佔去而哭，可是他背後的房家却也正因為住屋被改建商店漲了房價而笑呢。據說，就在不久的將來，秋後也許明春，南門裡外大街也要這樣改建一下的。

如今，除了津浦路和運河二條交通線之外，德州又作了汽車交通的中心點：東南通陵縣，東通德平（全線尚未完成），東北通吳橋，西北通景州，西通南宮，西南通臨清，簡直它像一隻大蜘蛛，擺在網的中央，四圍的縣屬，廣闊的大平原，全受着它的支配，聽從它的呼吸了。不是嗎？德州是華北建設中的新城市，繁榮已在萌芽，抽苗，滋長！

古老的德州城，今已枯樹開花了！  
現在，從石家莊正向這裡修鐵道，商人們眼前長出了無限未來的繁榮！

### 神靈不感到寂寞嗎？

永慶寺在東門裡，初建於唐，重修於明清。殿宇雄

峻，碧薄金瓦，十里以外，即可見閣脊之光輝壯麗。佛爺居正殿，右左陪神，皆係銅鑄。過去僧人很多，既有數頃之廟田，香火收入，為數很鉅，所以，他們的生計極優適，風流韻事，也屢出時間。革命軍北伐成功，神胎被搗毀了，僧人也被逐走了。民國十八年改為山東省立第十二中學，房舍添設很多。

城隍廟在西門裡。城隍爺夫婦也曾和永慶寺的佛爺同時蒙過難，被趕到廟前廟邊上過了這樣十來年，廟殿和兩廊當時就改為市場了。

這次事變之後，佛爺同城隍一齊回了故居，永慶寺變了新胎，城隍爺又森嚴地高坐大殿。只是熙攘的人們全奔忙着各自的事，走過神像的身邊，至多也不過無情的甚或譏諷的望一眼笑一笑而已。神像年々月々望不到信士的虔心膜拜，和香烟的煥繞，不感到寂寞嗎？

### 寫不盡的古蹟

紫雲潭，址在城西河上，與柳湖數帆亭址相近，有石碑上刻童子讀書，知係碩儒董仲舒讀書處。「那更高臺演繁露，轉思童子失之詳。在清代，還有人見過「門外桃李能紅白，門內楊柳眠東風。如今「偶來尋古跡，靈樹已荒耶」了，只能見到「芳草與繁露」，「靈碑黃花寂寞開」，也寂寞的萎謝而已。

陳公堤，在城東，自西南蜿蜒而來，繞向東北而去。冬天像一條巨大的死蛇僵臥，雪後則似一片起伏的山邱。夏天來了，綠色點化了它；碧草野花的鋪展，垂柳柔嫩的搖拂；堤上狹窄的矮房中，時常有些荷鋤農夫和採桑村女出入；清晨或者傍晚，常見提鳥籠的人們，一手搖着芭扇，用着閒散的步子邁上堤去，隨口喊出一「馬離了西涼……」

黑龍潭，白龍潭，在城東南馬頰河中，潭水極深，常年滿溢。一般鄉民，都傳說內有臥龍。每逢歲旱，就集衆鳴鼓吶喊，到潭間焚香膜拜，求龍王惠施甘霖。關於這，曾有許多訛謠的神話，說什麼聽見過潭內龍鳴，說什麼見到過潭水騰空，立降甘雨，……因之，一提起潭名，鄉民便肅然起敬。

行宮，址在城西南馬市街。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因慶慶南巡南遊，在這裡建了行宮，鐘樓鼓樓。如今，全已廢圮了；但我們仍可從「縣志」附載的厚々的一疊「康乾詩聯」中追尋那些帝王們乘官轎駕龍舟在大臣嬪妃衛士宦官的簇擁裡幸駐德州行宮時的威風！——「烟中翔鳳鳴為管，空裡飛魚色作金」；「鸞鏡梳妝玉樹肖翩翩動上金羅」；「孔雀千屏展，金蓮萬朵舒」；「燕九日一觀燈的夜晚，是怎樣華美炫耀的盛跡呀！再看！一臥波浮約巨通津，夾岸層層接駕人，按轡徐行還撤蓋，

繡轎隨觀不嫌塵。這該怎樣驚讚詩人的筆的粉繪描染的巧工呀！……實在，德州從來是南北交通的要衝，「去由陸路歸水路，登輟難舟總在茲。繡轎行宮亦已久，休停清障此惟時。」

真的，德州的名勝是短紙寫不盡的，如：常遇春與徐達會過兵的將軍寨，明建文間築的十二連城，以及月河，化龍池，振河關，廣川橋，落星坡，濯錦園，望雲閣，東壁樓，柳粉，杏村，汲灌草堂，等々，全足令人憑賞，引起深長的懷念！

### 扒鷄 西瓜

民國二十三年在北京創刊的文藝月刊「水星」第一號上刊有塞先艾先生的「魯遊隨筆」，裡面寫着：「他們都向濟南窗，用着蓋不十分高亢的聲音，遙々喊道：『買鷄！買鷄！買鷄！』」買西瓜！……」態度特別從容。大約因為所售的食品都是名產，便用不著兜攬求售。事實上車中客人早已在打聽着什麼時候到德州，便是為了買這兩種東西。」

凡是坐過津浦車的朋友，知道濟州的名產「冬菜」，泊鎮的名產「鴨梨」，同樣也會知道德州的名產「扒鷄」與「西瓜」。鷄是煮熟後又經過油炸的，就是別處的所謂「炸鷄」或「油鷄」。一年四季都有，夏天雞上市的時候，銷路最大，實在，這雞也最好吃。車站東面，扒鷄鋪構造了一條街，什麼「香」，「那樣一擦」的，門裡是煮鷄炸鷄的鍋，日夜不斷的冒着油煙，門外攤子上，排々列列的擺着扒鷄，各家都有專人攬了鷄帶了蒲色，每逢客車到來，進到站臺上去賣。這裡產的西瓜，形味俱殊，行經這裡買過過的自不必說，就是住在天津或北京人，多半也總會知道吧？當夏天行過鮮果攤或進到鮮果舖時，會見到淡綠色長々的圓形西瓜，上面有紙條標示着「德州大西瓜」或者「楚王大西瓜」。不過，瓜到那裡就可因名價高了。在德州，售價非常便宜，一元錢足可以買到二十多斤的兩個或三個。這西瓜，就產在附近的運河兩岸，用河水灌溉的，因為瓜種和土質的優異，所以瓜的滋味與別處的不同，吃一口瓜，像嚼一口涼的國產冰糖水！

上面所錄塞先生一段話中，他稱讚德州小販叫賣聲的「簡單與純熟」。實在，這簡單與純熟，正是表現山東人的性格。他們不會像北京或者任何一個大城市裡的叫販似的故意把物品上加些奇骨的形容詞，給顧客們一些欺騙，一些誘惑，「扒鷄，五香的」；「大西瓜，冰糖味的」；「小販們的叫賣是這樣，德州的人民待人接物全是這樣，簡樸純熟是整個生活！」

# 新日本科學圈

長井准水試驗  
所的蒸餾水氣  
鍋的鈴木博士  
(福井縣福井市)



你們大概知道那火力發電的構造吧！  
那是以煤炭將水燒沸騰，以蒸氣的活力  
(kinetic) 來做發起電氣的，若以海水  
更作代替發電水，以同樣的方法發起電  
氣，而且同時將海水中所含有的苛性曹  
達，鈉 (Sodium)，鹽基等的固形物  
也採上起來，豈不是很好嗎。我們在這種  
所從事的工作，就是將此種見解轉為實  
際上的實行了。這話就是神奈川縣三浦郡  
長井町的明治工業公司員井准水試驗所  
長鈴木博士所說的一段。

在四國被海洋所圍繞的日本，從來直至  
今日，重未見有利用過海水，不過只有  
用原始的的天日製鹽法，以採取食鹽之  
外，近年來更有從礬石採取，鈉。的工業  
可看可見而已。

然而今日却到了可以採用海水所含有的  
固形物。此中有包含著在近代化學工業所  
不能缺少的原料不足所困的工業鹽，黃  
且在其製成上所必要的電力，亦同時可以

造出來——發電與採取海水資源的一項  
工業，現在將以日本的科學之力完成起來  
了。完成此工業的鈴木博士，是前任青島  
局中央研究所的所長，他的研究海水是從  
那時就開始起來了。從運子車站以汽車乘  
三十分鐘便到的這所試驗所附近，今日也  
有設置一所鈴木博士所從事於基礎研究的  
專賣局的小研究所。在那裡隨處海水極盡  
澄清的勝地地以及能夠看到聳峙富士山像  
繪圖一般地浮在天空，極適宜於作日本的  
代表的眺望佳景的此地點，產生此日本科  
學的精進者，也可以說是極愉快的事了。  
。到此，海水是含有含層怎樣的資源的呢。  
。記者一面聽著地聲的海波音響，一面  
質問起這種種動性的問答。

。水分最多者為百分之九十六・五，此自  
不待言，其餘的百分之三・五所含的物  
體，就是如這種所說的以數量及時價計算  
好的表上一類的東西了。這是海水一立方  
米突中的各樣的含有量了——鈉有一・三

蒸餾 (價格值三圓九角)，苛性曹達有一  
七・八蒸餾(四圓六角八分)，鹽基一八・  
〇蒸餾(十二圓六角四分)，水素有四・九  
一四立方米突(二角五分)，鹽化加里有  
〇・七三八蒸餾(一角二分)，硫磺有二・  
八五七蒸餾(一角)，臭素有〇・〇六七蒸  
餾(三角三分)，以上為其主要的東西；就  
是一立方米突的海水價值二十二圓二分錢  
的了。海水在世界有海洋的地方，可謂是無  
窮盡的，所以怎麼不利用起來呢？

鈴木博士志願於根本的調查海水，而開  
始其研究海水者，是在那服務於專賣局任  
一技師年輕的時候。自後以來歷十餘年  
間，直至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為要綜合其斷片的研究起見，始將專賣局

的對策，容許其工業化了。  
對這個機關費了許多的苦心但今日已得  
成爲工業化，認爲已告了成功，而且獲得  
了特許，故在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我  
還在專賣局服務的時候，爲要創立中間試  
驗工廠起見，提出二十餘萬圓的預算，可  
是未能獲得通過，接續二三年也俱有提出  
過，但終不能通過。當時的荒井局長(現  
任勸業銀行理事)對此問題，頗具有非常  
的關心，於是他認爲專賣局既不肯創辦，  
那麼就由民間來創辦豈不是更好呢，遂將  
此事向明治工業公司提起，幸而承其答  
應，遂得在去秋創立了這所試驗所了。  
但是，若提到是以怎樣的方法來進行的  
一事來說，則首先對海水加上苛性曹達

## 將海水施以分解沸騰 便能產出一大資源

研究所，創立在此長井町，自創立此長井  
町的研究所，即算起來也有七年間的經  
子。

。在桌子上以試驗管與玻璃器 (Reactor)  
來作調查者那是極簡單的。海水研究，可  
是一到了使用鐵的氣鍋 (Boiler) 所進行的  
中間試驗，那就要發生種々の困難了。  
第一以氣鍋蒸發海水，則生出須除去礬石  
的問題，第二就是以氣鍋蒸發海水時所生  
的氣鍋之腐蝕問題，第三在蒸發海水之  
際，鹽分粘着於輪圈 (Turbine)，因此輪  
圈有遭破裂的憂懼，就是所謂汽水湧出  
(Priming) 問題——最少此三問題是必須  
要克服的難問題。但是科學的偉力，是而  
得完全征服此難問題，嗣了可完成各種

(或石灰水)，就有像。水酸化鐵。的粘土  
一樣之白色東西沈澱起來，此水酸化鐵加  
以電解，就成爲採取金屬鐵的材料，對除  
脫了。鐵。後的海水，再加上氫酸 (Cyanic  
ammonium) 曹達，就會變成氫酸石灰，  
將此用炭酸曹達分解作氫酸曹達 (此可回  
收再供使用) 與炭酸石灰(此可放棄)。然  
後將以此所剩餘的海水，放入於氣鍋，  
以煤炭將其沸騰，利用其蒸氣的活力  
來作火力發電。將沸騰過的海水中所剩  
下的濃厚鹹水，予以電解，就可收得苛  
性曹達與塩素和水素，由於塩素瓦斯與  
水素瓦斯的化合，可取得塩酸者，此爲人  
所知道的。然而此塩素若加上空氣中的  
氮素，則可取得塩化氮 (Ammonia) 阿摩尼



類，這是可以代替硫酸阿摩尼亞，作成很好的肥料。像這樣各種的東西，是可由於其原理所使用的電氣與一種作業，來採取起來，這就是其特色的地方了。

科學之偉力確實可驚的。無限量的資源之海水，立即就可供作工業化，此不但是一明治鐵業公司的利益，不知將有增加多少的國家的研究了。然而若將此移作工業化時，在採算之點，只使用一噸二十五圓的煤炭者，就可取得「金礦」一噸二千圓（現在漲至二千圓）「苛性鈉」一噸六十圓（公定價格為一百六十三圓）「堪索阿摩尼亞」一噸九十圓乃至一百圓（現在硫酸阿摩尼亞的公定價格為一百二十圓）等的原料，如此相較真是令人可驚的低廉了。

總之若國大與煤炭能自由運取的地方，則可以說是有極厚利的新工業。明治鐵業公司投下一千五百萬圓資本在北滿道新站近傍的區路，計畫設立本工廠，目前正在申請中。又鐵道（滿洲鐵道公司）的鐵道公司的滿洲實業公司，亦擬在國內滿洲省內工業化。鈴木博士的七年間忍苦，可謂好容易收獲了火成果的了。

可是這隻仔細地想，則來在日本國這經濟的國產工業者，到底有多少的？即使在日本有極上級的研究，在工業化的資本及諸公，首先所問的就是「這工廠在國外有沒有適當的銷售者呢？」的一問。這與科學結果，我們自當認真地研究。然而這與科學的結果，真正地增加生產者，在政府當局者以及資本家諸公，必須將「保存外國」的動向完全放棄。這是不行的。現在似乎好容易已到了那種時代的樣子了，日本的科學，今後一定會加勢加強，而且又是不可使其發展的呢。

# 蹶起的北京學生層

（本報小報社採訪員張君）



不管在何時代均未曾失掉中國文化底蘊的「頭腦」的古都北京，雖在聖職下第四年的現在，也不能忘掉它是大國文化的先驅。北京大學，新民學院的學生們，不僅其服裝都和

日本的大學生一樣「穿著金鈕子的制服戴著四角帽子」而且學生們現在也正將青年的熱情，傾注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上面。

在事變前將政權利用了這北京所具有的大學文化先驅地位而構造的抗日教育的大學群，已歸零散離散了其歪曲的形影。出賣自新時代的北京的學生們，已懂得了其前輩們所勸人的錯誤的陷穽。

被指為抗日急先鋒的清華大學以及北平，朝陽，中法，民權等幾個大學已經消滅了。現在只剩下北京，燕京，輔仁，中國師範大學，開始了其新的出發，其中尤以北京大學為新政府最努力的綜合大學，現在分為文，理，工，農，醫五院，這大學群中的先導者，顯示着極活潑的活動。農學院在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出身的農教職員之下，從日本招聘了東京帝大的新田博士為名譽教授，此外，從東京帝大，京都帝大，九州帝大及其他各處招聘了十二位日本教授，中國人教授方面，有自事變前即以留學學名的青年教授以下多數的青年教授，且是以其實具有理解日本農學的人士擔任指導的，除了農火之遠播，學生們也逐漸回校。日本人留學生也有三十餘名，日本語的進步日

有可觀。在事變前移入美國文化極熱的時代，頗有將機械化的農業，移入中國應用的矛盾說法，可是現在已明瞭其非，熱心地研究起來固有的農村的農耕法。

醫學院也是在院長鮑壽清氏之下，招聘了前東京帝大教授水井博博士為名譽教授，自事變前着手醫學院的改革，且有招聘不少日系教授任教，將日本醫學的精神，儘量地移入，造就英才。學生自身對於日本醫學也是全面景仰的。本學院可謂在各學院中最早提倡中日提攜的。水井博士認為把國民家必須急進發展醫學才行，由此信念，遂廢止從前所採用的美國式之預科二年，本科四年的六年制度，而改採用四年制，將學習總，英語之時間縮短，在一年級上學期一星期內上十二小時日本語。對此日本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補助多額的經費，去年並贈與八十架顯微鏡，已漸漸可見提攜之實。

此外工學院招聘有東京帝大佐野秀之助教授，文學院有字野哲人博士，理學院有加藤武夫等東京帝大教授，任名譽教授以全力從事教學的刷新。

獨立師範學院有以親日家知名的王國

慶，及農村作名譽教授等，邁進於養成新教育家。

又前臨時政府所創辦的新民學院，是在收容大學畢業的優秀人材入學，目的在訓練養成新中國的官吏。現在已經送出了好幾百畢業生，畢業後的學生有者在市，農村，或者在日軍進擊後的山間僻地從事活動，一掃舊中國官吏的弊風，收了極可觀的成績。

美國系之燕京大學，及世界天主教系的輔仁大學，也加入了日本人教授及監督。中國大學雖未讓日派教授，但與教育部取得密切的連繫，三大學俱已完全改變其事變前的抗日色彩而重新接受着日本文化，其影響，日見濃厚。

現在的中國學生，是自小學時代曾受過徹底的抗日教育的學生，因此並非簡單地就可以轉向親日的，不過一面在靜觀事變的經過，一面與日本的學生交際，或者從教授的口裡聽取親切說明日本的實情，或者由到過日本觀察的學生聽了感想談，再由於世界的動向，從一切的角度觀察，使學生自身得明瞭向來所抱的無意義的抗日意識，是一種極淺薄的錯誤觀念，並得由此更進而懂得到東亞諸民族應該緊密地結合一起，俾應付世界的新轉換的理念。

學生的服裝也逐漸趨向於全部制服化，且生活態度也和從前的那種無規則的大小相同，轉變為端正剛毅的態度。尤其是女學生們，一看到能出於北京的日本的諷刺的女性，便完全厭惡了，進而求與此類女性做朋友，因此學習日本語的熱心也就呈示熱烈起來，且志願作打字員的女性也頗加增加。尤以在學生們中間，日產狂熱於打擊敵的學生，也自發的組織起來，已顯示了新時代的意識。又由於中日的知識者所結成的文化協議會，召開過好幾次會合，對於中日文化協同及提攜頗有貢獻。華北的文化的地位，已躍以北京為中心，向全中國推廣起來，連重慶政府的體制內，尚且展示了將被這強力浸入的氣勢。新的北京文化是已經具有吸收全國同胞的堅實的力量了。（照片北京城內新新書報社之一樓）



張君採訪員張君



# 現代日本文學的潮流

## 風俗文學

### 丹羽文雄



丹羽文雄的初期作品，有一篇「母の記憶」(母性的記憶)。是以一個作人小學的少男對他的——因為複雜的家庭糾紛而離婚再婚的——母親的愛情為主題的。象徵着成人世界的苦心經營，受了創傷的少年，在絕望的反抗援助者之不幸的出發。

當了和與的父親的不倫，終於他離而走出家鄉的母親。以這借這些——離成不幸的成人世界的罪惡的愛情——的少年，當時不過入處。

還有一篇「愛の花時まで」(到開花的時候)。寫着由大學畢業歸鄉的一個青年，不能安於世傳的富和尙的家業，繼母死後，父親和繼母們有難世結婚，終於他逃出了故鄉。「思子」是一個短篇。寫着離家與別人同

樣的母親，當祖母死時，他趕來送殯的一段神話。

還有，「秋」，寫着一個離了婚再嫁富翁的妻的母親，又奔回他的訪了婚的兒子的家，結果以固執的脾性，把兒子趕離的生活，陷於不安之中。

這些作品，雖然發表的前後順序不同，要之都有這種其濃厚的自傳的色彩。

丹羽文雄是三藩縣下某個寺院住持的兒子，明治卅七年(一八〇〇)生。八歲時，母親走出家，父親翌年再婚。廿歲中學畢業，上京(東京)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這時已擬有作個作家的熱意。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入早大國文科，加入同人雜誌「衝」發表了處女作「秋」。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大學畢業歸鄉，但不滿於家鄉，七年四月，離家上京，九月發表了「象形文學」(「醜面」)「甲斐類」(「費肉」)等佳作，確立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由這簡單的時間看來，也可知道「母の記憶」和「愛の花時まで」等篇，是富於半自傳性的作品。

丹羽文雄這種自家取材寫成的與生母有潛交涉的一類作品，世間把它叫作「生母一類」的作品。當他二次上京時，由於與某婦人的同棲生活，產生了「插圖」(面貌)「多多的女」(多護的女人)「甲斐類」(「醜面」)「古い恐怖」(舊時的恐怖)「愛の花」(向日葵的花)「愛感之位置」等多數作品。這一類作品被人稱作「太太一類的作品」。

在他經過這兩種女性觀之後的作品有「自分の戀」(自己的戀)「煩惱具足」(煩惱過多)「この絆」(這個羈絆)「女人羈絆」(町內之風紀)等，該被稱爲「社會文學的作品」，以外還有些由各種不同

的角度來觀察男女問題的通俗小說。以上是他直到昭和十二年以前的寫作。昭和十三年九月，被選爲內閣情報部所派遣的從軍文筆部隊的一員而赴中國。觀察戰地後，寫了「還らぬ中隊」(不回還的中隊)，這以後的作品，都帶上新潮流的氣息。「人生案内」(人生指導)「南國抄」(「露子と顯良」(顯子與顯良)等篇，都是認真地對社會風俗的描寫。

爲了略說丹羽文雄的作品，這樣他的作品系統說了他的作風；但，如一般所周知，他實在是個多產作家，出版的單行本就有四十多部，作品是不下數百篇的。其中，有短篇，有長篇，有「報紙小說」有純文藝，有通俗小說，是有着多面性的。在此處只能就他的純文藝的作品，來研究一下他的文學底的性格。

丹羽在所謂「生母一類的作品」裡，觀察母親的看法，勿寧說是在追究一般中年的女性。像：與早婚的母親相差不過十幾歲的年齡，由母親走出家到再會之間有相當的年月；等到和母親再發生關係時，母親又與另一個男人，有了糾葛，周旋在二者之間，感情奔放，尙有看若年青妻態的母親，與其看作母親，是不如看作一個本能的女性的。

以生母取材的作品裡，最優秀的是在昭和七年發表的成功作「黏」。這篇裡，寫着一個母親作了某地方有權勢的人的妾，又和這人爭吵，逃走了。兒子被這母親叫來，他努力斡旋他們團圓，但是苦於應付這女人的那個男人却自費了。這是站在作兒子的特殊的立場來描寫那過了中年的人們的激烈的情感的。

加以發展。這篇可稱爲「生母一類的作品」的代表作。作者自己也說在寫這篇之前已經寫了「秋」與「黏」兩篇，這篇都有了變化，寫到這篇，覺得自己的心也到盡了某種極點。

由於生母的愛感取材的作品，總說到這篇「費肉」已經打住了，但在翌年發表的「眞珠」也是以母親爲對象的作品，也「秋」(「眞珠」)「到「費肉」，其間對母親，漸漸生出了骨肉的情感。可以說這一種描寫心機的小說，在這一篇無飾飾的書信體的短篇裡，兒子對那初老的母親的心，在真摯的筆下完全表現着。

丹羽文雄在文壇上登場以來，就被稱爲色情主義者。由來所謂小說，大都不出於男女間事象的描寫，但是丹羽的取材，是有着與別人由這種世界取材時的情況相異的特徵的內容。丹羽在作品中，總是直趨到愛感的問題。對着愛感的切實的現實性，認真博識，這確是丹羽的特色，不過他所以不能不這樣認真的理由，這是必須要他的爲人成長的過程中去尋求的。由於環境，性質，容貌等許多條件，使他實感到人生的，第一就是愛感了。愛感是人生之門，也是思辨的手段。由於愛感這條路，這位作家的眼識，才與人生有了交接。他由於生母的愛感先觀察了社會，其次在所謂「太太一類的作品」裡，又以與某一期間同棲的女性爲對象去思索了人生。在這裡雖然被放在男性審美於女性的關係裏，但並不是作者故意求奇而杜撰的題材，而是由作者自身的體驗產生的，在生母の場合，在太太の場合，都是丹羽親身的切實的人生。丹羽欲知其中的世界，放棄了在愛感的具體的事象中的安易的居留，而毅然地對着人生的真實去肉搏。所以丹羽的小說，不單是愛感小說，而有潛探入人生的道力，也是這個原故。思案的部份較之感情的部份居多，這是他的小說的性格。可以說在這一點已經限定他後期的作風。

「太太一類的作品」與「生母一類的作品」同樣是丹羽的半自傳的作品。他自大學畢業前後與某婦人同居而分離歸鄉，但

爲了在「菜の花時まで」裡所寫的事情，再度上京，與那婦人恢復了以前的關係，直到他再度脫離出那環境，這就是這一部作品的經緯的主材。

「橫顔」「嘘多い女」的取材，是以歸鄉前爲主，描寫這種運命的開始。「甲羅類」「海面」「古い恐怖」等是與這種運命的爭鬪，「蜀葵の花」「愛慾之位置」是描寫他脫出這關係與那婦人狹別的情節的。實通這些作品的主要的路線，大略是：大學卒業後一無一定職業的青年，與一酒樓的婦人同居，靠了女人的收入來生活，那婦人的多情的病態是有着若隱若現的地方的。對於他，女性的近代的多說的愛情生活，是一種刺激，一種魅力，但他被這所舞弄，常是苦痛的。終於他背了那個婦人，戀上了別個女人，和知道了這事的那個婦人在難堪的糾紛的末路，解了關係。

這是由丹羽的生活史裡產生的作品，丟棄現甲的職的記錄。

在「生母」類的作品「與」太太一類的作品「裡共同感到的，是他雖然着着自傳的東西，却不陷在狹義的個人的小說裡。始終是在清々楚楚地抓住對象，又冷靜地推開而加以描寫。在他上京開始學生生活的昭和初年間，日本文壇上，尙殘餘着濃厚的個人小說的傳統的色彩。他所尊敬私淑的志賀直哉與中孝作的文學，就是洗練了的個人小說的精髓。然而他所走的寫作的道路却不是身邊雜記式的個人感情的小說，而是有着故事的結構的客觀的小說。即或在精神上個人小說的觀點，但在文學形式上，是極其冷酷的客觀小說。在非個人小說的客觀小說的成就上，丹羽幼時家庭的不幸，是有着不可計算的功用的。在親身當受的立場上，不毀滅自己，却吸收了所能吸收的東西的他的這種性格，可以看作是準備了的導入客觀的道路。

不過，深徹的客觀，又是導入通俗小說的道路。一般來說，在日本文壇能寫出像小說的小說的人，恐怕只有丹羽吧。在這種期望裡，他實在是寫了不少的通俗

小說。這就是他所有的文學形式，再走一步便墮落爲淺薄的世俗小說的一個證明。追求到不可缺少的具體的東西，在那裡面却抽象化了人生，他這種態度，也就是他自己身走進泥濘，在愛慾的泥濘裡浸透了己，而獲得了真正的人生的姿態，這是他的作品裡有着光彩的地方。

然而，這種在「太太一類的作品」裡痛苦的人性的追求，又向那恬靜的，餘裕的觀察裡升進了一步。這一系的作品，有「自分の鶏」「煩惱具足」「妻の死と踊る」「妻之死與舞踏」「此の絆」等。在單行本「此の絆」的後記裡，作者說：

——「この絆」山の手線「自分の鶏」這種作品裡，我想已表示了自己今後的進路。這種自己的體具，今後雖然可以想見將會浸重起來，但是在希望着能使它澄澈的。

所謂今後的進路，可以解釋爲他將從更高而且靜的境地，對各般社會風俗，射入他觀察的眼光的意思。

「自分の鶏」寫着半農半商的一個白手成家的放印子錢的人，他的主家沒落離散之後，不得已擔負養活了主家的一個姑娘，在肉體上他雖勝利了，但在精神上却被那舊家的貴族氣所壓倒。由這篇作品，可以想到斯脫林特拜爾的「伯爵小姐的籠籠」。

「此の絆」寫着在深閨裡長起來的佳人，一家沒落之後，作了升發起來的實業家的妾，她那貴族性，全被打落在卑俗的社會人情裡。她本也打算安於低俗里生活下去，但她本身却帶了高貴的薰染，對於凡俗的精神，常作着消極的評判。

在這些作品裡，可見丹羽以前的作品中所未有的廣闊的視野。他開始了展望構成社會的每一個階層。

沈潛下去的純客觀，次第在丹羽胸中長育起來，這看了他在昭和九年發表的「三日坊主」(三天的和尚)和在十年寫成的「移つて来た街」(移動而來的街)等篇也可以明白。「三日坊主」是在「太太」類的作品完了的時期的作品，通過了愛慾所見的一個家族的現世圖。敏致的穩和周到，

可稱爲後期佳作「南國抄」的先聲。「移つて来た街」是把一條街上的晝與夜，表裏裏，用了筆挨戶訪問，作者的寂寞的心境，在全篇裡到處流露着。「自分の鶏」「此の絆」等佳作，是由這種觀察的本質裡升進了的描寫，把貴族的精神與其對峙的位置上的市井人的恣睢，粘性，作了尖銳的描寫。這才形成了丹羽的最大的特徵。

這種面對社會風俗觀察的追求，最近又加上了熱烈，在「南國抄」的備忘錄裡，作者寫着：

「現在我，來到了某一個過渡期，對以往作品，有了未曾有的不滿，『贅肉』是我直到現在的作品里特色最濃厚的一篇，對之我覺得有無限的戀惜，但我十分明白，沈滯於那種環境裡是危險的。」

他的作品裡沈滯的觀察的態度，由於他荒亂的呼吸而破毀。就是他拼死地爲追求什麼而引起的激烈的呼吸。這在他昭和十四年發表的作品裡，是主要的特徵。昭和十三年發表的「自分がしたこと」(自己作過的

事)一類篇裡，已經看見了他那荒亂呼吸的開端。接着「人生案内」「南國抄」「戀子と願良」「太宗寺附近」等篇，在面對社會風俗的作者的星光，充溢着以往未有的激烈。

「人生案内」寫着一個農村出身的商店員，在幼年爲公服務之後，怎樣抱負着希望，怎樣墮落在習俗裡，是取材於攝影商人的家庭的。「南國抄」是把四國地方某市鎮的兩要者一族，由愛慾面上素描的風俗圖繪。「戀子と願良」寫着夢想以滿洲爲舞臺去賺錢的一個投機者醜惡的人性，由於他與妻的接觸面——「摘發」太宗寺附近」描寫着享樂街附近裡居住的女人們的生活情態。以上每篇都是在男女之間的愛慾相裏，追求着近代的倫理。丹羽文雄不是像島木健作，阿部知二那樣努力表現思想的作家。所以當他在面對着急於要解決一個問題時，那作品的行動就帶出了不統一的彷徨性，荒忙地流轉到其大的事情裡。

安本

### 三國人物木刻選

(四七)

王青芳刻。

司馬懿——後樂曾先天下憂，少存奇節具宏猷，葫蘆依樣從君畫，竟使曹家社稷休。多疑正見心中細，謹慎一生才自奇！任他臥龍加戲謔，粉脂巾幗笑相遺。(紫荊花館主題)





# 半月四曆

年·月·日

刊五卷六期——作者謹識

九月十六日 日海軍總司令部第四十四次之集會  
 關於○兵部訂發給海軍部命令市民民部海軍部  
 外○法政府政府法政府之海軍。河口之海軍部  
 紅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國(Dover)○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政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政全體十國國家云

十七日 在臺北海軍總司令部之中國青年黨政府  
 關於內閣及海軍部中日合作之宣言○滿洲國政府  
 決定將大東港編入安東市○全印度海軍部委員會本  
 日以一百九十二票對七票通過海軍部二元部○  
 日政府新編海軍部委員會主任委員本日辭職○法  
 政府關於十三日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國家云云云云云

十八日 本日發表合於日本海軍部海軍部  
 之新案一萬四千四百員○改北川永久王陛下之  
 軍安海軍部不在東京海軍部○德外長海軍部海軍部  
 自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十九日 日政府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滿洲國皇帝陛下日本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四萬之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國民大會○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二十日 日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二十一日 滿洲國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日本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由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海軍部



秋燈 秋燈縮下我讀了這短悍的小品。一顆心壓得更扁了。其實展在我們面前的正是一片世紀模糊的構圖，社會的構成又當然是以經濟構造為地盤，以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為其上層建築的。作者對之，這種良心沈痛的呼喊，使我們從人性上溝通了生存的意思。

全篇用零碎的觀察，構成了全面的社會的暗影，用日常生活的事實，去叩動讀者的心靈之扉，誰關心：那老人，那羸弱，那瘦弱的男子們。——在人類之哀憐裡，維持着發慌的胃腸的人們呢？我們從這人生角落裡，獲得了更深的啓示。

「一千九百幾十年前猶太人耶穌的一句話豫驗了，他說是『天國近了』。是的，天國和他們距離是有一張紙那樣近。這幾句話將決定了他們的運命。畢竟人類應該有着新生的希冀與追求的，於是：繼太的聖人又說：『天國近了，你們應該悔改！』作者在此寫着：『因惡死臨近了，你們要活，就必須把過去那種習慣改換。你們如果真如此，那你們或能與天國距離遠之地。因為：『世界都在惡人的手裡』，都蒙養在你們的習慣裡。」

這是絕望呢？是希望呢？總之我們不把這看作絕望中的希望是不行的。最少，我們具有人類生存欲與生殖欲的人們，該承認那阿非利加人的——



## 三國人物木刻選

（四）王青芳刻。

諸葛恪——師進新城計最精，墮人穀裏事難成，少年機警今何在？莫向君前稱用兵。相吳兩世一孤忠，驕泰自持功業空，獨得一龍吳一虎，可憐虎子不英雄。（紫荊花館主題）

「假若我們不能不死，讓我們不要死得像一羣豬。」這持有崇高人性的箴言。最後，願作者以不歪曲的良心，再清楚描繪這個世紀的領域。因為假若人們都更接近了真理，那希望便不能算作空虛或妄誕。

寫實主義的作品吧。在這樣的年月日裡，沒有快活，不絕望，才是人類的真情。鐵為着這真情的，是這年月日裡需要的讀物。

這個短篇的體裁，相信是與這年月日最相應的讀物所應該取的體裁了。有人寫「說話體」，那拉扯不斷的寫法是不耐於「聽」的，何況弄着許多文縷々的語彙。只有這「插話體」才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草）



○二十四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五日 日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七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八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二十九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一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二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三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四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五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七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八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三十九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一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二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三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四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五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七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八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四十九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一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二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三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四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五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七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八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五十九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一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二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三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四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五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六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七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八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六十九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七十日 日領事通函駐華公使關於滿洲國之新領土

# 旅行大陸感想與期望

## 下

### 領導大眾

京師大學 駒井卓

#### (一)

第一個到了漢口而成名的人望作家且女史前幾天說：「如果一二年不到中國去，就覺得中國人想的不得了。」我們多少也有這種感覺也未可知。我在去年晚秋從滿洲到華北住了一個多月，雖有種種的事務，但實際上是在為看中國，滿洲的土地與人而去的。

以前，在事變開始的半年前，我們一行六人曾從華中到華北訪問過主要的大學與研究所。目的是這樣：想在可能範圍之內多認識些中國人的同學者，結局得到了在上海召開兩院動物學會聯合大會的計畫。我們一行是到處受歡迎的。恐怕是在猜疑的眼光裏，意外的來了許多人們，我們一起愉快的圍着桌子暢談。在夢裡描寫着聯合大會能實現。

在上海訪問過滬江大學，坐車在軍工路走過，但數日後就附近成了激戰的中心地帶，真是夢也沒想到的事。而且在附近已經有種種的地下道，隱藏着軍隊，這就使你應有的中感學界們也大半不知道吧。

在杭州與南京曾被砲兵與警務隊行過，而且檢查道，但也沒有什麼人不了的事，曾在中央飯店的天井，與中國人大學教授二三人大體用日本話談論過時局問題。

在華北戰事一時，化營廢墟的南開大學，只留下了形骸內部已經逃到很遠的昆明去了。以清華大學為首，主要的大學與研究所全遷訪問了。在知道了當時中國學界所達到的水準的同時，我所喜悅的是對

過去的東洋文化初次得到了正確的認識。旅行歸來立刻開始準備翌年（昭和十二年）夏天在札幌預定召開的動物學會大會，招待中國動物學會的代表者三名。幸而得到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贊助，不易地終了人選，我們這方的一切手續都整齊了。

但是在我們最後發出寄給那三人的信的第二天，滿洲事件就起來了。雖然他們已經買了船票也來日本作客，但結局總算是不行了，都分別向中國內地或是鄉里逃避去了。一直到現在仍絕無消息。因此我們的計劃也不得不時中止了。

這是在事變前後我們的小周圍裡所想的餘話。我想與中國多少有些關係工作的人，大\*小\*也許有這種經驗的。

#### (二)

過了二年，再次去對北京。從北京飯店的樓頂上瞭望北京的市街，全然是以前的樣子。宮殿的瓦，樓門的臺階，也同樣是壯麗的。然而走到街上，似乎比以前更忙了，但也沒有十分顯著的變化。東安市場與前門大街也同樣的繁盛，在北河沿風動山還是存着許多的泰然的道人。

誠是最感遺憾的是，以前會過的人大部份都走了。但是燕京大學與協和醫學院等處，雖不必說，人也幾乎與以前沒有什麼變更。在燕京大學師範友上教授的介紹會晤了學校的校長以及許多教授們，這是上次沒有做的事。

此外北京其他大學與研究所不變的僅是建築，大部內容完全不同了。

在現地與日本內地聽到有「一好人還沒出來呢」的話，這是謠言，但，多數的智識階級都逃了的事，也是不必爭論了。據說，他們逃走是出於命令似的，大學的教授學生都是軍閥的彷彿是打算遷移整個大學。聽說他們在忍苦耐勞難以形容的幾千里跋涉之後，好不容易才達到了目的地。

據說重慶政府對學者及學生盡可能的不使用於戰爭，採取使他們擔任民衆教育與資源開發的方針。大概他們知道支持長期抗戰這是絕對必要的吧，也許因為這個。看到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所刊的「中國文化情報」近期部份，好像現在在中國內地是排除困難繼續辦大學以及其他學校的授業，教授們也是在孜孜研究中。在發表論文著者之中，也看見了以前我會過的人們的名字。



駒井博士，大正十二年（民十二）為研究動物學留學歐美各國，迄今出外中國及滿洲有三次之多。

但，僅此，我想也許是和前途渺茫的原因。中國的大眾是無知的，自不得言，國家是什麼一概不懂。依着支配者的命令，任何事都可以作。所以那些少數的知識階級，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的旗子指示的方向，都可以得到民族全體抗日或是親日。歐美很早就注意到了，因之以教育和其他手段努力的抓住了知識階級的心。底確，這是他們大部份，忘却了被侮辱的痛苦，而醉心歐美的主要原因。

原來漢民族「武」上，是不得意的，「文」的風氣倒很盛。所以要用武力以外的心，信任，無論怎樣也有使用武力以外的力量的必要。對此，沒有在道德上，或知識上優越的東西是不行的。真正實現東亞民族的結實合作，我們相信，總得採取這個方法才行。

### 北極的邊緣

韓護

巴金：

在北極的邊緣，我讀到你的近作：「秋」——對於那「我上進的心，並未死去」的一句話，我融化，而且共鳴。一如往年在上海，你第一次給我的信里所說的「在這個時代，要作些青年應作的工作，爲着你自己，爲着人羣。那句話的融化性是同樣。我感到你這三年以來——劇烈地變化着的大時代——你還是一貫初衷；在人羣之大羣里，你仍然健康，而且崇高；和黑暗勢力抗戰着的自由人」在俄羅斯是普式庚，在中國則是你。

我不知道你是否還是在福煦路上那條叫瀟瀟瀟瀟的小弄的二樓上把「秋」寫完的。我更不知你的心情痛苦到什麼地步。但你所說的「在這個時代，一本小說簡直是一個渺小而不足道的東西」這句話是對的，因爲文學也有趨運的時代，這時代，便是今日。爲此，我想像你的苦悶，在現在也許是達到絕頂了吧？！

縱然如此，我們生在現實中而感覺並不曾麻木。沈澱在絕望之中而不忍滅絕，惟一的方向，不就是從絕望上跳過去麼？

一個日本雜誌社社長，在會見羅曼羅蘭的時候，他感到：「沒有不與祖國共俱命運的藝術家」，他所說的是指着戰敗後的法國。這個觀念，在我們的處境中，又怎能打破呢？沒有一個人，不是愛着自由的。烽火瀰漫之中，你寫的那首「自由，在暗中哭泣」的詩，我不但讀了，且讓它陪伴我向內地漂流五千里。雖在今日，我的記憶仍且健康，我不致於忘却這首詩，也決不致於忘却「自由，在暗中哭泣」。

我是一年前回到先前的地方。我的心情黯淡而又黯淡。可是對於任何一種事物，我不絕望，只有期待。我很安靜，我還和文學結着關係。並不是我也在唱着「文學萬能論」，而是我不忍放棄它。換過來說，我不能從現實逃避下去。爲此，我對文學的傾向，已不是浪漫的了。

我記住：一，文學即是生存的力。二，用文學和妨礙我之生存者戰鬥。同時我明白了所謂「藝術家」底一運命。

在這北極的邊緣，是文學的良好溫度，惟有在這塊土地上，才能看得到何者是荒淫與無恥，才能想得起何者是嚴肅的工作，何者是羊，何者是豺狼，何者是奸詐，欺騙，何者是懦弱，麻木……年月日越趨增加，這樣的賬與債的數目也越繁大的。

### 致小說

高深

親愛的朋友：我們好幾年不見面了；但是這話是很不通呢！不是我們昨天還見過面嗎？可是遺憾的是我們誰也不會說一句話。豈止昨天，不是常常在大街上匆匆地遇見又匆匆地避開嗎？在我是時時希望會遇見你，但是當果然遇見的時候，爲了你那樣怪誕的、不安的態度，使我立刻喪失了說話的勇氣，結果我和你一樣地做出種々不自覺的迴避的行爲來了。當然，我知道在我們之間已經築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長城了！

這長城的造成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那些嫉妬你同時嫉妬我的人，他們用同樣的謊言說給我們兩聽，他們設下種々圈套，陷阱，像神話裡的惡魔似地巧妙地誘導我們，若是我们都是非常愚蠢的人，那也就白費了他們的心機，可惜的是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所以你就很自然地上了他們的當了。我說這話恐怕任何人都不能明白，除你以外。我永遠也不能忘記一九三三年的春天，當我從軍回來在北京落魄的時候，因爲那是

我和你認識的季節啊！感謝D君介紹你給我，雖然他現在也是爲我們這話中傷的一人，我們的友誼是怎樣熱烈地開始的呢？想來你總不至把他忘得一乾二淨吧？那時我由D君推薦，正在一家外國通訊社充當特約記者。你還記得一個雪天你騎着脚踏車來找我，把我吓了一跳的情景嗎？我們不是立刻就做到了了解的工夫嗎？那時我們是如何互相期待着我們的理想生活呢？雖然那時我們都窮得叫喚的光景。但是我相信正是我們友誼根本的基礎。

爲了特寫的材料，我不得不到一個邊遠的省分去實地考察一回，我是如何艱苦地跋涉，但是在三個月長時間的旅途中，除了我的工作以外，我是如何地思念着你啊！當然我是同時關心着我的一切的朋友，但是其中最關心的還是你！若是說我自私那唯有這件事是很好的證據。

旅途中我在Y縣有一天的逗留，我特地爲你寄了一口袋土製的藥菓子，後來在你的來信裡才知道你對他非常地歡喜，你說在每一個咀嚼裡都覺得有甜蜜的滋味，這雖是一件小事，但是在我們的友誼中談到愛或是泛出普通友誼的領域的事，也只有這一點兒！你如果可能和我一同去開拓這個艱苦的工作，那你也一定以爲是很大的工作，但是可惜的是你以爲在邊遠的荒原，荆棘滿道的叢莽之間，也有平滑的柏油馬路出現，所以你根本誤解了我這次旅行的意義了！所以你根本誤解了我的人生，所以你就輕信了別人的謊言！所以才造成今日我們之間的長城！

若是我們之間僅僅是愛的存在，那是實在不值得一顧的了，唯其不然，所以當着你昂然地越過我的身旁而毫不停留或是惶惑地閃閃地走過去時，我是如何地憤恨和難過啊！然而，當着你走過去時，我又不禁望着你的背影呆々地出神，像是看着一顆流星迅速地滑過天邊不知落向何方的情緒一樣！

你總是老不願遇見我，想來和不願遇見背着馬桶的糞夫是一樣的吧？但是你又偏々常遇見我，這正如同只要上馬路去去隨總會遇見背着馬桶的糞夫是一樣的！

在表面上看來你比從前老了，不，已經不是青春發刺的你了，你比從前好修飾了，粉也搽了，口紅也抹了，洋服也穿上了，高跟鞋也不嫌礙扭了。你是變了，這表面的生活是不是影響到你的內心，那我不敢斷言，但是「物質環境可以改造人的精神生活」這句話，我是永遠信以爲真理的，你常對你的朋友說我變了，你的朋友也都說我變了，但是五年前的我與現在我是依然故我，你是說我的內心嗎？我的內心和我那套破衣服（就是我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還是一樣的顏色！到底是誰變了呢？

若說是變了，也許可能，因爲現在我絕不再犯像從前一樣的小兒病了，若說你變了，我自己又實在不敢相信，但是你自己總該知道得很清楚吧！

在從前我是標榜着愛一切的人的旗幟而內在是相當自私的，現在則是標榜着自私而愛着許多人的，我們不能僅只愛一個人或少數的人，反之，這就是我現在該忘你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假如你願意回歸到我們舊有的友誼，那不是很容易的嗎？在我是熱望地期待着呢！

我以前的生活是够複雜的了，我當過農人，當過大學生，當過兵，拉過洋車，當過小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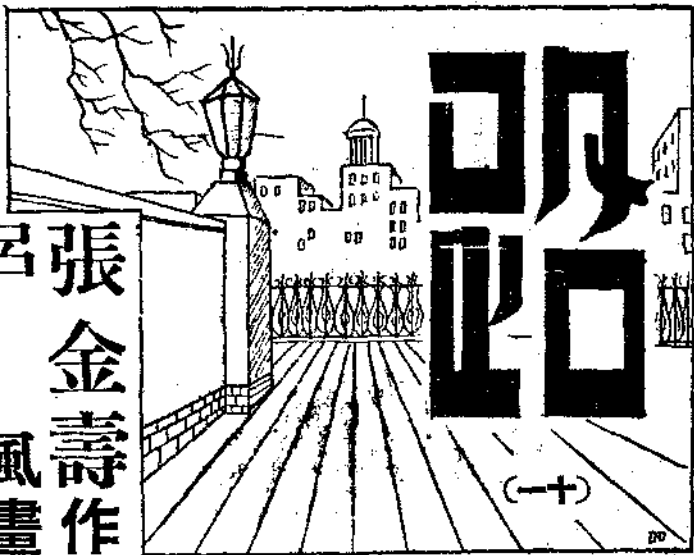
現在我病了，病得絲毫不能動轉，雖然是很痛苦的了，但是得有現在的安閒，正好讓我慢々地靜々地開始反顧我過去那些多難的事蹟，在從前我以爲除非死了才有安閒，然而現在居然得到理想的寂靜，可怕的寂靜！可憐的寂靜！我願意這樣寂靜嗎？像幽靈似的寂靜啊！

昨天因爲稍微好些，當我在大門口坐著的時候，你又昂然地過去了，你打扮得是那樣的入時，邁着漂亮的輕捷的步子，嘴裡彷彿吟着流行的「何日君再來」。我再看玻璃窗裡我那枯瘦的影子，乞丐般的模樣，我才意識到我們之間的長城又加厚了一層，我是帶着什麼樣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屋子裡呢？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



本刊第一次徵募長篇小說當選副選



張金壽作 風畫

由機器震動了這小屋子裡每個人的心，同時狂風怒吼，把砂土帶起撞倒窗上，不得不如此似的才作一個旋轉，奔別處去。

門的把手處有一洞，未貼窗紙，登魁正背向窗那裡，趕忙和小徒弟換過來，說他時不時出去沏茶添火，正好守窗門近些。然而棚上的幾處破紙，嗚嗚嗚嗚隨風飄舞，櫃檯上靠一柄角放著茶壺，其餘的地方被高頭佔據了，六個人的點心都是黃晶晶的，被烤的地方更焦黃的那麼乾枯，一點油水沒有似的呆在那裡。

「工務長才來罷，櫃房徒弟剛沏茶去。」  
登魁在外面走進來，又把褲帶解開，從新繫着。向著大家說。

「今兒早點，這小子惦念這個活呢，大家響點，別叫這小子說出話來！」

老狄囑咐大家，麻臉整的難看。  
「對了，別叫她說出話來，要想叫時，先按班兒的電鈴！」

大個子把手停下，對面坐著的小李說。

小李把緊張的表情改爲緩和，張開口，但不知說什麼好。老狄却並不笑不語，仍手裡緊忙。三個徒弟則早都各自藉撒尿的機會出門溜一次風了。他們怕風涼，有一個鐘頭不著風又覺得悶的慌。  
風仍吼個不休，棚上仍噓噓的響。

「喂！」  
大個子吐了一口吐沫，不知是在喊誰。

「得了，別聊了！幹活罷！」  
老狄怕因他說話防碍了活，急忙阻止他。

「你聽着呀，有道理。」  
大個子把眼光在麻臉上一巡，意思是說：「你得聽我的，咱說得有道理。不過沒人睬他，仍都低了頭作活。他就把一塊窩頭拿過來吃，響響脆脆香甜，引得都抬起頭瞧他。

「等々，忙什麼！就姑記吃！」  
老狄說他。他把下巴揚起，右腿翹起，壓在左腿上，只是叭叭的咬着，吃的特別香，彷彿也如方才沒人理他一樣，他給一個報復。

「瞧你甯得勻淨勁兒的，骨頭！你剛要說什麼？」  
「說吃。」

「真的，說正經的。」  
「正經的就是吃啊！還有比這再正經的？」

「你瞧，你倒長了行市了。」  
老狄不耐煩，言語很不痛快。

「我說吃就是吃，可是吃也吃出個道理來。回頭胖子來催活，看着你幹，我看你這好意思吃？一下子餓到十二點，我看你不一肚子好受。那小子吃完了玫瑰餅喝完了小葉茶來監工，他怕什麼！」

「兵兵嘴的更脆了。老狄一邊喊「對，對」，一邊也走過去，把靠爐竈烤着的最焦的一塊放在口裡嚼，且命令徒弟也吃，小李則已嚼他之後嚼着自己的了。

大個子已吃完，倒一碗茶喝着，看每人嘴裡牙齒牙的樣子好笑，「像炒豆似的」，可是他沒說出來，因爲各人都正吃得香，炒豆兒的響聲更響，劈劈拍拍哪個嘴裡都有聲。他慶幸這發動的主人是自己，誇耀的講道：

「聽我的話沒錯兒。比仿說，他沒來的時候你總沒閉着，就是這會兒吃點心趕上他來，他也不說你好，必用白眼珠瞪你，要是你老沒幹活，就是他來的時候你正忙的出汗，那麼他必說你好，這年頭兒就是這回事！」

這話已同「他媽的」一樣，在這工廠裡另些人早說過不知多少次，一些不生刺激作用，所以別人仍在嚼着。老狄更貪吝地把左手承受的落下的碎屑一下放入口內，一嚼一響。一面接過小徒弟新給上的熱茶。

「活呢，也不能老拼命幹，也不能老鬆着勁，也不能老掏奸，也不能老不掏奸，也不能……」  
不知是哪個徒弟咳嗽，連着三聲，把老狄的話頭止住。讓民與登魁沒吃完的窩頭，也都入了自己的口袋。脚步漸漸近，工務長進來了。

十三

隨着胖子進來的是一陣風，吹的靠門的小徒弟連咳嗽都不敢。火的舌頭已稍短些，但也像畏避進來的風，閃在一邊。

工務長不慌不忙地在屋裡先轉一個灣，看每人面前的活作到什麼程度，再用兇利的眼睛往各人面上掃々，才注意到各人的精神。

走過哪裡，哪裡似有一陣什麼帶過來，吹得脖頸涼颯颯的，風，鬼風！

工務長的大衣還沒脫下，比洋錢小不了許許多的大紐子共有兩排，齊々整々在胸前，供他支配。蓋在脚面上的是小毛皮襪，衣服很沉重，使穿着的人變和，傍邊的人都難受這衣服帶來的風，風也是那麼沉重。

「今天真冷得要命！」  
胖子把刷了油似的臉縱在一起，兩手提一下大衣。

「倒也不太冷，是您今天來的早些，太陽出來也就暖和了。」

老狄把臉往脾臉上轉一遭，撇々嘴。  
「真是起早了些，我爲這個活，沒法子，催的要命！十二點怎麼樣？交得了嗎？」

「倒是差不離。」  
「這是什麼話，差不離，我怎麼對人家活主說？嗯！這話！」

脾臉皺起一條紋。  
「今天多了趙師傅，成了。」

「成了？」  
「嗯！」

一條紋又裂開，堆起一張笑臉。  
「好極了，太好了，早完早放心是不是？別忙，慢々來，果得慌就息一會兒，能作完就得。回頭我也許幫忙來，多一個人倒是好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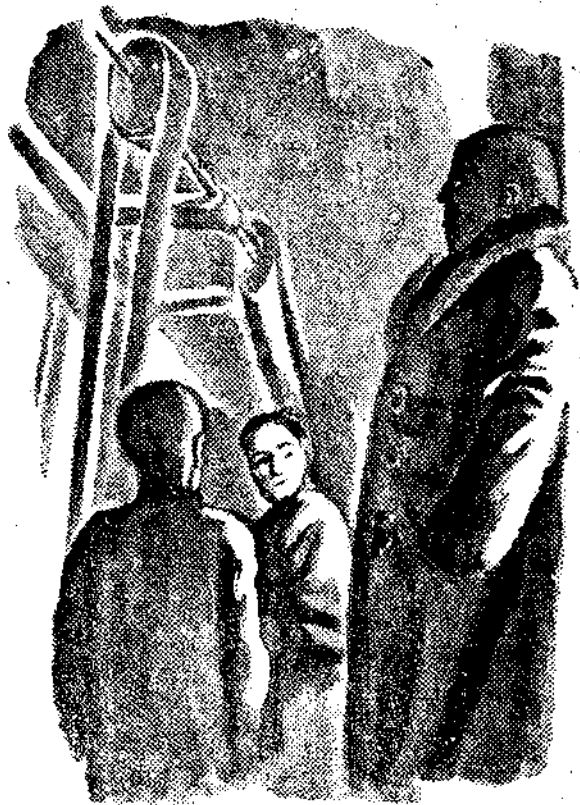
說着就走出去，又是一陣冷風，火已沒有火苗，只發一下青色。

「你怎麼胡答應？這，完得了嗎？」  
趙大個子摸了一摸還有一些酸痛屁股說。

「完不了也得完了，聖上的旨意！」



工務長不慌不忙地在裏面轉一個圈，再用兇利的眼睛往各人面上掃去。



仍作着監視的工作。

四週的空氣嚴重得很，半天聽不見一句話，爐火二次噴上來，火焙青麵的，最上的是綠色。茶壺仍靠在爐邊，被火氣催的噓噓的響。

在窗前進過的人們，脚步踏之而過，口裡有的笑，與這屋裡的緊張的空氣反映得異常不調和。每一個脚步聲與笑聲都給屋裡的人心裡震動一下子。「懷民這孩子，出去這麼大半天怎麼不回來？」

工務長把胖頭歪歪，向着老狄。這是不大好答覆的問題，誰也答不上來的問題。頭目嗎？全都應當知道才成，「不知道天太乾，也說不出口來。」說的是呢。

老狄探了這個答法，並不加自己的意見。但是胖子的意思並不在此，他想藉說一個人來警告其餘的許多人，一直就是如此。就是懷民早些回來，他也會用同樣言辭說給大家聽，不過人名換一下罷了。今天既是活等要，大家的精神又都不大振作，他便利用這個機會喊起來。

「這個懷民太懶，又傻，永遠一點精神沒有，這樣兒的到哪兒也吃不上香東西。」

「真是這樣，人就仗着精氣神活潑。」老狄說，手裡比較快些，趙師傅與李師傅也加緊些，登魁雖先時仍照往常習慣，聽着說話的人，可是也被胖子一擊加重的語氣吓覺悟，知道當面講話者的身分，遂也不自覺地手緊動着。

這時懷民回來了，胖子不理會，只把身體挪開，可是老狄却把麻臉一正，先用舌頭抵一嘴唇，然後向懷民說：「這麼大個子也該知道好歹了，別等人說話是不是！大老忙的半天不在屋算什麼事！」

「茅廁兩個坑擠滿了人，等齊來的。」懷民訴說自己在外過久的理由。

「怎麼你去就擠滿人呢？我去就老有地方呢？」有些生氣，聲音隨手動而顫抖着。

這題也不易解答，正與工務長問他的話一樣。然而工務長却說：

「沒關係！茅廁坑子倒是常滿着。懸，以後快着點兒回來就得了。」

當時雙方皆不言語了。懷民恨老狄不應該當着工務長的面說他。老狄更怪他不該讓嘴。在傍邊噓噓笑着的是工務長的胖臉。

「加油加油，馬上加鞭！」

「一屋子的人都快速的活動着。」

「老將出馬，一個頂倆！」

「快呀，吃快！」

胖子吹噓着，走在窗臺外的人一邊罵着，一邊笑。

老狄在右手上啐一口吐沫，兩手揉着，火雖然已經乏了，但他的頭上往下冒汗，因為一來一用袖子抹，袖子濕了一片。

老狄由工廠走回家門時兩腿很不受使，三五步就抽筋一下，只得用手且揉且走，咬牙咧嘴地勉強挨到門口，一下子摔倒炕上。

「瞎了眼的，誰活！」

是孩子他媽說話，同時一隻手把才作得的棉褲，從他背骨下拉了出來。

「什麼死的活的，先息一會兒再說。」

他嗽了一聲，往遠處吐出，痰在牆上打一個圓圈，才沾着土掉下去。

「不他媽幹了，真催活爺。」

他把身翻向裡邊說。一脚碰醒了小孩，哇地地哭。

「對，孩子也醒了，你是打什麼主意，活趕不出去怨誰？這時候大人孩子還沒的吃哪！」

她哭喪着脸，一隻手仍拿針，一隻手放下活去拍孩子。

孩子哭個不停，顯然是腹內飢餓了，她沒辦法，只得將針別在大襟上，做開懷來，掏出一隻奶子塞在孩子嘴裡。她咕嚕着嘴說：

「一進門來就吵，照這樣也不錯，我也不用人作活了，叫孩子哭去。」

他聽見這話，立刻翻過身來向着她要說什麼，可是想說總說不出來。「不幹，是何等的大事？以媳婦的兩隻手幫忙剛好混一個飽，再要幹可就一點辦法沒有。」

她正抱小孩下地要給他揭鍋蓋，看他翻過身來，就回頭看他說什麼。他掏出一句別的話來：

「那倆孩子呢？」

「揀柴火去了，剛才回來問我吃飯不吃飯，我說叫他們再揀一抱去。剩下的斤半麵蒸了七個窩頭，要叫他們先吃就吃的差不離了。你先吃，剩下的給他們。晚上送活拿來錢再找補，他們要是不夠的話。」

她說着就把窩頭拿上來，一盤綠色的醃蘿蔔也放在炕

小李也在不願意。

「什麼完得了完不了，先應他一下子，到時候再說。要不價，他先給你摸頭一槓子。你沒看見那倒楣樣兒？」

老狄無可奈何地答，仍自喝着茶。

「活忙，忙活，老不找人磨雞×催，催死人不償命！等二爺一不高興打個胖妹×的。」

大個子把拳頭緊了緊，唾自己屁股一下。

「反正一個人兩隻手，不怠着就得，管他呢！」

小李說。然而也沒作活。

老狄不理這例來的麻煩話，只催三個徒弟：

「喂！沒吃飽哪？多大半天了還沒吃完！登魁懷民都快一點，別等人說話。等人說話就沒意思了。你們快幹，到時候我尺半的長蠟，卷上了。聽見沒有？」

三個徒弟只好將沒吃半的高頭二次收起來，加緊趕活，怕老狄的兩隻眼再瞪。

小徒弟出去添火，屋內又冷起來，外面風不小，電線杆子叫喚得像小孩子哭，像老頭子喊。

糊上的破紙垂下來亂擺動。

小徒弟添好了煤，把裂開的手在涼水盆內洗，一來一裂嘴。

這時工務長又進來了，仍在這屋來回踱着，不時打兩個哈欠，伸伸懶腰。懷民到後邊小便去了，他就坐在那裡替代。白手指頭弄得一點不像樣。眼睛也四圍巡視，

仍作着監視的工作。

四週的空氣嚴重得很，半天聽不見一句話，爐火二次噴上來，火焙青麵的，最上的是綠色。茶壺仍靠在爐邊，被火氣催的噓噓的響。

在窗前進過的人們，脚步踏之而過，口裡有的笑，與這屋裡的緊張的空氣反映得異常不調和。每一個脚步聲與笑聲都給屋裡的人心裡震動一下子。「懷民這孩子，出去這麼大半天怎麼不回來？」

工務長把胖頭歪歪，向着老狄。這是不大好答覆的問題，誰也答不上來的問題。頭目嗎？全都應當知道才成，「不知道天太乾，也說不出口來。」說的是呢。

老狄探了這個答法，並不加自己的意見。但是胖子的意思並不在此，他想藉說一個人來警告其餘的許多人，一直就是如此。就是懷民早些回來，他也會用同樣言辭說給大家聽，不過人名換一下罷了。今天既是活等要，大家的精神又都不大振作，他便利用這個機會喊起來。

中。  
他倚牆坐定，嘴裡嚼着，她又爲他盛上一碗白開水，他喝着。

七個窩頭吃了四個的時候，兩個大孩子抱着，一捆乾餅回來了。各自叫「爸爸」，眼望着吃食。

他吃不下去了，狠心喝了一口水，就又躺下。

孩子笑嘻嘻的每個人拿了個窩頭，又去搶菜，她把小的放下，用一條被蓋上，遞來兩個大的。

「要菜幹麼？沒菜不成？去！滾！」

兩個孩子站在一傍吃窩頭，兩眼瞅着母親。她終於狠狠心將絲羅補收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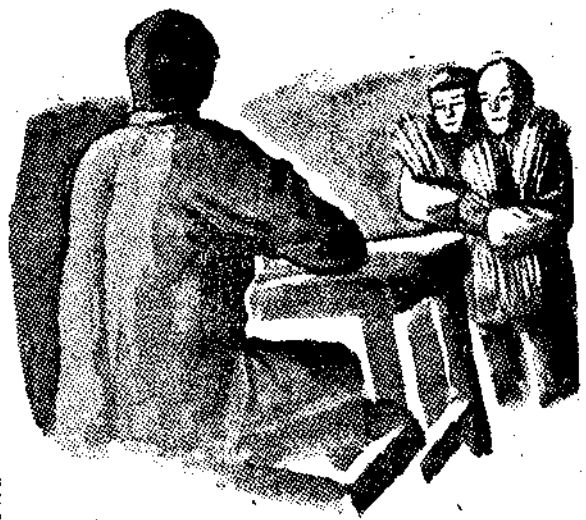
「該走了。別看又晚。」

她催促他，但他閉了兩眼養神，一動也不動。她咬了兩層生氣，眼角裡灑下兩滴淚。

「要不，你告半天假。」

她慢吞吞地說。

他睜開兩眼不語，望着牆上貼的「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年畫，那畫將貼了一年，紙色黃暈，蠶里蝙蝠的翼上沾了好些臭蟲血。



• 了來回草乾棍一驚抱子孩大個兩

「走！」他半天才說了這句話，翻身用兩手扶炕坐起來，咬一咬牙，便低頭找鞋。

「不去不行嗎？息半天罷！」  
她用力拔針，說的非常含混。她知道不休息疲乏，但她又知道休息一天少掙一天錢。她想叫他休息，就這麼說，但她却希望他別休息，而且更要多加幾次工。

「不去他們不願意，咱們也息不起。」

女的不言語了，一針一針地用力拉著。兩眼在昨晚熬的很紅，看物時總浮著一層淚水，不很清楚，常用一塊布頭去擦。

「去就去，哭什麼？驢娘們！」

他急躁着，女的却因此一提而真泣咽起來。男的不管了，硬着頭皮帶上了猴兒帽子，習慣地揉着手。

風已很小了，馬路仍是很乾淨的騎在那裏。遠處的，他看孩子們正用繩子擺落下來，的樹枝。

「八月裡的秋風兒，陣陣的涼啊，一場白露啊，嚴霜兒又一場啊……」

他高聲唱着，眼已不狠太酸。

還差五分鐘搖鈴，一羣人正在門口望鴿子，他嘆了一口氣，知道四十多歲的人沒有精神了。

# 本刊二周年紀念加大號

## 「日本新體制運動言論」特輯



本刊本期第四十八號，適值滿二周年。自創刊以來，荷蒙中日，滿讀者熱烈不斷的支援和愛護，每期都增加發行冊數，而廣泛的獲得了社會的信用。這是我們引爲極喜悅的。

竊思目前東亞和世界情勢，正邁過歷史所未曾有之大變革。我們對於目前的世界情勢，到底應該具有什麼覺悟呢？所謂新體制運動，已在日本國內各地澎湃而起。本刊擬於下期二周年紀念號，增加篇幅，刊行「日本新體

制運動言論」特輯，贈送各位讀者。這實由於日本的新體制須爲東亞的新體制的緣故。雖當限制用紙的時候，但現在仍實行增加篇幅而不增價。這不外是出於答讀者愛顧的徵旨，同時也是由於本刊更欲發揮其本來的使命。

### 內容要目

「日本新體制運動言論」特輯  
一、大政實業會運動之意義

- 一、關於日本政治之新體制
- 一、關於日本文化之新體制
- 一、關於日本經濟之新體制
- 一、關於日本外交之新體制
- (以上預約日本該名與專門家執筆)
- 一、日本新體制與中國
- 一、日本新體制與滿洲
- (以上預約中滿各該專門家執筆)
- 一、日本新體制運動會
- 一、大政實業會事務局長兼總務局長有尾精一氏對新體制談話
- 一、日本新體制運動中樞人物素描
- 一、本刊發售百頁中篇小說發表結果發表
- 一、本刊第二次青年團體大會文章發表表
- 一、(特約中篇創作)一次刊出失去的聖誕：方之實
- 一、現代日本新興詩歌選譯特輯

淋病 勁敵

# 最新高級 化學內服劑 阿爾巴基爾

## 經用本劑奏效如神 數日見功一瓶除根

### 主治各症

急性慢性淋病。淋病性併發症。化膿性胸膜炎。急性慢性關節炎。敗血膿毒症。敗血症。產褥熱。口峽炎。中耳炎。齒齦炎。扁桃腺炎。丹毒等。

### 淋疾療法

淋疾療法最苦莫過於輸尿管塞入影響此一脫人所共知然而方法不外灌洗法內服三劑中以灌洗法為最良其功效極平患者以手續繁瑣用時甚多痛苦加多藥液濃淡亦難適宜灌洗法至黃色液體會流一時惟不良作用甚多故亦無從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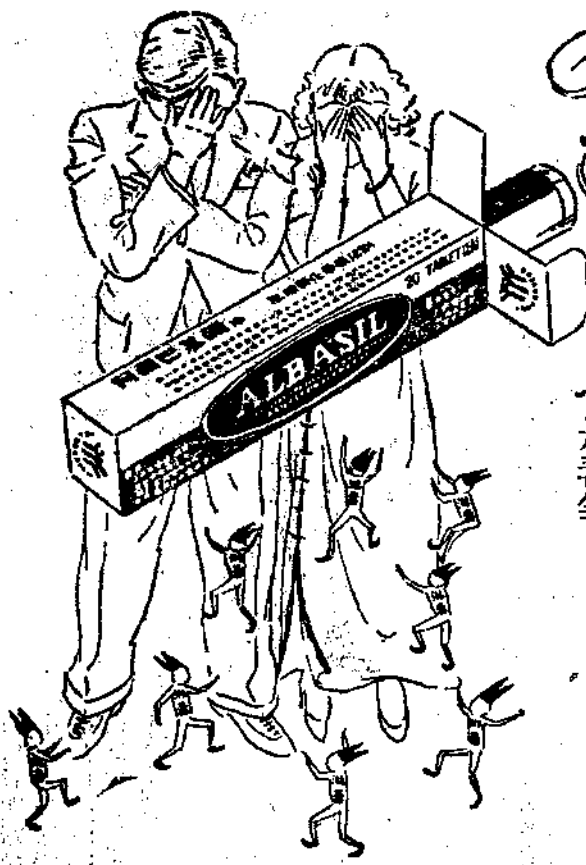
### 最新發明

本品「阿爾巴基爾」為敏藥廠經多年研究所得之最新創製高級化學治療劑經過動物試驗成功方始問世緣本劑吸收迅速對生體內細胞有強大滲透作用即本劑中主要成分甲對氨基硫脲每片含有量為〇・五經內服本劑後自消化器官必取道腎臟直搗淋菌巢穴而殺滅之使其自尿道排泄體外其間能發揮殺滅淋菌及抑制淋菌滋生之驚人功效同時更鼓勵生體細胞增加生體內淋力量故爾效力堪稱偉大

### 功效用法

自「阿爾巴基爾」問世以來淋病之內服療法才收到意外成績藥家無不稱頌用「阿爾巴基爾」可根治淋病如六〇六之能驅除淋菌而治淋病非採用「阿爾巴基爾」不可再如神年白濁不生天花一標本劑功效神速確能驅除淋菌外更無副作用且可安心服用而無害惟惟應注意淋病患者內服本品不宜與酒精同飲初服時在最初三天內每日六片每次飯後一小時休息五小時按次服用連續服用五天再休息兩度服用共有三期定空故於三期內淋疾漸癒患者即有極佳效果再本劑除對各種淋疾有特效作用外凡一般淋病淋球菌及淋菌性關節炎等症用「阿爾巴基爾」亦有顯到除根之效

製造兼 總發售處 山之內藥品商會



包片裝  
二十片裝 二十五片裝  
一百片裝 一百五十片裝  
五百片裝 五百五十片裝  
注意 各藥房皆有代售

大阪市東區高麗橋五丁目  
東京市日本橋區小舟町二丁目  
奉天分處 奉天市紅梅町二番地  
北京分處 北京內三區東西北大街二三號  
廣東分處 廣東市恩愛中街一七五號



# 珍珠東門

特殊魅力的畫報美弄的奇畫界世全使，親母了當就歲五以年去在。兒幼與親母的弟姐像好即影攝。了愛可壯健的分十也兒幼在現。畫



這是一個出奇的結婚式，紐約的新郎阿魯·爾特君與新娘安荷哈特小姐去到紐約博覽會的降落傘飛行臺上，作世界最初的(Parachute)空中結婚式。



懼怕德國軍隊那樣的英國組成大批陸軍部軍隊，每個搜索員都帶着一隻狗，狗身上帶着一個籠，隨時可以隨時用，在任何時候發現了敵人，都可以立時報告。

下價估德在  
秩常通了復恢  
首圖夢丹的序  
油气的部高都  
份部一以所，  
在生新門士紳  
車真的車行自  
看，煙船說上  
公到然怒報德  
天班上司





# 日本的秋收



①

① 在這一粒米一粒谷的時代農人把這一年的心血小心翼翼的都裝到了米袋去了。

② 今年的農作是比往年豐裕的，所以，已經停止了四年的「越中名物 風之蒞」又復活了。

③ 一望無邊的稻之香

④ 血與力結成的米都小心的保存起來了。

⑤ 滿此豐稔之年農民不禁狂舞



②





# 養榮



# 腸胃

# 素若



患胃腸病的諸君！

何不徹底治療呢？

胃腸病之起，由於胃酸過多，而胃酸過多之原因，由於消化力不足，故胃酸過多，即成胃酸過多症，而胃酸過多之原因，由於消化力不足，故胃酸過多，即成胃酸過多症，而胃酸過多之原因，由於消化力不足，故胃酸過多，即成胃酸過多症。

胃腸病之起，由於胃酸過多，而胃酸過多之原因，由於消化力不足，故胃酸過多，即成胃酸過多症，而胃酸過多之原因，由於消化力不足，故胃酸過多，即成胃酸過多症。

各藥房均有代售  
 每瓶一元五角  
 每瓶一元四角  
 每瓶一元五角  
 每瓶一元四角  
 每瓶一元五角  
 每瓶一元四角

若素製藥株式會社

總發行所 東京市信濃町十七號



☆ 志意德粹納 ☆  
 ☆ 長部部濟經 ☆  
**克 芬**



一九三三年，納粹的掌握政權後，坐上了最初的新聞長官的椅子，可是未幾，即任宣傳次官，成了郭培爾宣傳部長的輔佐助手而活躍。他是位富於決斷力及實行力的人物，被各方面認識，那是近來的事情。關於夏哈特氏之後，就任經濟部長的時候，他的眼前的事務就是：以戈林元帥為總帥的四年計劃，對成爲純粹國防經濟原理機構的經濟部，怎樣來革新機構，發揮能率。之後一年他更有了新的使命，兼任了

# 納粹財政經濟一元化 達成歐洲經濟新體系

這羣全歐洲新經濟體制，說謂人知今即使把英國的金塊運到大西洋上，用機關炸彈水久地擊沉在海底，對於人類的經濟生活也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因而驚動世界的德意志經濟部長芬克氏 (Walter Funk) 現在是被想像爲世紀的優勝者了。他的

## 世界的存在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擔任

「經濟師」的高妙的手腕，打開德意志經濟的吉爾特時代的夏哈特 (Arthur Schacht) 經濟部長之後，才開始的。翌年一九三九年二月，他更調派了夏哈特博士，兼任了德意志國立銀行總裁要職。由於這兩大要職的兼攝，使財政經濟致於一元化，德意志經濟，才決定的到達了納粹的形態。當他兼攝的時候，希特勒總統就發了：「工資和價格的安定，國立銀行雖然置於政府的支配之下，資本市場開放予個人企業」等命令，那究竟是因這在正統主義的健全財政局面的夏哈特氏，戈林四年計劃是官要求的基大生產計劃，在奧太基 (自給自足主義) 經

濟的進行上是不可能的原故。

芬克氏，一八九〇年生於東普魯士的特拉爾年地方。曾在柏林奧來比爾斯大學，攻讀法律，哲學，文學，音樂等。畢業後即進新聞記者生活——而且理關於異國的經濟問題。在大戰後的馬克的大暴落時代，這位青年的經濟記者所發表的

## 馬克再建策

已是引起了夏哈特和海爾

豐烈 (Heiterlich) 那樣的名家注意了。在柏林交易所新聞 (Berliner Börsen) 社裡，十五年間的欄首，他遂于一九三一年被希特勒氏發見，被擢爲經濟顧問，在黨和經濟界的聯絡上，有帶很大的貢獻。

那基大的眼費。在德意志大戰後的沒落時代，那時政府對英法方面的無理賠償要求，勉強地着應了，會在那時候，芬克氏僅以一介新聞人，在那種「賠償要在德意志的貿易的出超的時候，才可能」的主張之下，奮然揮筆，更到各地去講演，而且，「要招致出超，絕不可借外資的力量」——他在當時的取北主義者們之前呼着。他在今日經濟的上面，亦是意氣揚揚成了德意志的大頭目，在英國的封鎖政策的後面，忙於於歐洲的設計。讚嘆他才幹的某新聞人，說：在愛好藝術音樂的他，是結合着藝術與政治的，是一位對事物是有着藝術的靈感的人，亦還是在政治的、經濟的，是具有着創造的構成力的。今年正是說福爾他的五十誕辰。他的未來正是有或像皮酒桶子那樣，肥滿，而且亦有一些學究的風味。他與希特勒總統的



## 絕對的勝利

，來完全重新編成歐洲的秩序的。他的存在，在納粹政治家之中，將漸次地重大了吧！

新秩序下的全歐的經濟體系，芬克氏已開發出了幾次吼聲，震動了全世界。他喊著金鎊的支配已經會終了，因爲所有的生產支脈，在英國已臨休業狀態，所以金鎊的世界支配已失去了實力了。金鎊將來亦不能成爲通貨的根底。將來的全歐要以馬克來佔着支配的地位了，其貨幣就是以勞働支原爲基礎的。

## 納粹的信念

：一很多的黃金要由勞働得

來」。絕對避免生產力和生產的縮小，以求貯蓄爲軍事財政的根據，因此主要的由於戰時稅來補償

外史氏

# 搭瑪尼

「現代英雄」之一節

M·Y·萊蒙托夫作

白樺譯

搭瑪尼是俄羅斯海岸都市裏最繁華的市街。我在那險些餓死，而且幾乎被人溺斃。夜間很晚，我坐着驛遞馬車來了。馱著把疲乏的三頭馬的車子，停在市街入口處唯一的一石築房屋的前面。聽到鈴聲，黑海哥羅克的哨兵用睡意朦朧的粗暴的響聲喚著：「誰？」——哥羅克的軍曹和班長出來了。我問他們說明我是身帶公務趕赴戰團部隊的將校，要求給我官用的宿舍。班長把我們領着走過了全街。無論走到哪裏，都沒有空屋子。天很冷，又加我三夜沒有睡覺，疲倦的要命，我有些憤激了。哪塊兒都行，快帶我去吧，混種！哪塊兒也罷關係，祇要有地方！」我喊着。「還有一家住宿的地方，可是，」班長一邊搖着腦袋一邊答道：「就怕不合你的意。」——「這話是不太清楚的地方！」這句話最後的確鑿的意思不太懂得，我却命令他上前引路罷。於是，被他領着在兩

側祇能看見陳腐的煙垣的污穢的小巷裏踟躕許久，結果我們走進了一幢緊臨海邊的不太大的小屋。圓月照着我們的房子底蘆葦的屋頂和白壁。圓有岩塊的石垣的庭院中，傾斜地立着一間比最初的小舍還小的破屋。幾乎由牆壁邊緣，即是傾臨海面的斷崖的岸，下面濺迸着不斷嘩嘩的細青的波濤。月亮靜之地俯視着，這雖然有些騷擾。却像雅地接受着光輝的大自然底姿態。藉着月光中，我辨出了一隻遠離岸邊的船，黑色的帆船在蒼白的水平線上，宛如蜘蛛的巢殼，不動地分明浮現着。「埠頭上有船呵」，我想着，「明天向蓋林基克出發吧。」

現後的哥羅克，給我充當了從卒。命令他卸下旅囊打發回去馱者，我開始呼喚主人。沒有回應。敲門——也是沒有回應。……怎麼回事呢？一會兒好容易從正門出來一個十四歲左右的少年。

「主人在什麼地方？」——「沒有！」——「怎麼，簡直沒有嗎？」——「簡直。」——「那麼，女的呢？」——「上村子裏去啦。」——「那麼到底誰給開門呢？」一邊說着，我踢了一下門扉。於是，門自己開來，從裏面吹出一股濕氣。我划燃燧黃火柴，舉到少年的鼻子那裏。光閃中照

出兩隻白色的眼睛。少年是盲人，出生以來的整個的盲人。他在我面前一絲不動地站着。我仔細地眺望了他的容貌。

說實來，我對於所有盲目啦，一隻眼啦，雙子啦，啞叭啦，缺手啦，癱子啦，荷癩等影計，抱有很甚的憐見。我以為人的外表於他的精神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關係，損傷軀體的一部，同時精神上也彷彿要失掉去一些感情。

因此，我把那盲人的臉左看右看，可是在這沒有眼睛的臉上究竟顯出來什麼好呢？……許久我不意地帶着憐憫的感情望着，但當對方的薄唇上浮出一絲幽渺的微笑時，我不覺感到了莫大的不愉快的印象。在我的腦裏，起了疑惑：這個盲人也許不是我們所想的那種程度的盲目。我徒然地努力想說服自己：裝成有白鬚的樣子是不可能的。而且，究竟，有什麼目的呢？雖然這樣說，也真沒有辦法。總之我是常有掉套的癖……

「你是主人的兒子嗎？」——「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呢？」——「沒有帶帳的錢人。」——「女人入有小孩嗎？」——「唔。有個女兒，跟驢人一起逃到海那邊去啦。」——「跟什麼驢人？」——「那些

## 早死的萊蒙托夫

雪 螢

普式庚與萊蒙托夫是談到俄國文學的人，不能忽略的兩個名字。如把前者稱為俄國近代文學的鼻祖，那麼後者應該是稱爲俄國近代文學的父母的。實在是俄羅斯文學，在十九世紀，以這二人爲先驅者，才產生了接續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安息退伊夫斯等巨人。

「普式庚的後繼者萊蒙托夫，是怎樣地接近了我們心靈的作者呢！他是以怎樣地深刻，強烈的感受性的頭腦來活動的呢！他是最強烈而且最纖細的本質上的拜倫主義者。他有着他被放逐地——高加索的偉大——自然的偉大。」

關於兩者的比較，在克魯泡特金的名著，俄羅斯文學史上，也有這樣一節：

「屠格涅夫與他的好友克比林，在會晤的時候，最喜愛的論題，就是「關於普式庚與萊蒙托夫」的比較論。屠格涅夫，是說普式庚是最偉大的詩人的。然而克比林總堅持如次的不動的主張，他說：「把他們的最佳的作品拿來

看，萊蒙托夫在藝術家上傑少劣於普式庚；但，他的詩是真正的音樂，同時他的詩的神韻，比起普式庚來是立在更高的基礎上的。而且，萊蒙托夫的文學的閱歷，不過僅八年，由這一點看來，他的詩人的力量與可能性是有着怎樣的程度，這是容易知道的。其實這兩個天才的誕生——十九世紀的初葉，正當俄國知識階級之間崇拜那風靡全歐的拜倫主義的時代。普式庚即是這時代知識階級的一個典型，然而萊蒙托夫對似是而非的拜倫主義却是嘲笑而奚落的。他的拜倫主義不是附庸的，也不是模擬的。

米哈爾·穆列基·萊蒙托夫 (Mikhail Yuryevich Lermontov)，一八一四年十月二日生於莫斯科。他的祖先是十七世紀

初，經波蘭遷入西伯利亞的蘇格蘭人。他自十六歲起，開始作詩。最初也同普式庚一樣，以法語寫作，但不久就用俄語寫了。西爾萊爾與莎士比亞是他最初愛好的書，但由十六歲起，他的嗜好移向了拜倫與雪萊。他入莫斯科大學，就在十六歲時，在學不過一年，因爲侮辱了他所煩厭的教授而被開除。他氣憤開了莫斯科，赴聖彼得堡入了一軍官學校，十八歲末，被任命爲近衛騎兵團部队的旗手。他放肆地在社交界印上了第一步，也是在這個時候。

在他二十三歲時候，遇到了普式庚的死。熱烈的他，對於這個大詩人的死是不能傍觀的，他傾力地寫了一篇悼亡詩。在那末尾上寫着：「在你寶座周圍站着的傲慢之群呀。你們是斬了首的天才

之子，自由之人，高雅之士。你們現在拿這道戒你們非行的法律。不絕地，正義也在你們的面前，躲避侮辱，但是，在那裏有着神的審判——你們，放肆之群！在那裏有等候着你們的嚴嚴的審判。雖然把你們的黃金奉獻，那也不能收買，……把你們所有的黑血拿來，也不能洗清被染污的詩人的清白！」這與其說是詩，勿寧說是痛烈的心底的呢。不過數日，全俄國都附和了這大膽的吶喊。萊蒙托夫的名聲，於是一躍登上了詩壇的最高峰。但，同時，他也因爲這一篇詩，被當局放逐到高加索了。高加索！對於這個逐出的詩人，又有了多少恩惠呢。他在少年的時候曾幾次旅行過那地方，因爲那美麗的自然，受到了難以消失的





印像。由於這次的敘述，更動了  
他的機會。這高加索對於他印  
象是怎樣的強烈呢，他的作品幾乎  
全部，都反映那壯大的大白  
然。可以說高加索是他藝術的搖  
籃。不知道高加索的人，來說他  
的藝術，就如不知道水的人來說  
海時的愚妄。他的代表詩作，就  
是高加索的歌——「惡魔」。關  
於「惡魔」有永已的譯文刊在新

事不知道！大概是克現不亞的翻譯人，生長在開關其的  
船戶吧。」  
我走進屋了。兩隻凳子和桌子，加上慢爐旁邊的大櫃  
——祇有這些形成這屋裏的家財用具的全部。牆上一張  
壁畫也沒貼——不是好光！從玻璃窗的裂隙吹進來海  
風。我從壁畫中取出幾張的壁紙，將手收拾東西。  
把書和畫放在一櫃，手槍擺在桌子上，然後在長凳上鋪  
幾張外套。哥羅克已把自已的外套鋪在另一條長凳上了。  
過十分鐘的工夫，哥羅克很快地就打起鼾來，可是我却  
不願入睡。因為在夜間的黑暗中總覺得那個白色眼睛  
的少年在不停地徘徊。

這壁畫通了一點鐘。月亮照得圓圓的，它的光在小舍的  
屋地上顯耀着。牆地，在橫地地亮的明亮的斑紋上，閃  
過一個黑影。我擡起身來向窗外窺去。有誰又迅速通  
過窗邊，不知向什麼地方隱沒了身姿。在我，怎麼也不  
能想到那個人是降下了海岸的斷崖。然而，此外不曾有  
離身的處所。我起來，披上上衣，帶着褲上短劍，悄  
地走出小舍。於是，從那邊走過來盲目的少年。我隱身  
在屋壁上的陰影裏。少年以確鑿而且穩步的步調從我的旁  
邊走過了。他在腋下揹着一個什麼包。突然，他又轉身  
增頭的方向，開始走下狹窄的小徑。這日子雙眼能言，  
「這不見得這地想。」  
這之間，月亮開始隱入雲中。海面上飄着薄霧了。在

京大同報海外文學專頁上，我在  
這里不再多說。他在高加索住了一  
年，才被允許回到帝都。但，  
不到二年，在一八四〇年四月，  
他又被逐放至高加索了。這回是  
因為與法蘭西公使的兒子決鬥來  
的。然而，這二年間的帝都生  
活，可說是他文學的最活動的時  
期了。他唯一的散文小說「現代  
英雄」，也是這時寫的。這篇也  
是詩人的高加索生活所產，是日  
不待言。

第二次的放逐期則並不長，  
在翌年四一年的二月，他再次作  
了帝都的人，但僅兩個月，在  
四月末他又不得不踏上高加索的  
土地了。這回是因為被當時的總  
要比根特爾夫伯爵憎惡的原故。  
這回，他住在高加索的溫泉地  
帶——皮亞切奧爾斯庫。在這與

幽陰與微地輝閃着近處船上的燈影。想要把海岸吞  
併的怒濤，光耀着白色的浪波。我艱難地好容易降下  
船，看見盲人稍停一刻，遂由下面折向右邊去了。他那  
樣地接近了汀渚走，使人覺得他，就會爲海波所攫去。  
然而能以確實的步子，避過水的回瀾，由一塊岩石走向  
別塊岩石。由此觀之，顯然這彷彿不是他第一次的放  
步。不久，宛如預感什麼似地停止住步子，他坐在砂地  
上，把包放在了旁邊。我隱身在突出的海岸的岩陰裏，  
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五六分鐘過後，由反對的方向現  
出一個白色的人影。剛走到盲人那裏，就坐在他的身旁  
了。時而隨着風的流動傳來兩人的語音。  
「怎樣，瞎子？」這是女人的聲音。——「暴風太猛烈，  
揚考不會來的。」——「揚考可勝把暴風什麼的當回事  
呀。一對方面答覆。——「氣有多麼麼。」——「女人的聲  
音再度用悲熱的調子返覆了。——「有獅子容易咬死  
船旁邊通過嗎？」——「這是答覆。——「可是，姓沈沈  
呢？」——「嘿，不怕的，你在星期日上午教堂，不  
新髮帶就得了！」  
以這是沈沈。但我因爲一件事感到驚奇了。就是：  
盲人和我說話的時候，用的是小俄羅斯的方言，這回却  
使沈沈的俄羅斯語。  
「喂！看吧，跟我說的一樣呵！盲人拍着手說：「揚考  
哇，無論是海呀，風呀，響呀，岸上的監獄人呀，什麼  
也不怕的。聽呢，那不是水波聲呵，聽了我的耳朵，——

常來談論的殘廢的社會層的人們  
交往之中，他因爲一個軍官馬  
爾特諾夫挑戰而決鬥，就都成了  
有爲的一生。時在一八四一年七  
月十五日，他不滿二十七歲的  
青年。以後在他死地馬德克山麓  
的皮亞切奧爾斯庫樹立了紀念  
碑。他的屍體是在死後一年運到  
邊沙州，葬在他幼年時代的故居  
塔維哈因。

致了詩人生命的這第二次決鬥  
的原因，一說是爲了女人，  
又一說是因爲他的小說「現代英  
雄」的影射問題。據說在一現代  
英雄一里，完全是以當時社會界  
爲「模範」的，馬爾特諾夫也是  
在那裡被描寫的一個人。在決  
鬥時，和第一次決鬥時同樣當  
評判者向天空放射時，他是全然  
不睬的，但對方却飛了這個空  
際，不費力地就結果了這個嗚世

那是呀，揚考的划子聲呵！  
女的跳起來，以非常不安的樣子，開始發起高聲的  
洋面。  
「你說夢話呢，瞎子！」女的說。「我連什麼也不見  
呀。」  
說真的，我也想像洋面上找到什麼像船隻的東西，頑  
費力地望過去，終於徒然。這樣有十分鐘的工夫，不意  
地在山嶺樣的波濤間，現出一個黑點。或時大，或時小。  
看漸徐。地界上波濤，忽又急速地降下去，一觀小舟接  
近岸了。在這樣的夜曉瀾瀾及二十俄里的海峽，真  
是如何驚濤的水手呵。能够激起這樣的勇氣，一定有相  
當重大的理由！——這想這想，無心地談起胸臆，我注  
視着可憐的小舟。小舟宛如箱子似地帶入水裏，立刻又  
迅速地劈波斬浪地衝着岸，由深淵間，浮現於泡沫之中。  
「呵，這回就該一下子撞在岸上粉粹了吧！」我想道。  
然而，船巧妙地轉過身，平安地滑入到小灣裏了。這  
上走下一個戴帽子和式手槍的男人的中身量。這  
男人一擡手，那兩個就走上前去，三個人着手協力地  
小船上卸下來什麼。那貨物很其大，載着它爲什麼船不  
沈沒呢？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領會。他們都在肩背上各  
一包，沿着海岸走去，不久我就看不見了。祇好聽聞窗  
所去。我應該告白，因爲這些種不可思議的事情擾亂  
了心思，我異常焦灼地等待着清晨的來臨。  
隨後我的哥羅克醒來，看我已完全裝扮停當，吃驚

的天才了。  
亞蒙托夫一面可說是惡魔主  
義，獻世主義的詩人，另一面又  
是人道主義者。克魯特金說，  
「在他最後的作品「現代英雄」  
里，由於他對同時代人的獻世的  
否定的態度的出誠可謂他更高  
的理想。他那有力的，創作的，批  
評的眼光針對着實際生活的真  
實而以真善爲目的。而且在那  
死前的瞬間，他與普式與同樣也  
是站在必得決鬥的場合的。然而  
他的死不應說是悲情的恨事。總  
之，亞蒙托夫的惡魔主義，獻世  
主義，並不是絕望的獻世主義，  
對所有賤劣的人他是嚴厲的；對  
那周圍的弱者是無慮的。因之他  
常有獻世的真誠及慷慨的感  
情，同時常有對人類高尚性質  
的信仰。」(原片即M·Y·亞蒙托夫)

抒情詩抄

M. Y. 萊蒙托夫作 己譯

帆

茫綠的霧之海原，寂寞地，飄動着...

狂風吼叫着，波浪翻滾，桅杆弓曲着...

下臨着比青空還明亮的綠海，頭上晃着金色的太陽...

希望

開放！——牢獄的門吧！還我陽光！還我黑黧的少女吧！...

然而——獄是高的，重人的牢門鎖閉着。黑黧的少女遠去地...

只有——我一個入沒有喜樂，堅厚的高塔環繞着我...

故國

我愛故國，然而，這是奇異的愛，冷靜的理智，也打不破我這情愛。

然而我自己也不明白，這還是為了什麼。——我愛故國的原野裡寒冷的沈默。

我更愛那些，我愛那走過郊野的成群的軍輛，刈過的原野上升起的炊煙...



從英中歐歐戰時與之題目... 愛國詩人，離世家，海賊家...

法蘭西文化流況——由一九三三年迄今六月... 德意志文化流況——由一九三三年迄今六月...



不小。雖然，我並未述說理由。我暫時從窗上眺望過浮着星散的雲塊的青空，和宛如一縷薄紫的雲紋般伸展着，盡處成爲絕壁，頂上有着白色燈塔的透透的克里米亞的海岸以後，爲着向司令官詢問自己向蓋林基克出發的時間，我到發那戈里亞的裏邊去了。

然而，可憐呵！司令官向我，沒能說出一點明確的答。埠頭泊着泊着的船，這個那個都是監視船啦，再不然就是現在運貨物尚未着手裝載的商船。大概，三四天以內郵船能來吧，司令官說：「那時就明白啦。」我帶着陰鬱的氣憤的情緒走了回宿舍。在門口迎接我的是那個哥薩克，做一副驚訝的臉。

「不湊巧！」他同我說。

「對，對，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從這兒出發，簡直地摸不着頭腦。」

於是他越發狼狽起來，屈身向我，低聲地說：「這裏是不清楚的地方。今天我遇見黑海方面的班長了。我的舊知，去年在軍隊裏的人。一提起我們住在這裏，他就說道：『那裏呀，你，是曖昧的地方，家裏的人物也都不好東西呵！』……又加上，實在那個體子是什麼東西呢！無論哪兒都一個人走，也上市場買麵粉，也去汲水……這附近好像對於這事都已習慣啦。」

「那麼，怎麼的呢？總之，女主人露了沒有哇？……」

「今天您不在的當兒，老太太來了，女兒也一起。」

「什麼樣的女兒？女主人理應沒有女兒的呵。」

「那不是女兒，到底是什麼，可真不知道。老太太現在在家裏。」

我走進了破屋。燈燭裏盛燃着柴火，裏邊煮着煮着如果照窮人來說則甚是奢侈的食物。老太太，不管問她什麼，都是耳聾不見的回答。這樣可不能對談。我轉向坐在爐前燒着粗枝的盲人那方了。「喂，瞎東西！我拉住他的耳朵說：『到底，拿着包袱，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啦，喂？』於是盲人急劇地笑出來，開始呼喚着，洩着歡喜。『哪塊兒去？哪塊兒去？……拿着包袱？……什麼包袱？……』」

「老太太彷彿這回聽見了，嗚嗚地唧唧起來，——他呀，呵，掛着點意外的因緣，成個這樣的殘廢！有什麼理由嗎，他做了什麼不好的事啦，給你？」

「我完全厭煩透了。無論如何也要捉住解決這個隱迷的線索，帶着我這樣堅牢的決志走了出去。」

裏邊外套，坐在垣邊的石塊上，我眺望着遠方。前面擱開因爲夜間的暴風而在蕩漾着波濤的海。宛如沈入深眠的都會底響囉囉的喧嘩，使我想起遠昔的年代，懷念起那北國的寒冷的都城。思念占據着心神，我茫然了，……這樣有一點鐘的工夫過去了，也許比那還多……於是，不意地有什麼樣是歡聲的東西震駭了我

的耳鼓。那底確是歌。而且是女人的爽朗的聲音。——可是，從什麼地方？……側耳傾聽——或時徐緩悲悽，或時急速活潑，是調子良好的音節。迴響四周，——四周誰也沒有。再度洗耳聆聽，——歌聲宛如從空中降下來的。我舉起眼睛，——於是，在我的小舍屋頂上站着一個穿花紋的衣裳，披散開頭髮的姑娘——無疑的是水裏的妖精。手掌遮着眼睛，避開陽光，她出神地凝視遠方，或笑，或獨語，或又唱起了歌。

隨心所欲呵 波濤的枕  
涉渡碧色的海呀  
帆也白  
船是大船

撥開幾隻船航去  
小艇 我的舟船  
也沒有裝扮  
兩隻槳

不曉何時 暴風雨  
古舊的船 在波濤洶湧的  
海面星散  
揚起帆

向海洋祈禱罷  
平伏着身 荒海的浪波  
勿要撫摸呵  
我的舟

我的舟 運載的  
貴重的物品 在闇夜中  
不要命的人兒  
持着槳

我不意地覺得彷彿昨夜也聽到了同樣的聲音。一刹那間，我沈於思索，當再度擡起頭來，屋頂上已經不見了姑娘。忽然，她唱着別的什麼歌馳過我的身旁弄響着手指，跑向老太太那裏去了。立刻，在兩人之間開始了爭吵。老太太發着怒，姑娘高聲地笑着。不久，水中的妖精又輕捷地跳着過來了。走到我的旁邊，停住，宛如因爲我在那裏而受驚了似地，不轉睛地凝視着我。立刻又不太關心地，旋轉過去身子，靜悄悄地走向了垣頭。然而

並不是這就完事了——整天地在我的屋子外面跳進跳進着。唱着歌，躍着跳着，一會兒也不歇息。奇妙的東西！她的臉上一點也沒有羞慚的感覺。不但這個，她的眼睛裏放出一點點不知恐怖的光輝，監視着我。簡直賦與了一種磁性的威力，宛如在不斷地等待着這方面的詢問。雖然我一要搭話，她就浮出僅小的微笑，趕緊的

跑掉了。

底確，我一直到現在一次也沒遇見過這樣的女人。她倒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美人。然而關於美，我有着獨自的癖好，美之中，也有各樣的種類……在女性方面的種類，和馬的場合同樣是一個大問題。這件事的發現，是新興法蘭西的東西。那個（說的是種類，不是新興法蘭西）大部分顯現在步法啦，手足上面。尤其是鼻子有着頗多的意味。端整的鼻子，在俄羅斯，比小腳還稀少。那個唱歌的姑娘，不像是超越了十八歲。她那體格的非凡的嫵媚，僅她具有的獨特的傾首的姿勢，長的亚麻色的髮，頸項肩和膊處隱隱地受過日曬的微帶金黃的顏色，尤其那端整的鼻子，——這些，對於我，都是魅惑的。即使假如我從她的流盼中讀出了什麼野性的，可疑的東西，或者她的微笑裏有着什麼曖昧的地方，終竟僻好的力量是可怕的，一看見端整的鼻子，我就迷住了。我空想也發現了哥德的蜜娘——那德意志想像力底奇怪的產物。底確在兩者之間有着許多類似點。——都是由異常的動機忽而移向極度的平靜，同樣說着諷刺的話，躍着跳着，唱着奇妙的歌……

日將暮的時節，我在門口處捉住她，同她交換了以下的談話——「嘿，漂亮的人兒！我搭問着：『今天，你是在幹什麼呢？』——『看着風從哪邊吹來。』——『看那個做啥？』——『怎麼！風從哪邊吹，就從哪邊吹來。』——『唱着歌就能變成幸福的呀。』——『可是，若唱着反而變成不幸呢？』——『呵，那有什麼？不能好就壞罷。從壞再變好，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呀。』——『究竟，那是誰教給你的歌呢？』——『誰也罷。不過是想到什麼就唱什麼罷了。可以聽的人能够明白，不應該聽的人是不會明白的。』——『你叫什麼名字呢，歌女小姐？』——『給我洗禮的人知道。』——『那麼，誰給你洗的禮呢？』——『那些事，我是不知道的。』——『真會假裝呵！可是你的事這個那個地我都知道啦。雖然我這樣說，對方彷彿不是自己的事情般，不變顏色，嘴唇也不動一下。你昨夜在海邊上走我也知道。』——『於是想要使她驚一下，我大大地擡上架子，把我看見的事一絲不遺地說給了她，但毫無效果！她竭盡聲響地發笑了。』

「看的不少，稍微知道一點。可是請把知道的事情藏在心裏罷。」——「雖然那麼說，假如我有去報告司令官的意思，那可怎麼辦呢？」我做了個極其認真，甚至可以說是嚴肅的臉色。於是她突然跳起，唱着歌，宛如從草叢裏鑽出來的小鳥般消失了踪影。我最後的話，是過於外行了。當時做夢也沒覺出說了什麼重大的話，到後來一想，我乃陷於後悔的地步。

天剛一暗下來，我就吩咐哥薩克夾上攜帶用的茶壺，我點燃蠟燭，點着旅行用的煙管，坐在了桌旁。我已經要喝完第二杯茶的時候，俄然聽到門扉軋響着，我後面起了衣袋的碎響和聲音。我吃驚地轉過身去，——那是她，我的水中的妖精。她悄悄地坐在對面，默默地注視着我。而且，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在我覺得她的眸子是異常地溫柔。那使我想起遠昔恣意搗弄過我的朝夕的某個女人底眸子。她彷彿在等待我的詢問。但我充滿了說不出的困惑，嚥着口。她的臉上蒙蔽着顯示內心動搖的不透明的蒼白。她的手無目的地在桌子上面彷彿着，然而我注視到它在輕微地顫抖。看她的胸脯高漲起來了，立刻又彷彿她在抑制着呼吸。這把戲漸又悶倦起來，我想用一件最無味的行爲，就是說一聲請喝茶，打破這沈默的當兒，驀地她跳起身來兩臂捲住我的頸項，立刻濕潤的火樣的接吻在我的唇上做響了。我眼睛發眩，頭暈了。我竭盡青春情熱的力量抱緊了她。然而她蛇似地滑脫我的臂腕，在我的耳邊，囁嚅道：「今夜，都睡熟了以後，到海岸上來罷。」——這樣說着，箭般從屋裏飛了出去。在門口兒那裏，她碰翻了茶壺和蠟燭。這是一溫肚腹的哥薩克，這樣喊了。好容易，那時，我方清醒了過來。

兩點鐘以後，埠頭靜悄極了的時候，我喚起哥薩克。「若聽見我放手鎗」，我向他說：「你可跑到海岸來呀！」他圓睜着眼睛，機械地答道：「是，曉得啦。」——我把手鎗插在腰帶裏，走出去，姑娘在土坡的頭上等着我。她的衣裳格外輕飄，不太大的布片纏着嬌嫩的軀體。「隨我來罷！」她拉住我的手說。兩人開始下坡了。我眞的怎麼那時沒有跌折了頸項呢，現在我還不解。降到了下邊，我們向右折去，走上和昨夜我追蹤盲人時的同一條道。月光猶未升起，祇有兩隻星辰，宛如兩個救助的燈臺般輝耀於紺青的夜空。沈重的波濤一律地隨着調子湧上來又退回去，微々舉高了一艘艘泊在汀渚邊的木舟。上船罷！」我的夥伴說。我沒巡了，——我不太喜歡感傷的舟遊。雖然那艘說現在已經沒有退後的餘裕了。姑娘跳進船去，我也隨着跳進去，還沒有容我出一口氣的工夫，船就出動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呵？「我不快地說：『這呀』，姑娘便使我坐在座位上，一邊向我的身上纏繞着兩手一邊說：『這就是我跟你有意思啦……』於是她的面頰密切地貼在我的額上，我自己的

臉感到了她的劇烈的呼吸。忽的有什麼東西噙噙地掉進水裏了。我把手放到腰帶那裏去，——應該有的手鎗沒有了，呵！立刻可怖的疑惑之念潛進我的胸中，我上了火了！迴顧四周——離岸已經有三十多丈遠了，然而我不會游泳。想把姑娘推開，——她却似地纏緊我的衣裳。那時她突然地竭盡力量推擠我，我眼看就要落海了。船搖蕩起來。但，我攔住了身子。在兩人之間，開始了自暴自棄的揪扭。因爲過度的憤激，我增添了力量。然而，我立時注意到在敏捷方面到底比不過敵手……究竟想幹什麼呀，你這東西？」我一下子攥緊姑娘的小手，喊了。她的手指咯啷咯啷地響着。可是，她並不呼喚。蛇般的性情，使她忍耐了這一點拷問。「你看見了」，她答道，「所以你會去挖去的！這樣說着，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把我擲倒在船舷上。兩人的腰，都越出船外了。姑娘的頭髮觸到水面。實在是危機一髮。我在船底文住膝部，一隻手攥緊姑娘的髮辮，一隻手扣住了咽喉。她放鬆開我的衣服，因此我趁機把她投入了波中。

已經很黑了。有兩次，姑娘的頭在海水的泡沫間閃現着，可是以後我再也不見什麼……由船底找着半截覆欄，費了五牛二虎的勁，好容易划到了埠頭。沿着岸走向自己的小舍，不知何時，我凝視起頭天晚上盲人等待深夜船夫的那一帶地方。月亮已經掛在天空，彷彿有誰穿着白色的衣裳出在岸邊。受好奇心的唆使，悄悄地走過去，伏身於斷崖上的草叢中，稍微探出頭部，即或在崖上，也真々切々地可以望見下面的作爲。我聊覺詫愕了，可也無寧說近於歡喜。因爲我又看到了那個水中的妖精。她在絞纏着長髮的水。濡濕的襯衣分明地浮現出兩瓣的肢體和胸脯。不久遙遠的海面上現出船影，忽而划近，從裏面走出了和昨夜一樣戴着羅帽的盲人。他哥薩克式地剃着髮，一把大刀從背帶下面伸出頭來。揚考，」姑娘說：「都完了！」以後兩人繼續地談着，聲音很低，我簡直聽不見。那麼，在哪兒呢，瞎子？」終於揚考高聲地說了：「我派他去取點事。這是回答。五，六分鐘後，盲人背負着袋子來了。袋子載在了船上。「喂，瞎子！」揚考說：「你呀，注意那塊兒點吧！……聽見嗎？那塊兒，有值錢的東西啦……跟……說吧，（究竟是同誰說呢，我沒聽見那個名字），咱們已經不是

他的奴僕哩。話不相投啦。他那東西，再也不用遇見我。現在是挺危險的。我上別的什麼地方找活做去。他那東西，再也找不着像我這樣不要命的啦。哼！眞的，你跟他這麼說：若肯多給點津貼，揚考也不能扔他呀。祇要是風吹海嘯的地方，咱向哪兒都能走呵！」暫時嚥住，隨後揚考又接着說：「這個女的跟我一起去，不能讓她留在這兒。你也跟老太婆說吧，已經到死的時候了。壽命挺長也應該懂得點世事啦。左右，不能跟我們再見第二次面啦。」

「那麼，我哪？」盲人用哭泣的聲調說。「你的事情，誰管哪？」這是答覆的話。這之間，那個水精跳上船，招着她的夥伴。男的不知給盲人手裏握着什麼，一邊說，「呵，用這買點生薑餅子吃罷。」——「就這麼一點？」盲人說。嗚，那麼再給你點。」——掉落的錢砸在石上敲出響聲。盲人沒有去拾它。揚考也登上船了。風從岸上吹過來。他們揚起小帆，立即划出海面了。許久地，白帆在月光中晃動着。盲目的少年，依然坐在岸邊。偶然注意一下，我聽到了近似啜泣的響聲。正是盲目的少年在哭泣着，而且非常地長久，非常地長久……我有些悲哀起來。爲了什麼因果，我陷進這樣正直的密輸入者們底安靜的世界裏來的呢？宛如向不與一絲波紋的泉水中拋擲的石頭，我攪亂了那些人們的和平，而且也正和石頭同樣，自己的身子也險些沈入了水底。我回宿所了。門口處，木盤上燃盡了的蠟燭，在燦燦小的響響。哥薩克呢，我的特意的命令也隨之泡影，他兩手持着鎗，在那裏睡熟了。我不理會他，拿着蠟燭，走進了小舍。然而，糟了！我的手箱文庫，嵌有銀象的劍，友人贈給我的達蓋斯坦的短劍——所有的東西都無踪無影了。立刻我猜到那個可厭的盲人在那時候把什麼東西拖曳了出去。頗爲亂暴地我攪醒哥薩克，亂七八糟地罵着，生氣氣，然而事到如今，怎麼也無法收拾啦！被盲目的孩子盜去物件，幾乎爲十八歲的姑娘所溺斃，這些若是報告給長官，想必可笑極了。恰好，翌晨出發的計畫一定了，於是我離開塔瑪尼。以後那老太婆和可憐的盲人怎麼樣了，——我不知道。然而，他人的喜悅或苦難，我算得什麼呢，一個爲了公務擄着驛馬奔旅行的人！……

一九四〇，六月二十六日譯畢。

海不文學



苔岑詩壇

偶誦无畏池亭對雨詩即

用其韻賦寄

王揖 唐 什公

新膽情甘肯愛聞  
新愁新醉尊前酒  
誰引薰風歌解愠  
不圖釋悅鏡真味

已卯七月河堤橫決津門

陸沈僕避北京知交蕩折

音問不通水勢稍退以詩

代簡

楊 華 鑒

已是蟲沙偏戰場  
潮隨雨勢侵書閣  
比屋盡消煙火影  
神州此日無完土

劫運本由人事召 錢刀衰委委供波

花竹荒涼蛋氣腥 琴囊書匣盡飄零  
纈衣色映空齋綠 嬾粉痕黏破壁青  
落水人誰珍襖帖 懷沙天尙阮駸經  
家居撞壞何須問 徧野哀鴻不忍聽

病中有作

小川平吉 出

改元即龍歲 幸得病小閒 伏禱皇運盛  
遙拜海東山 一臥五十日 兩落死生間  
關心西鄰事 形勢益險艱 物窮無不變  
靜觀時運環

病臥彌二月 羈旅空吟呻 齡老髮又甚  
瘦削安回春 彷彿生死境 尙剩舊精神  
二豎竟逃去 扁鵲方術新 天意深莫測  
未捨狂癡人

訪慶博如

橋川時雄 出

刺豚驚清夢 高人臥未興 苦吟帶入夜  
愛靜故依僧 縱酒悲桑海 逃空避繳繒  
晤言情不盡 吾道有傳燈

參 禪

高阪 駒 齋

參禪三十年 一笑無所得 道行斯道  
百年只一息 呵佛非吾心 罵祖非我力  
山高何難覓 水清自見石 所見與所道

何奇亦何適 天地真逆旅 吾亦遠行客

壽金水溪水貴爵次韻

納三 洽 明 浦

八十八齡逢誕辰 百年功遂氣如春  
星槎專對皇華使 綸座虞言輔弼臣  
史見靈才同宋祚 詩稱玉友似虞綸  
偉勳最是修邦憲 日月揚光照紫宸

偶 拈

吳 景 箕 出

木綿開綻滿欄花 柳眼拋人瞥警斜  
狗睡亭陰人不到 日殘高閣聚飛鴉

雙雙燕子來 飛入宮牆裏 無人扉永局  
畫梁餘舊壘 呢喃又呢喃 燕子語燕子  
紅顏一時春 君恩東流水

春晚雨霽書懷

岡崎 壯 春 出

積雨今朝收 天光淨似拭 早起汲井華  
佇立庭階側 幽草蒙茸心 殘花憔悴色  
俯仰感何堪 再々知老逼 嗟吾不自量  
文章希報國 半生無所成 驚鈍乏才力  
年光忽奔馳 世路有通塞 春風吹鬢毛  
願影空數息

題棋譜

土屋久泰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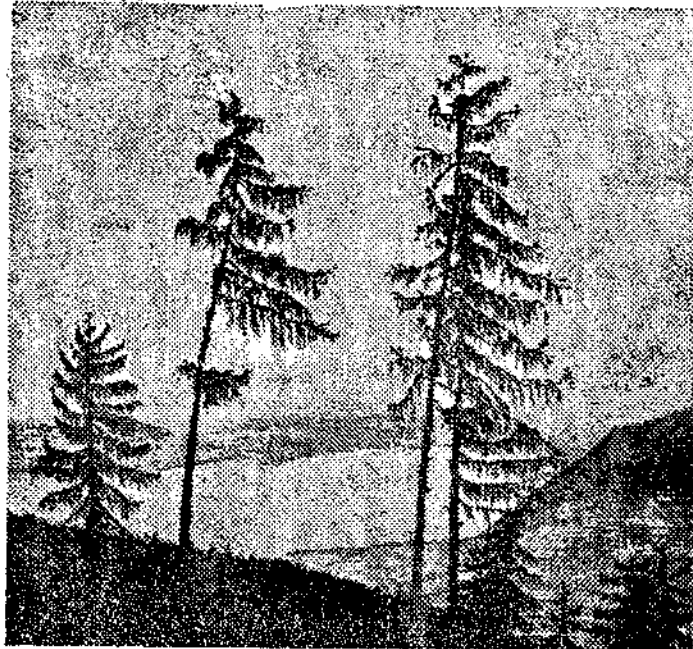
四塞山河百戰場 一彈指頃變滄桑  
由來棋道有王霸 恰局要通知國方

# 德國的木刻

萬板樓主

德國在這次歐戰，能有這種龍騰虎躍，不可一世的氣概與魄力，不但是年來衷心積慮，臥薪嘗膽的對戰爭的科學，有着積極的準備，與驚人的成績；就連他對藝術上，亦何曾一刻放鬆了充實民氣，潛移默化的工夫，來鼓勵民衆的思想呢？惟其是能有這種力量，藝術纔不愧為做到真寶可貴的地步！發揮出藝術上的真精神。現在我們就德國的木刻談一談：德意志民族，向來是崇尚剛健有為，以及原始性之道德價值，這與木刻的性質及材料，全是極相適合的。德意志的民族，既受到國家之號召，為其生存奮鬥，同時藝術中的木刻，亦擔起鞏固國家之根本，而使民族之命脈，受不到迫脅，並得竭力發展的義務，以創造健康的榜樣，剛斷單純人物的模範，使全民族一律走向勤懇剛健的途徑。因爲德國的木刻，負有這種重大的使命，於是現代作家們，在選取題材上，均偏重於本國的鄉土，以及鄉土上奮鬥的情形，農業上亙古如一，令人對之深起畏敬之工作，皆在木刻畫中表現出來。而爲A. 粉斯得果(A. Finsterlin), W. 蓋斯來(W. Geisler), K. 赫乃曼(K. Henemann), 以及E. 柏可(E. Beck)等氏，均力趨簡單遒勁之作風，一一使之表現於黑白線條之間。除此項題材之外，百工百藝，各種勞作之情形，以及因勞作所形成之人物類型，其果敢敏捷，當機立斷，不少遲疑之舊裝有爲的精神，皆爲現代德國木刻畫之無上好材料；最後民間之習俗遊戲，各地鄉民服裝之不同，亦視爲應行使之於復興木刻畫中者。A. 施略德(A. Schrodter), J. 撒可(J. Sack), 以及B. 齊默曼(B. Zimmermann)等作品，皆係於此末後之一組者，然而R. 黎格氏(R. Riege)之「伴侶」名作，亦應視之爲屬於此組中者。氏之此畫中所雕刻者，皆爲德意志之青年伴侶，其中大部份青年之面容所施之畢工，悉用寥寥數條之主要線紋，而纖板嚴肅，所負責任重大之精神，能充份顯現於線條之間。

德國的木刻藝術，並非德國所固有，乃保得自東方者，這是德國藝術界中所公認不諱的事實。前二年北京中德學會舉辦之「德國古今木刻展覽會」，陳列木刻約二百餘幅。計分三部份



興大利風景 J. Weiss 作

預言者 E. Nolde 作



第一部份，乃十五至十九世紀中，德國雕刻大師底作品；第二部份，乃今日健在的德國雕刻家之原版畫片；第三部份，乃今日尚在世的德國雕刻家之應用木刻。當時場內先生所講：「德國木刻過去與現在一文」，文係德國藍特夫女士所作，中有云：「不過這一種方法，並非德國之所固有，乃係來自東方者。」當係自東亞

傳入者無疑。這說起來，我們東亞藝術，真有些慚愧了！我們固有的藝術，我們不能將它發揚光大起來，竟讓它傳流到別的國家去，來發揮着無上的魄力，奏着輔政化民的偉功。反觀我們東亞；木刻之爲藝術，竟渺乎其微，惹不起人們的注意，這該是多們洩氣而痛心的事呢？甚至一般人，還不知道這是東亞固有的藝術，誤認爲它是舶來品，自從魯迅先生將它重新領回祖國來，一般人竟又認爲它是蘇聯的土產，這真好像一個大學畢業生，到海外各國去遊歷，一旦鍍金點翠的回來，故鄉的人，不認識他，並且對他驚疑起來一樣的可笑了！

德國的木刻：在乍一發明時，印出之圖畫，流入民間者，以關係宗教，及民俗兩方面者，流傳較廣。如教會聖像；教會祭祀儀式之紀念冊頁；或單張像片以及做遊戲或賭博之紙牌等，僅係粗略輪廓，用以節省煩瑣筆頭繪畫，間有彩色部份，仍須用手以色筆填塗。十五世紀；遺留下來的木刻畫，可以分爲三類：一，爲單頁木刻畫。二，爲木板畫。三，爲活字印刷書籍中之插圖。在此項最前，繪畫與雕刻，均出於一人之手，有至高藝術價值者頗多。取材方面：皆爲教會聖像；耶穌受難史；宗教上的諷喻畫；世俗之畫題則少見。作風則線條粗巨簡單，操刀者心目所重，在對於所刻人物之理解，與全部高麗民族藝術時期，作風相同。畫中人物：均作巍然泰然，有威有嚴之態度，人物之服裝；則摺皺極盡繁縟飄蕩之細膩。後摹景緻：則點綴以細碎曲綫附帶花紋。當時存留至今之單片木刻畫，皆係僅有一部分，而木刻書籍，則每種皆有數份，頁頁繼續，而附帶說明文字，據說此種書籍，深爲民間所愛好，傳佈極廣，或歷經新刻，印刷爲不同之版本。當德國發明印刷術以後，即有人嘗試以木刻畫爲書籍中的插圖，德國之書籍，各國視爲模範，創立印刷業者，往往用德國書業技師，此實一最大的原因。在更前時期，書中插圖，皆爲手頭所繪，珍奇昂貴，普通人不敢問津。至此；則能識字讀書者，均可購置，與國人智識食糧上一大滿足。

時代的進化，是無停止的，以後德國的木刻，又由粗巨線條，一變而爲短劃，平行劃，表示出陰影周圍。黑白線條之雕刻術，始發生効力，色彩之助，斷然排除，較之以前，靈活自由得多了。受國家之號召，爲生活奮鬥之諸木刻名家，直至今日，仍然負着這種偉大使命，向藝術前途邁進着。(附圖一)，雖非前列舉諸名家，其精細與粗豪兩種作風是可以明白的。





# 過大嶺記 柳 寨

在樺嶺與省城之間有一座「大嶺」。這嶺在懷於都市生活的人們看來，固然不能算小，但在山巒雲擁的玉省，却也道不能算怎樣希奇的了。這嶺的兩坡各約五里，車道曲折不平，但也相當的寬廣。嶺上的森林，則織成了一張天網，使日光不易透下，使行人不得向前瞻望。因而旅客常常不提防便會給從林中跳出來的森林英雄嚇一跳。自從我進了省城的中學，我每年都要從這嶺上來往幾趟的，自然也就得常常從這嶺上經過了。因為每次我總隨身帶着槍的武士們一同過嶺，所以還未曾受過他們的驚嚇。但每次經過這座大嶺的時候，見到武士們兩手舉槍，在準備備鐘的時候，我的心便寒慄了。一直到翻過了大嶺，重新落到平原上的時候，心地纔安然，纔輕鬆。

有一次，剛剛放了暑假，因為離開了家，已是悠長的半年，而且又接到家裏的信，說小弟弟已怎樣的肥胖可愛了，於是我心中恨不能立刻到家一看，因而便很倉卒的和一隊本館的商團結伴上路了。因為他們全都步行，我自然也就得勉強隨着他們。他們走得快，而且似乎一點也不費力，但我則沒有半天工夫那腳上便被磨起了水泡。於是走起來只好用腳跟着力。商團們在前面遙呼着：「喂，老弟，太糟了，走了多會兒就洩氣了！」我便很難為情地強作笑容地答覆道：「鞋太小了……」他們大家也就都把腳步放慢了，於是我心裏的焦急稍稍減輕下來。但不久他們本能地又走快起來，而我又被扔得遠遠的了。他們說說笑笑，倒也愉快，但被遺在後面的我，

祇好自己安慰自己，雖不見他們的影子，只要聽得見他們的語聲，心中却也就泰然。有時連語聲也杳然了，我只有拼命地追他們一程。快到大嶺了，我中心想：他們千萬不要單獨過了大嶺，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呢？於是我不得不一切地趕他們，希望在大嶺的這邊能夠追上他們，好一同過嶺，那末心中便會平適無慮了。然而追了半天，他們的聲音總是聽不見，而大嶺即出現在眼前了，於是我恐怖的心情愈來愈濃，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不是已經過嶺去了呢？他們不是以為我不會賞他們小費，特意把我扔在嶺這面呢？——這樣想來想去，像一個失群的羔羊，在嶺下徘徊，不知怎樣才好。我是停留在嶺底的哪家店中呢？還是冒險過嶺去呢？但如停留在店中，得等多多少少日子纔能遇到過嶺的伴侶呢？而且日子太久，店錢又怎樣開發呢？想到這裏，我乃決定立刻上嶺了。但又轉念如果冒險上了嶺，若果然遇上了土匪，路費衣服均被一剝而光，該又怎麼辦呢？但我躊躇了半天，終於還是準備冒險過嶺，因為我想即使嶺上有土匪，但剛剛走過了兵，他們一定會早都逃避了，緊隨着過嶺，也許不至於有什麼意外的。於是我登了。那時我不記得腳下還痛不痛，走得也像相當的快。我的精神全給道旁的動靜吸引住了。即使道旁的叢草在輕輕一動，或樹上的小鳥振翅一飛，都會使我神魂飛散，心臟像一面鼓似的敲起來沒有息止；尤其在這風風浪浪，四周如塞地一般的時候，那聲音會更增加了恐怖的心情。忽然道旁響地一聲響，我的腦子幾乎崩裂，呼吸頓時停住了，我以為所怕的人物畢竟出現了，我站定了，等待惡命運的到來，但好久沒有消息，漸漸恢復了

我的神志，纔判清：剛纔的響聲是一條蛇在作祟，我從道旁拾了一條大木棒繼續往嶺上走，似乎那木棒便成了自己的保護人，但，馬上自己也便嘲笑自己的愚蠢，否定了木棒的價值，然而終於沒有扔掉。走了半天，竟到嶺了。我中心覺得似乎平靜一點，好像不至於再出什麼意外了。但忽然一條魁偉的大漢，從對面走過來，我想這是什麼人物呢？看他的面貌，那樣兇惡，不能是惡人呢？於是我把木棒擡緊，準備和他奮鬥。他也用驚疑的眼光，望着我手中的木棒，似乎在懷疑我？但那人又彷彿毫不怯懼地繼續向前走來，這使我的勇氣，大半喪失了。假如那人真個出以搶劫的行爲，我只有馴服。但那人剛剛到了我的面前的時候，却忽然像被熱鐵燙了一下似的，驚覺似的咳嗽了一聲，回頭便跑；這倒使我愣住了。他是想到什麼事情了呢？難道以為我是惡人嗎？

「朋友，不要跑，我不是壞人啊！」我於是喊。

那朋友狐疑不決地回頭仔細端量了一下我的神情和外表，纔相信似地站住了。

「我以為您是棒子手（註一）呢。您嚇得我好苦哇。他這樣說，臉上現出了苦笑。

「您遇到六個兵士沒有？」我馬上含着希望問。

「沒有。」那人回答着，將要繼續他的行程了。

我的心中真覺得古怪，那團丁們應該剛剛爬過了嶺，為什麼從嶺那邊來的人，竟會遇不到他們呢？

「您是在哪裏去的？」那人問。

「釋嶺」，我說着。各人走上各人的路了。但忽而在背後嶺上響了一槍，不久又是一槍，子彈在空中與空氣摩擦的管非常清晰。那人大驚失色，回頭便跑，我也盲目地隨着他跑下嶺去了。這時我只覺得大難將要臨頭，覺得一切都完了，似乎覺得跑不跑都是一樣，但腳下還是照舊飛跑，一直跑到山麓下，又跑了一里多平地，聽了聽後面毫無氣息之後，纔敢停住腳步。現在那危險地獄，我們已經脫離了，心地倒也變得平靜，而身體的疲乏則

開始感到了。於是我們兩個患難朋友，便一同進了一家店房，坐下來休息。聽店主入說，嶺上於今天早晨，還發生過一起劫案，於是我感覺得方纔之可怕了。

那同伴非常義氣，一定要我吃他的點心，而且喚茶房倒了水，且喝且談。

從短短的談話裏，我知道他也是山東人，——我們應該算同鄉，——姓張名德順，給一家糧棧做外櫃，跑外討賬，幾年時間，在路上消耗。這人相貌雖惡，說話却溫和可親，從他的口中我知道他新近死了妻子，因為櫃上離不開他，他想請假回家看一看，掌櫃的不許，這使他很傷心。最後他說：

「假如有其他相當的事，我一定不再做這種危險的職業了。一年四季總在道上跑，怎保得住不遇到一點意外，遇到了，是正式土匪還好，只怕是不三不四的棒子手，不管三七二十一，見面先來一頓棒子，；就或許要了命。」

聽地一陣喧笑的聲音響起，是那六位團丁進來了，那小矮個子嚷：「嘿，你跑到哪兒去了？累我們等了半天，又追了半天！」

我真訝住了，真想不到他們竟會落在我身後，於是我說：

「怎麼？你們還在我後邊？」

「可不是麼？」另一個中等身材的，把槍從肩上拿下來，說：「我們在嶺那邊店裏等你一同過嶺，左等也不見你來，右等也不見你來，後來聽一個農夫說，有一個跛了腳的學生，上了嶺了。於是我們便追上來。但是始終沒有追到……」

「你們遇見土匪了嗎？」我急切地問。

「沒有呀。」他們同聲說。

「你們聽見槍響了麼？」我又問。

「我們特意放的槍，假如嶺上有土匪，好叫他們聽路罷了。」

現在我和那被驚嚇的朋友全然明白了。覺得那時自己的慌張，又可笑，又可憐，不禁嘆了口氣。

隨後我把那位患難朋友，介紹給那團丁們，他們便談起話來，似乎那張某也當過兵，對軍事頗有常識，官談中很有為我們

曹采子所難了解的，過了些時候，那張某想身告別，我們也就離店登程了。這大過嶺是我生來最恐怖的一件記憶，而印象也最鮮明難忘了。



(註) 蓮子是一種低級土產，沒有種，只以蓮子作肥料，常常埋在草中，供行人走過，便跳出來，像毒蟲，把人打暈，然後將屍身或衣物，旅人常有因之斃命的。

### 伏莽 亞嵐

一個做蓬車上，滿裝着大米，一麻包一麻包的，羅起老高。雖然麻包真不如花兒洋布順眼，可裡頭是米，所以那麻包的，令人看痛痛快而解饑(?)。

貨車沒有特別快，沿站都停住，一會兒，匡地地走起來，匡地地並不比特別快慢，慢就慢在這見站就得停一會兒。頭到站十里開外，車頭就先招着脖子一叫喚，跟着，慢下來，慢到慢得一動不動為止；乘客鬆一口氣，老那裏也覺得慌，車裡人多，擠，坐滿與站着是一樣的不舒服，趁這會，活動活動，落汗，到車外買點明知上當而不知生氣的雞子兒吃着，看着四外，世界上似乎只有站裏這兒最繁華，人口過剩，那裏沒有到過這兒的人說的。

一隻老鴿落在裝米的貨車上，給人們添了一點欣賞的材料。「看，這老鴿也知道那麻包裡是米。」啾，甚麼話呢。鴨在麻包上的兩位山某老哥兒們，夢中以為是遇見了劫黃紅的，一儉伶從險上掀起那磨盤大的草帽子坐起來，仔細定睛，認明了是老鴿而不是理想的程達尤金，於是並不帶動地「囉」失了一兩下，找補了一個才起來還沒顧得打的哈欠。老鴿擰了擰翅膀，沖二位老哥兒們叫了一聲，好像說：「朋友！俺吃飽了就走，用不着這麼大呼小叫。」

「不怕人。」草帽子掄出去。

草帽掄起，車輪大小壓下來，老鴿一縱身，閃過去，賭氣給了麻包一口。「媽的！這玩意饑瘋了。」那位回手祭起了混天綫。

老鴿還不在乎這個，看了他一眼，心說：「不就這麼塊破布麼！介子是。」

「你怎着！」又一口。在看騙法的人們的心理，都覺着這老鴿透着不凡，誠然如那位老哥兒們說的「媽的！這玩意是饑瘋了。」可除非饑瘋了，能這麼偉大？

一聲哨兒響，車動了。「走啊！」老鴿喊着口號起來，打着響兒訂着下面的麻包。

人們懶懶的又向車上擠，回頭看麻包一眼。是的，誰不知道這會兒，米比金子還搶！

吹哨兒以後，再喝他一聲老豆腐，慢地，喝完了上車決不晚。車是怎麼停的？出站也且不容易呢，要匡地地走散了，也得十里開外。

車一動，空氣就覺得慌，靠車窗坐着的人們，懶懶地把頭伸到外面去，眺望着那綠樹青苗，偶爾從地裡翻起一兩隻脫層鼠眼的野鴿，跟着火車賽跑。

拐彎過橋的時候，由車窗看見了火車頭，上面冒着煙，像披散着頭髮的瘋子。頭髮蓬鬆着，繞在樹上，掉地下，飄起，纏住貨車的麻包。麻包上坐着三個老哥兒們了，那個多疊上去的？誰知道！車又成了個大長條兒。

### 逍遙的 跋涉

蘇丹

第一部

一個老人 身披襤褸 柱一根木棍 走上江堤 破損的草帽 形成他的盔 它抵抗風雨 遮蔽烈日 踏過多少土地 渡過多少橋樑的脚 是繁雜的鋼蹄 有磨厚的肝脈 腰背弓曲 彷彿狗獾 兩腿畢露 突出着肋骨 他懸空無力 唇齒顫索 意欲行乞 竟躊躇無恐 面頰乾癟 目光枯涸 他趨近行人 行人却把他閃避 紳士淑女 掩袖急走 他們不忍親 道人間的骷髏 老人垂首 又復搖頭 他不曾憤激

祇能歎息

我走過去 給他一角銀幣 他惶惑地佇立 無限驚異

「啊，啊！」 他什麼也不能說 只掀起雙手 做古舊的揖拜

「老人！你是從哪裏來 要趕赴什麼地方 有沒有親族 有沒有家鄉」

「我的家鄉是山東 親族都喪亡 買不到糧米 也吃不到糠

我從那裏逃出 竄進山海關 經過錦州 也經過了瀋陽

我討飯行路 已經五個月的時光 到抵吉林

是今天的過响 我要去黑河 找我賣苦力的兒 我的兒媳

兒媳都養了孫子」 說時，老人的眼睛 閃出了光 團團的夢 在他腦裏面動蕩

「你可知黑河 離這裏多遠 那是極北的邊疆 在黑龍江岸 你沒有錢費 怎麼住宿打問

你不知曉途途 怎麼分辨方向」

「唉！我有一張嘴 我有兩條腿 我由這個村 奔向那個莊 天底下 斷不了人煙 有凉水 就餓不壞飢腸」

於是，我又給他一角 銀幣 他又重新驚異

「先生！先生！ 我感感你這番好意」 老人去了 天空落下七月雨 淋濕他的盔 他的襤褸 遲緩的步子 攪拌着雨絲 他走下江堤 在迷濛中消失

第二部

一個老人 赤裸胸膛 蜷臥街角 一聲不響 沒有草帽 做他的盔 祇有長髮 積滿塵灰 踏過多少土地 渡過多少橋樑的脚 是繁雜的鋼蹄 再不能走路 肌體穢汗 衣袴全無 幾塊破布



在離着一个小站不遠見的地方，有片高粱，有幾棵挺高的大樹，高粱葉打着板，給在那樹的嫩枝兒上對斜陽唱歌的吉了奏着樂，饒蛋！唱這個給誰聽？誰能像你是的，喝西北風活着。

唱給高粱地邊兒上的黑大個子聽嗎？可是，黑大個，哪懂這個，他無聊地擱着高粱架。

——遠處，火車奔過來。

黑大個子扔了擱碎的高粱架，站起來，望着遠處的濃烟飄蕩，巨大的聲兒越走越



### 栗樹 伯仁

栗子都滿紅了。

擱頭，從玻璃望過去，恰好看見掛滿了紅栗的樹枝。

每逢寫字和看書疲乏了的時候，就把書往傍邊一推，手托着腮，仰面看對面房頂上露出的樹枝，這些樹枝有槐樹的，有榆樹的，都很繁茂，風聲其中，未幾果實便不易為人發現的還有兩枝槲櫟。牠們都生在房後面的另一院，只有高大的幾枝才能映入人們的眼裡，而且其中幾枝伸過房檐前，正蓋滿房頂，從外邊看，真不曉得這些樹倒底生在房子的前面或後面呢。

春天，黃鸝之類的鳥兒便在那樹枝上面啼叫，啾啾，真是天籟。夏天就有「懶婆插禾」那樣叫喚的布穀鳥停在這裡，對遠處的田塍呼應。大風雨的時候，幾隻烏鴉也會暫時躲在這里。家雀原是寄居在房瓦裡的，但時常看見牠們爭一粒飯顆，爭一吵地打到樹枝上去。

窗戶正對着牠們，書桌又放在窗前，當以一擱頭便與牠們接觸。由枯老到生芽；生葉，繁榮，我是一天天看牠們長大的，現在秋天來到，栗子都紅了。

近，近得已竟掩滅了吉了的歌聲。

——

兩個老秤有一百六十斤的麻包，從貨車上先後掉下來。跟着說時急那時快地這壓一嗓子。朋友！回見哪！

一陣烟落下來，是裏着人落下來。

兩位山東老哥兒們要說話，被這陣烟堵得有些發糊塗，清醒的時候，車已竟匡地走出了老遠。依稀記得，那半道兒上來的傢伙同着一個黑大個子扛着倆米鑽進了高粱地。

先是這些栗子漸々加熟，每天都有幾枚發紅的，後來不知哪一天，突地紅了許多，再過幾天，綠葉之外已全是紅油々一穗々的栗子了。

鄰居求我去打栗子，說是再過幾天不打，牠們恐怕都要爛掉，我却不肯打，實在不忍用長竹竿一下下抽在樹的身上，所以對牠們的勸說只是往後推延。

那一天夜裡忽然起了大風，翻了一翻身醒來，聽呼々的風聲裡還夾雜着必里叭喇的响聲，心中十分不好受，傾了耳朵靜々听着，一夜也沒睡塌實，一個栗子墜地，彷彿與我有什麼關聯，甚且覺得我像栗樹，有着惋惜痛感自己的子女落下去的神情。偏巧這夜特別靜，連枕傍的銀針也停止了動响，風動時栗子自然落了不止，未幾風止了，栗子仍是一個々落個不止，每一聲响好像我的心也隨之一動，把被披緊，我不自主地嘆一口氣。再一會，栗子不响了，幾隻秋蟲在階下又叫起來，嗚々咽々，似乎也不忍栗子的離樹而唱起歌來。

天亮，我第一個起床，披上袂襖先到後院，見地上零落散放許多紅栗。我先從最近的地方拾起一枚，那上面摔裂了幾條紋，並且有幾粒碎石嵌入牠的體內。我再拾起一枚，這是被蟲當作家的一枚，一個

纏繞住腰腹  
他側枕左臂  
雙股騰弱  
皮膚萎縮  
包緊着維骨  
目眩暈陷  
有如兩個深潭  
潭水已盡  
眼險難垂  
身旁流着  
陰溝的濁水  
八月的毒陽  
在不斷地蒸發  
傅家甸的上空  
捲起風沙  
風沙傳播惡疫  
那名字叫虎列拉  
幾百人  
罹疫致死  
無數人  
悚慄惶懼  
老人附近  
變成祟異的災區  
誰都忌避  
誰都不悉  
「他是何地人  
要往何處去  
爲什麼儘在喘息  
不能言語」  
我走上前  
我瞥見  
突出的肋骨  
乾癟的面頰  
那熟稔  
使我驚訝  
我記起了  
我曾邂逅過他  
「老人！  
你離開吉林  
是幾時到的  
這哈爾濱」  
他不能聆聽  
我的聲音  
他不再認識  
兩角銀幣的恩人  
宛如停屍  
丟失掉官能  
右手緊握著  
那根木棍  
終於，國家的醫士  
防疫的公吏  
走來發現了  
這瀕斃的餓殍  
他們說  
「呵！又一個路倒  
快把這裏消毒  
快把交通遮阻  
馬路上揚起  
一陣塵土  
是載疫病者的汽車  
馳出了市公署  
街角的老人  
被擡進汽車  
汽車開往  
郊外的隔離所  
隔離所  
恐即是他的墳塚  
他不能去黑河  
也不會歸山東  
（一九四〇年秋末，  
在遼寧）

緊要哪！銀鏢々爆亂  
地嘶鳴！  
秋葉的命脈——  
沒有留戀地投給了長  
風！  
紅樓的瓦縫裡，  
掛着兩隻亮待航的  
鼻睛。  
一隻影子，畫在長街  
的黑紙上，  
路，路，路，……  
聽去——  
有絳色的戀語，  
有哀乞的嗟聲！……  
夜的風揉着懶的夢，  
兵沙々！兵沙々……  
擊着，輕泣着！  
夜步的黑影子紛亂了  
心曠！  
偶爾，狂鳴出一聲呼  
哨！  
誰能撕掉下繫在電桿  
上的眼瞼？  
一九四〇，九，九，  
一暎之夜。

### 夜步

雷力普

黑之街，  
夾砂的朔風！

### 醒

雷力普

昨夜夢疲乏！  
背着些乾兒乾物，  
走出來無限的黑暗，  
我聽着晨鷓又在澎湃  
了！  
瞪大了眼睛，  
我笑着說：  
黑暗給我走丟了。  
一九四〇，九，一〇，  
一暎之晨。



個洞眼，裡面一個蟲子伸出頭來。拾到第三枚的時候，怎麼也拾不起來，原來牠已經鑽了，十數隻蟻蟻集在上面。

我再也不拾了，默然地對着地上的蟻窠，這許多蟻窠也默然地對着我。

由隔壁的槐樹傳來小風，這聲音也搖擺起來，隨後又有必里叭喇的聲音，是許多熟透了的棗子禁不住些微的震動，墜了下來。

# 海 冉 邕

(其一)

今晚，岸上吹來海的風，海的氣味，我又記起了海的溫柔。

一塊石，一棵松，甚至一根小草，都留下愉快的；然而亦是酸辛的記憶。記得：春潮的和煦，紅花的芳香，月夜的明靜，銀鈴的語聲。記得：沙灘上輕軟的腳步，和伴隨了這腳步的兒時的伴侶，祇一回想，便記起那黑大的眼，晶瑩的眸子。記得：坐在樹下的磐石上，數過天上的星，看織女銀河投梭。講過多情的人魚，追蹤着男子來到世間，變做啞女獻珠的故事。更清楚的記得：有次早潮浸漫村裏，我還逗留在村外的道上。若非她瞥見，喊來人接我，恐怕早被浪花捲進魚腹了。

當東南風吹來，人們便忙碌着，用船載

下來。不會，又有許多蟻窠落下來，但這時已有八人來拾，他們都是一手一個或一手三四個狼狽地拾在一隻破筐裡。

我又默然地走回來，將拾來的兩枚放在書桌上的花盆裡。

再擡起頭來看，棗樹已能揚起頭來，可是，瘦多了。

了那歡悅的心出海。在和煦的晨曦裏，那片片的白帆，便似海鷗般飛去了。

晚間，平靜的海又送了白鷗歸來。船內滿載回魚蝦蚌蛤，還有海蟹和昆布菜。人們臉上，充滿了歡欣，吆喝聲無曲調的歌聲。魚蝦堆滿各家的門口。魚的鱗，蚌的殼，都閃了微弱的光。在他們眼內，魚目是該比珠子還珍貴。他們從未夢想過，會在蚌裏發現一粒珠；他們却要那多量的金黃的肉。

不久，各家都瀰漫着煮蚌蛤的香味，婦女集來這裏，分去硬殼，摘取如花蕾緊裹的蚌肉。孩子們也湊攏來，討去海螺的殼，做號角吹着；他們更不斷往嘴裏拾放摘好的蟹肉。這道無人攔阻；誰亦不吝惜在山的堆上，拿掉一兩塊石子。祇是母親在旁看見了：

「再吃又要肚子痛了。」

但那黑大的眼睛，看定了我，拋過來一個頂大的；還有一個默然的微笑。於是，

便不管母親的諄囑，輕輕的又放進了口內。

幾乎，天天都是嚐了新味。如今，即使在夢裏，亦會被鮮美的滋味所沈醉。

那時的一切，無不是溫柔。然而，那溫柔之外，還似多着一些東西。不過，我卻指不出那東西該叫做什麼。我陶醉在溫柔裏；而那另外的東西却更給我愉快。離開了那地方，那愉快的東西却變做帶有辣味的辛酸，常是滯在我的胸口，而抹拭不去。

而今，海吞食了童年。我雖還記得那溫柔；但，早就無人再記起了這不能泣珠的行人。

(其二)

今年，夏天過去了，老人又沒有來。老人不來已有五年了。

第一年老人來送鮮魚時，說是魚產很多，各家都獲了厚利。

第二年，老人却帶來了不幸的消息。十隻漁船失了風，船上的人一個都未回來。他說：「一天網上人魚，便是不祥的兆頭。轉天清晨出帆，青空晴朗清沒有一縷雲。不料，中飯時却吹來漫天的大霧；到晚上，風更狂了。第二天，老年人，婦女，小孩子都在海岸的岩石上，眺望着那廣大而又平靜下去的藍海上。直到夜半，並未見漁船的隻影。她們都垂了頭回來，再為她們的兒孫結起新的網。

「海上不還是危險嗎？」

「你是知道的，是生就的這般的命！」

是的，他們對於所遭遇的事故，都視為當然。他們能平靜地承受那運命給與他們的悲慘，這使人想起了約翰·沁孤底「下海的騎者」書中的人物。他們有種快樂的宿命觀，他們看了自己的父兄，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兒孫，一代一代的被海吞了去，却還要他們的後代繼續這般的生活。他們不是沒有悲哀，可是他們不傷感了；而是嚴肅的。在情感重的人看來，也許覺得他們有一些不人情。然而，你能和他們在一起住一些日子，或是更久的時間。那末，你不但會認出他們的情感並未冷卻；而且，要覺得他們比都會人更重情感。那是渾厚的，而非神經質的，持久而不易流動。這是和他們那有一些固執的性情相通。就是待人，也坦白誠懇，很快的便能將陌生者看做家人。老人渡道跋涉來送魚，就是爲了這情誼。

問起他的孫兒和外孫，老人很高興：「他們都長大了，堅實得像牛犢，如今也能駕船出海了。」

第三年，遲到秋暮，老人纔來。憔悴令他老了不少。他的女兒在產生女孩後，靜靜地做了地下的母親。漁家女子，生來便是平凡的悲劇裏的角色。從春到夏，從秋又到冬，浪濤盪去了歲月，網眼漏去青春。她們的嘴流不出隻字的怨言，永遠是溫柔，是和靜，是順從。老人的女兒，即是如此的過了一生。如今，老人却失掉一條拐杖。

這次老人來，有不少的感慨；他不明白村裏的青年人，為何都棄掉祖傳下來的事業；而人入要跑進城裏謀生活。就連自己的孫子，亦未能管住。而使他最傷心的，是那最心愛的外孫，也竟隨了孫子的腳跟往城裏來了。老人唱歎着自己是年邁力又衰，不能再到海上使船撒網。往後，祇孤零的一人，和那幼小孫女度日。

老人說到最後，眼中不禁墜下大的淚珠。許多年來，這是第一次看見老人哭了。以後，老人便未再來。

本刊  
個人彩色展  
第二期  
徵稿啟事

## 徵稿簡章

一，作品限四幅連續漫畫一張（比例大小為本刊一頁二分之一）單幅漫畫素描一幅（比例大小同前）。題材隨意。毛筆，鋼筆，鉛筆均可，但不可用藍墨水及淡鉛筆。

一，收稿至本年十一月底截止。

一，明年一月一日新年號起，陸續發表，每人刊一期，為之關一專頁。

一，凡經錄取發表者，給與稿酬二十元。

一，全部發表後，由本社聘請專家選拔優秀者三人，對之再由本社贈與紀念品（關於聘請之專家及贈與之紀念品，另

行發表）。

一，作品錄取後，版權為本社所有。

一，不錄取稿，凡附足郵票者均退還。

一，來稿須寫清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

一，稿寄「大阪市大阪每日新聞社華文母日編輯處」收，函外未書一個人漫畫展徵稿啟事。





文壇隨話

### 不必憂慮「言情小說」之多

博 奮

小說的種類很多，有一種叫做「言情小說」。這種小說現在有無數的讀者，銷路非常之好。我們看各地報攤和書店的窗際間，時常用花紅綠綠的紙條揭出此種小說的出版，便可證明銷路好是事實無訛。其實，在中國的一般情形上說，够得上談愛情的資格的不多，是上階級，其他中下階級，平素衣食一事，尚須煩費周章，閒情適致的戀愛，自然無意講談。他們即使戀愛，也決不會有那許多情意纏綿的手續，溫溫切切的方法，大抵是簡單的，魯莽的而已。

這樣形成的戀愛，是缺少眩惑人的香艷旖旎的場面，因此我們的言情小說家遂不以此為材料，只尋找到中上階級的社會一角為描寫的對象了。

他們寫的這中上階級也即是所謂知識階級，有富裕的金錢和時間，有祖上遺留下的資財和產業。環繞着的多數女性，自然也屬於知識階級，懂得如何把自己養成一種嬌柔善感，嫵媚多姿的典範。然後用種種方法將自己的愛情施予一個男人，或接受一個男人的愛情。她們更懂得在多數男人同時愛自己時，如何使各個人皆獲得滿意，與起彼此間的嫉妒波瀾；而多數女人同時鍾情一個男人時，她更知道如何整個群體而使那男人單對自己傾心。凡此種種錯綜的愛情關係，皆為此種「言情小說」的主要素材，而成為香艷旖旎的場面。

然而，為什麼我們的言情小說的寫作會特別多起來呢？要攻察這一點，便發覺兩種事實。第一，我們的讀者大多數正和這種「言情小說」裡的人物同樣，是屬於上層知識階級的，所以每天就把玩弄愛情當

做功課，而「言情小說」正是自己的寫照，自然就親近了，這便促成「言情小說」銷路的狂旺了。第二這種小說的寫作者大都為自己的銷路打算，自不待言。見這樣的小說大受歡迎，行銷甚盛，自然加緊寫作起來了。

這情形看來是很可憂慮的，但也不必，因前面說過，這「言情小說」的讀者是僅限於少數的中上階級的，其他大多數的群眾是讀不下這類小說的。只是大多數的群眾讀得下去的東西，不見產生，是應該想想的事。

### 再談幾種「作家」

趙天人

現在這個時代變動得够劇烈的了，如能寫一點東西，如想寫一點東西，實在是難得的機會，是專為歌功頌德的「太平之世」的文人們所夢想不到的好機會。

於是作家們提起筆來了。提起筆來却又未免躊躇：寫什麼呢？不

得事嗎？倘如真因文章發生什麼事情，文人作家是發動的，也只有聽之任之，於是偉大的作品和渺小的自己比較起來却還是顯及後者，於是躊躇而駭怕，由駭怕而又放下了筆，偉大的作品不寫也罷。但「作家」究竟是什麼？沒有作品，人就稱之為「沈默作家」。

沈默也許是作家的自尊，但不是人皆可，在沒辦法之中若想辦法，在不敢寫而又不想不寫的心情之下，許多作家又選了另種題材，不僅與時代無關係，任何人看了也沒關係，與寫作者本人也就僅有一點寫作的關係。

這種題材很常見，報章雜誌欄目皆是。第一是哥×妹×，第二是風花雪月，第三是往昔盛事；反正總是如此一套。此之謂「明哲作家」。

有地痞流氓者，社會上不知見，似乎是永不能沒有一種人，文壇亦有之。

此輩充作家數內，開頭一是提倡什麼，二是反對什麼，時常煞有介事地振起面孔，但他自己其實什麼也沒有，儼然危坐，成一隅之王，嚙嚙吹噓，互捧同類，此乃文壇之流氓，以無賴手段鑽入文壇後，同時也就一顯不礙了。這姑稱之為「流氓作家」！

還有「詭辯作家」，就是專寫歌功頌德的論文的；有別人說過的「時代拖不動的作家」專在舊式長篇說部，或言情或社會，但總不離卅年前的老故事。都是慣見的。

然而，哪類是我們期待的作家呢？

### 談「寫實主義」 赫更

最近環繞滿洲國民生部大臣文藝受賞作古丁之「平沙」有人爭論說這是浪漫主義，這是寫實主義，更有人指「平沙」即是新寫實主義的產物。寫實主義是什麼呢？新寫實主義又是什麼呢？這雖不是什麼新論題了，我感到的也不無一談的必要。

寫實主義，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這時資產階級是立在新興的地位，換句話就是在當時的社會，資產階級是主導的。而工業的進步，科學的發展又是這時的特徵。人們都努力物質的研究，客觀的探討。寫實主義便基於以上的條件發生。在當時它是與沒落的封建階級的浪漫主義對立着而又否定了階級——地主階級的文學的感傷性與消極性。是目的為新與文學而被發揚了的。

這寫實主義，是建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的解放」的意志上，通過了布爾喬亞的物質底，精神底生活而被決定的東西。所以，雖然在形式上有高度的進步，技巧有不可否認的細緻，但是內容的貧乏和事件的孤立及其不能把握對象的本質，因此常將發生的事象對立起來而不知事象的統一性關係性和謀事象的展開。所以它祇是靜的觀察，片斷的和不是全體性的。於是真理也被抹殺了。同時在它所現的積極性也不過是相當的，針對着浪漫主義的

頹廢，悲哀幻想而昇，他更不能真有何等積極表現，祇不過是赤裸地示出而已，不會盡了指導糾正和暴露缺陷罪惡的任務。而且他不會估計到集團的力量，只獲得個人的觀點去描寫些無用或偶然的東西。因而往往在形式上有非常技巧的作品而內容空洞無物，在歷史限界上，他們不過是資本主義意識沃羅基的擁護者而已。

新寫實主義是怎樣呢？它是由社會的觀點來看一切的現象的。在那里把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志，決不看作個人先天的東西，是從社會的環境中變化，發展的東西。某一個人的某一性格，思想，意志，同時是代表某一時代，某一階級，某一社會，某一一定的階級，集團的東西。所以在個人裏面不能求得動着的社會的原動力，反之祇在社會裏面，却一定能看出個人的性格，思想，意志的原因。可以清楚地說，新寫實主義是社會的，全體的，大眾的。是動的，是集體的。

基於今日的宇宙觀，社會觀，新寫實主義的寫作者，常把握到一件瑣小的事象而展開了多面，在那全般性上使事件演到高度的表現，不忽略了統一性，在那複雜性裏面，那生活的形象裏面描寫。

新寫實主義又如何揚棄了布爾喬亞的寫實主義呢？

在這一點，新寫實主義仍是存留着以前的寫實主義的客觀和描寫現實，只是更進一步展開到有關聯性和全體性上，取消了個人的觀點代以社會的觀點。

現在，不避重複之嫌，再歸納出四點來說明它：(一)新寫實主義作家的態度是客觀的現實的，立場則是社會的，全體的，大眾的。(二)新寫實主義作家他們必然的克服了布爾喬亞寫實主義的科學的寫實主義，在反個人的社會觀點，把握到社會問題中心。(三)就着瑣小的事象，展開了他的全面，在辯證的宇宙觀，世界觀上，在前備的社會的全體的，大眾的立場上，個人的與社會的統一上描寫。(四)題材方面，專注到與社會，全體，大眾解放上有關係的方面。立在上層的觀點去展開，而捨棄了無用的，偶然的題材。





# 演員修養論

王崑

戲劇的真正精神，必需是藉重於上演；否則一個空的劇本在文學上富有價值，但在戲劇的表現上是沒有力量的，所以戲劇是需要把劇本搬上舞臺去的。

然後，我們再看把戲劇的內容傳達於現象的是在觀覽與聽覺上，於是演員便形成了演劇的主要條件；羅巴欽斯基說過：「演員是演劇的中心。」又說：「演員應該自由地驅使表現他的腳色的手段。」由此可以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啓示：演員不但在戲劇活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時演員要負起這個責任就必需有充分的修養才行。所以作一個「演員」一直可以說是一種最難的藝術；索洛夫說：「演員的藝術，不僅是創造的人格，連材料，工具，藝術品也在同一客體之中被綜合，要將這分開幾乎是本質的不可能。」他底意思就是說一個演員必須是創造的人格，以身體的動作與音響做爲材料來格化「劇中人」的人格。

談到格化「劇中人」的人格這一件事，完全是根據於演員的修養與活動，在人類複雜的生存中，演員也必需有複雜的想象力來完成創造的人格。我們知道一個劇本選定上演之後，演員既經分配妥當，導演者指示給演員們這劇本的內在意義與表現應注意之點，另外便全靠演員的想像力的創造。所以演員必需有體驗劇本，重查人生，除劇本上所描寫出來及導演所指示之點之外，演員自身更需創造出細微的動作來。

自然，劇作家，導演與演員之間應該是密切合作的，而且是應

該互相研討的，方法既經確定之後，演員便絕對被奪取了對於其他藝術家被許可的自由，他更必需絕對的站在服從的地位。把自己鑽進劇中的典型人物裡。因爲演出的表情是實現理想的，以情感，動作，對話把理想從死的文字中活現於舞臺上。所以一個演員在修養上必需做到以上的基本條件；自然這是牢不可拔的定律，只要稍注意其原因，便不難明瞭：

戲劇根本是感情的產物，沒有熱烈情感的人是不能從事戲劇活動已毫無疑義；何況要做一個成功的演員呢？因爲一個好的演員必需有起碼的感情，才能表現劇中人的情感，否則其表現的方法也必定是很淺薄，所謂只是在臺上做戲而已。演員更需有冷靜的頭腦，因爲主要的是要格化「劇中人」的人格，把自己像傀儡似的拋棄開。所以必需要有冷靜的頭腦來深刻的思索。做演員一般人以爲是最快樂最幸福的一種職業，其實世界惟有做演員是最苦的一件事；不但對戲劇各部門有關的藝術要加以研究，同時更需時時刻刻地來體驗人生，甚至說，做一個好演員彷彿要對世界上的各種事態都要加上一番研究和考慮才行，所以必需要有堅苦的努力精神；同時更需因對戲劇發生興趣而熱練了演技。需不是具有一玩一罷了的心情，因爲演員是要在舞臺上演出的。

至於演員表演技巧的訓練應該分作「內的技巧」與「外的技巧」兩方面，這也可以說是做演員的兩種最困難最切要的修養。演員的「內的技巧」簡單地說就是體驗人生，而這種體驗的範圍需是注意到創造情緒；演員的體驗是由他的私生活而來的想像，更必需將表現的體驗建立在對他人的觀察上，以完成戲劇的寫實性。但是演員對寫實的體驗多少要有其想像的成分；雖然哥克爾說過：「演員這種人爲了使觀眾哭泣而實際哭泣，爲了表演醉酒者一定要依照文字上所決定的。」這就是說要表演殺人，要表演死，則不得不注意到想像力。因爲真正的舞臺情緒是不能完全從現實生活中攝取來的，演員應該再參加了一種想像創造的存在，需是被舞臺形象創造了的生活。所謂舞臺形象是從演員的創造的想像生出來的情緒與形式的綜合。有了這樣的綜合才不致有「實物那樣生硬描寫」出的危險，而是有着舞臺形象技巧的演員，他創造的想像力逐漸發達而又喚起那樣舞臺的形象，同時支配必要的情緒能力而成立，這一點決不是只靠演人生實際的體驗而產生，因爲那樣是不夠的。

演員的「外的技巧」就是在一個演員有「內的技巧」創造過程之後，則必需以「外的技巧」巧妙地支配着；以演員的肉體，聲音，呼吸以及全生理的自我，用熱練的「外的技巧」出現於舞臺。所以必需要有耐性的艱苦的準備。對於支配動作與聲音的運用當有一個相當的修養過程。

「動作」是包括了全生理的自我（除掉發聲）由面部的肌肉，到四肢的運用都是「外的技巧」主要條件，因爲這是達到目的的方法與手段，沒有動作是不能表現的。大略地說，動作差不多都集中在面部的肌肉的各部份，但是能顯示於外的則分「眉」，「眼」，「鼻」，「口」四部，做一個演員必需訓練到自己已能把握住自己的肌肉動作，才能够表情自如。其次談到四肢的動作，在來研究之先，對於演員的健康不得不有一個考慮，因爲必需有一個健康的體格才能表現出美的動作姿態來；四肢的大動作是不難表現的，它可以依照公式樣的一種舞臺技巧，所應加以考慮的，則完全爲小動作，比如「一指」，「一腳」，「一膝」，「一頭」都是需要經過一番深切的訓練不可；因爲那是對付的穿插，而非固定的，至於關於軀幹與腿及臂的動作都可以找到固定的方式（見孫福熙譯「表情字典」論大動作及小動作類詳）。

如果注意一下舞臺上的路線，對「直線」，「圓線」，「拋物線」，「波狀線」，「曲折線」有着合理的運用，便能造成了美的舞臺形象。

## 半月影事小記

關於「發聲」也是演員的基本修養的重要條件，記得有一個人說過：「要有雄辯家的本領。」這正是對演員發聲的一種很正確的見解。

▲好萊塢明星羅拔·泰勒，佛羅倫斯，弗列德曼等於十月一日被當局逮捕，因爲他們在「第五部隊」反美主義宣傳中，曾發表過一些言論。

▲從前洛杉磯地方法官對泰勒的傳訊，他們每月從泰勒支取兩千元律師費用。但除他們三人之外，還有導演，劇作家和其他的演員四十二名云。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上海國家公債公司，因債務問題，已改組上國幣，聞已取銷該公司。

# 從文學與電影談到本年度

## 「動文影」這一切與天堂

(All This And Heaven Too)

· 勃 羅 ·

電影界在近幾年來的確已有些向清潔明朗的方向走去，大腹酥胸的肉感片子漸漸的傾向於頹廢沒落；相反的，鼓勵青年意識的歷史、宮闈片，提倡高等興趣的科學、文藝片，刺激現代人生的社會民情片正如風起雲湧，這種現象在電影與藝術關係的立場來說，實在是值得讚賞的。尤其是最能適合全世界人類興味的文學巨製，差不多都已被豪華的影界製片家們購得版權，而把書中人的廬山真面目更活躍與玲瓏的姿態介紹給欣賞者。這類片子的例證極多，如莎士比亞的「仲夏之夢」，大仲馬的「三劍客」，小仲馬的「茶花女」，羅伯的「鐘樓怪人」和「孤星淚」，近代作家如蕭伯納的「賣花女」，賽珍珠的「大地」，米琪兒的「乘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克郎寧(A. J. Cronin)的「循城記(The Citadel)」等，隨手拾來，已有這許多部橫橫文學史壇的不朽作品，其他比較不甚著名的優作當更不勝枚舉。姑且先拿這幾部代表作來看，我們已可看出成功的文學作品也總是成功的電影作品，上列的片子都是每年十大鉅片的一席，甚至

於是全世界數千萬觀衆所公認的最優秀作品，如一九三七年的一「大地」，一九三八年的一「循城記」，一九三九年的「乘風而去」，這種成績一半是歸功於原作者的筆力，另一半却不能不偏重電影從業員的勞力。因為當一部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時，製作者應盡力保存原作特殊的精神，更不能歪曲或損壞原作的精彩和價值，否則讓過原作的觀衆一定會看出虎頭蛇尾的假面目，而誤會到文學作品之不能與藝術作品相混合；未讀過原作的觀衆一定會因此連帶地對原作失望，誤會原作的價值。所以從事作電影與文學溝通使命的電影從業員——包括製片家，導演，演員，編劇等，必須對於原作的作者和內容都有深刻澈底的了解，另外還須有忠實與忍耐的努力，這樣，才脫算是對於觀衆和原作都盡了所應負的責任。

爲了便於解釋電影和文學的關係，我願意在本籍中同時介紹一下影城一九四零年的一部驚人長篇鉅製——「這一切與天堂」(又譯「天上人間」)(All This And Heaven Too)，同時又是本年度美國最暢銷的文學作品，在一年中已刊印至第十九版，在傳記小說中已被公認爲最靈活流利的一部，同時本年度的諾貝爾獎金，他也是極具厚望的一名候補者。原作者是美國女作家瑞琦費爾德，也就是書中主人翁亨利愛特德波的女孫女，瑞琦因爲自己是亨利愛特唯一的一有血統關係的後嗣，同時有感於這位祖母一年中可悲可泣淒絕人寰的遭遇；所以於亨利愛特死後的四十五年，瑞琦就利用她特殊的天資，搜集家中有關的日記劇本，報紙記載的新聞史料，法院判決的公文信件，以及其他圖書館中的材料，孜孜研究達二十年之久，又加上兩年的改編執筆，直至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才正式出刊第一版，刊行後立即風行全美，被譽爲「乘風而去」以後唯一的女作家。書中主角亨利愛特的童年身世已不可考，原書記載極略，祇知道他是在法國生的一個孤女，自幼就生長在孤獨莊嚴的修道院裏，由於天主教的陶冶灌輸，使她造成一種莊嚴，坦白，剛直，喜歡兒童的個性。



她除了一個年邁的祖父德波的爵士外，根本就沒有別的親人，所以少時生活倍極孤寂。全書共分三卷四十五節；首卷描寫亨利愛特與祖父感情斷絕而就浦雷斯林公爵邸中的女教師，在那裏教讀公爵的男女孩子，因她超人的能力和熱誠使孩子們對她發生天真純潔的愛戴，更因之得到公爵的欣愛和信任，而致引起公爵夫人的嫉妒，使原來感情就不很融洽的一對夫妻更生隔膜，可是公爵對亨利愛特的愛護反因之更加深刻。第二卷述說亨利愛特與夫人對立的局勢趨趨嚴重，巴黎的報章雜誌爭先登載浦公爵和女教師熱戀而拋棄夫人的新聞，飛言流傳日甚一日，可惡的社會輿論使亨利愛特不得不辭別公爵和學生而避免厭煩的苦痛，想不到別後不久公爵夫人就被暗殺於野林中，亨利愛特因受嫌疑被捕入獄，結果兇手公爵本人在獄內服毒自殺，轟動巴黎的大暗殺案也因之真相畢露。亨利愛特出獄後傷心已極，幾不欲



生。幸而這位教師或中遇見一位漂亮的美國青年叫費爾德，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牧師，相逢之後，情願發生，她外來的心情又不由燃起溫暖的火爐。第二卷說亨利愛特爲了改變她在法國的環境，忘記在故鄉中碎心斷腸的痛楚，便毅然渡過大西洋中間的大西洋，到美國作教讀的職業，在那裏，進行了她和平利費爾德的友誼，經由戀愛而到結婚，在許多個重婚寫她。婚後的生活，片片書來，前後相映，真不禁令人對於這一生苦甘交替的境遇發生既悲復歡的內心感觸。全書情節曲折動人，對白意蘊深刻，尤其因爲故事材料取諸真實的文字記載，所以更特別增加他的吸引力。中法關於悲哀的描寫較見透徹精蕩。公對人老和亨利愛特的微妙一角關係，那由極愉快淋漓的筆法演染出來。亨利愛特之親自說離公對和其子女，及後陪殺案受審時連受幾個個的辯論，和公對在獄中與律師自盡變異，都可說是本書最能抓住讀者心弦的幾個樞紐。那種種絕人寰，悲痛絕望的敘述描寫，真可說能感動鑽石，多麼誠心誠的人看了恐怕也要一躍而情之淚吧！——埃拉費爾德女士廿餘年的心血結晶，實不虛已達到將她親人動人的傳記變爲久遠的筆心和志願，而且無疑地社會上的人們已更公認在文學上不朽的偉大成功。

本書攝影，同時爲特別隆重出品的精選起見，特別聘定最著名的兩位影星明星喬蒂羅絲 (Helen Lane) 和查理德 (Charles Bower) 作亨利愛特和公對兩主角。影戲著名的影片家奧克 (Oscar) 作監製和導演。喬蒂羅絲是全球影界同儕其讚的影星明星，曾獲一九二七和二八年的表演金像獎。她沒參加過浴池比賽，沒做過模特兒皇后，她不會表演夏威夷的草裙舞，她不懂唱高派派歌的爵士歌；私生活中她保持嚴肅整潔的態，而毫無風騷浪漫的歷史。工作時注重經驗的獲得，而反對幸運專門的投機；這種潔淨、好強、潔身自好、柔順好聽、爲藝術而藝術的性情，加上她顯赫的大貴和豐富的想像模仿力，造成她動人心魄感人靈魂的精湛演技，和今日影壇上光輝燦爛的偉大地位。一九二〇年入影界後經歷生活之滄桑，起初本無籍籍名；後來因了她逐漸不斷的勞力，再接再勵的意志，得以漸漸顯角，以後的「女人女人」開始奠定她無限的前程。替她贏得了一九二七年的藝術學院金像獎。她演過「紅衫淚痕」、「哪何海命」、「三姊妹」等連續不斷的名作使她仍然保持一九三八年獻于卡要的榮譽，更令悲劇的光輝在電影中越形閃爍。一九三八年有「老處女」Old Maid、「香波香波」The Love I Am After，和「英宮史」Elizabeth And Essex，又叫她得到表演優良的小金像獎；可是這因「香風而去」劇本，原作，情節特別動人的關係，不得

不把最高榮譽的獻于卡金像獎給英美的新星費爾德 (Verna Lee)，這到底是不能不替喬蒂羅絲的一件大事。一九四零年的一這一切與大家「大概一定可以彌補這一個缺欠吧！因爲讀者原作和編劇的精美優良較之前者是無分軒輊，喬蒂羅絲尤其其是特別適宜於亨利愛特的個性。因爲她一生中豐富的人生經驗使她體諒出體諒苦辣的滋味；亨利愛特悲劇離合的遭遇，由我們這位素樸悲劇演技的偉大明星演來，很確她以往的經驗和演技的成績，一定會給觀衆予深刻的印象。

飾演公對的查理德也是影壇著名的影星明星，原籍法國，原是法國最著名紅伶，據說他特殊的男性魅力曾使全巴黎的青年女郎醉心仰慕，到好萊塢使原該派拉蒙公司，曾有與海地拉瑪合演的一混角游魂「與瑪琳戴瑞爾合演的「樂思凡」與柯爾柏合演的一俄宮秘史」等作品。他與喬蒂羅絲合演的一拿破崙秘史，等作品。他雖然在銀幕上是出名的大情人，可是在私生活中却是極端端端的一個，與他的英法夫人潘普特羅自結婚後極爲美滿，他們倆不習於紐約城中花天酒地的夜總會生活，可是鮑費夫人却又是一個跳舞的嗜好者，所以夫妻時時喜歡在自己或至友家中舉行宴會；他們的交際並不廣闊，可是朋友全部高尚正當的好友。如同現在的聖倫寶妻夫妻康亞奧奧夫妻等。在工作時他是明星中最認真的一個每一幕戲總是預習二三天才再拍戲，而且片中見角色每次都經過正式的演練，他認爲自己是較適合於配



每 期 一 星

### 唐阿曼契 (Ameche Don)

唐阿曼契 (Ameche Don) 在「香風而去」中是出類拔萃的，也是世界影壇最傑出的一位傑出的人材。他演過「電話大王」一片成功後，差不多他已變成最需要的演員了；這對於他自然是不錯的，在他來上銀幕之前，已是一位最好的播音人物，所以他能擔負一項戲片中的角色，另有一番活潑的氣概。

在他主演的影片中，像「父子孝」、「芝加哥大火王」、「半夜驚魂」、「電話大王」等；給予觀衆的印像感非常強烈的。

這自然也是爲了他那敏捷的靈巧，絕對不帶任何一微的作嘔，我們看「父子孝」片中的演說已足以證明他的表演自如，再看了「半夜驚魂」的驚情激憤，在動作、劇情等應用上，已經建立了相當的聲望。

我們不能否認他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演員，在「電話大王」一片中，又出新穎王了一種新的折衷，在他那簡潔的演技下，把一位諷刺的惡棍完全表現出來。

所以，唐阿曼契是有着光明前途的。希望他繼續向藝術方面努力，使演技更趨成熟，更趨進而創造出新的功績。

最近唐阿曼契又和聖倫寶妻主演了「電話大王」，這出已在芝加哥拍竣，全盤出版，最近已出版，「父子孝」的戲片也出版了，我們在「香風而去」五部戲片的片目表裏

本刊第一次徵集長篇小說當選正選



(十五)

田 王 金 鍊 畫 作

他走進一家低矮的舊氣的，簷子貼伏地而的，一列長筒屋子的店房，狡黠，頑固的老店主，坐在門側離桌後面，以使人憐憫的眼光，不住深心而且疑慮地打量這個沒有行李的投宿者。終於，先收下當夜的店錢，然後把王紀領到裏面的黑暗角落去，給他拿來一個污的草枕，放在了炕上。

店房是黝黑的。天棚和牆壁皆呈同樣的黑色。祇在入口的門上，懸一隻低燭數的電燈，昏朦地照射着這長長的屋子。

一些裸着臂膀的，粗俗的店客，在用各種不同的姿式斜倚着，仰臥着，無與繼地談話。空氣沈悶，充滿了汗漬和腳臭的氣味。

王紀躺在炕上，誰也不和他搭話。從腳下簷子上的破洞，能望見外面昏暗的街道。夜彷彿深了，巷子裏很靜。

一個短髮，瘠瘦的女人，推攙着一個蹣跚的醉漢，走進店房來，向老店主擠了擠眼睛，便鑽入一個單間裏去。

王紀睡去了。覺得仍然坐在火車裏，身子搖蕩着，頭部昏沈着。但是，有什麼特殊的，低微的聲音，磨雜他的夢中的神經，使他醒了過來。他從破窗洞中望出去，外面並沒有落雨。

然而，立刻，在充滿店房的靜聲中，他分辨出來了由那個單間裏傳出的異樣的聲浪。他記起了方纔的那個瘦女人同那醉漢……他的身上，本能地發起熱了。

「自己幾時能回家去再和妻相會呢？」他不禁憂傷地愁思着。

「也許殺人的正犯，已經判明，自己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何必恐

懼呢？難道說屍首在那裏就是哪裏殺的人嗎？法律上是這樣定的嗎？」

他彷彿忘掉當時的恐怖，而且有些後悔出奔的愚蠢了。

「應該寫信回去問一問消息。但是，自己不識字，這樣的事，又怎好求人給寫呢？陳香也許正要告訴自己說：沒事了，回來吧！可是，她不知道地址，向那裏告訴呢？」

想到這，他的心變得異常的焦灼。

外面街上，有誰急匆匆地走過，在破紙窗上劃一道飄忽的黑影。他戰慄地眼前又映出那蒼白的死屍的臉，流瀆的血污……

「陳香怎麼處置那死屍呢？警察不會難為她，把她捉去嗎？警察不會因為自己的逃脫，就認定自己是凶犯麼？多麼冤枉呀！自己永遠也不敢回家了嗎？……為什麼跑出來呢？自己到官堂出首，說不是自己殺的，不就完了麼？他們不會強叫自己承認的，也沒有證據呀！……呸！為什麼要跑出來呢？」

他捶胸地懊悔了。

「還是回去吧！回去先在城外別處打聽打聽情形……若真有捉拿自己的風聲時，再立刻跑也不晚呀！」

他的手，不自覺地摸了一下衣兜。於是，他的心上立時壓下來一塊陰鬱的重石。錢已經不夠買回家鄉去的火車票了。

由單間裏傳出的擾擾的聲息，還在隱隱地繼續着。

王紀苦惱地翻側一下，用胳膊遮住頭部，又沈入了悲傷的睡眠。

「你們這店裏，沒有賣工夫的嗎？」

次晨，王紀醒來，就瞥見一個穿淺淡灰色長衫，手提一條棍子的人，這樣向正在掃地的老店主鐵肅地詢問。

店客們都悄悄地看着。老店主的狡黠的眼神，閃落在王紀的身上。於是，那個雇工的人，舞着棍子，走向了王紀：

「喂，夥計！你賣小工嗎？我是替人家來雇工的人，有多少，雇多少。工錢特別多呀！」

王紀困惑地從炕上爬下地來，不能立即作答。

「夥計！大洋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窮窮小店能發財嗎？怎麼樣？願意了，就跟我走！」

雇工者油腔滑調地喋喋着。

「做什麼工呀？」王紀問。他從來還不曾要過工夫的。

「呵！買苦力的還管那些個嗎？」雇工者訕笑着說：「有什麼工，就做什麼工。也不是叫你開汽車，做洋炮呀！憑兩隻胳膊什麼不能幹呢？」

王紀又要詢問點什麼，却被雇工者的話給截住了。

「夥計，少費話！願意就走，到地方自然知道。不願意做罷，我還忙溜咧！」

雇工者裝做要走的樣子。

「好，我去！」

王紀遲疑地允諾了。因為他想到無論什麼工作都好，賺幾個錢，可以做回去的路費。老店主目送着他走出店房，彷彿說：「我祝你好運氣呀！」

雇工者不住舞着他的棍子吹着得意的口哨。又在其他僻街的小店房裏，雇到四個願意出賣勞力的人。

王紀空着肚子，跟隨雇工者和四個同夥走過雜沓的街，電車馳騁的馬路；經過饑餓的商店，陳列衣飾的高大的玻璃窗；穿過戴着鋼鐵巨盔的橋梁，許多曲折奧秘的巷子；終於達到了一個地方。

峻峭的板橋，深遶的院落，入口站有便衣的守崗。



雇工者，把王紀和其他四人領到院後一列寬敞的磚平房裏，就獨自走開了。隨後從前院事務新內走來一個拿簿子的人，寫去王紀等的年齡，姓名。

磚房的窗子都敞開着。靠牆一面長長的土炕上，坐滿了沈悶，憂愁，垂死的生物。他們有的是昨天被雇來的，有的是五天前，也許十天就被雇來了。

他們沒有多餘的精神關心新來的人。而且，新來的也立刻和舊來的相混了。王紀臥着這許多有污濁的面孔，祇穿一件短衫的閑坐的傭工們，覺得十分困惑。

他走向屋子的一端，靠牆坐下。他旁邊的炕上，蹲踞着一個額骨突出，皮膚黑黑，手裏攥住一把短煙管的五十多歲的老人，在昏沈地打盹。

王紀的走動，震醒了。他吐一口唾沫，表情很衰微也很溫和。他不停地用眼光掃着王紀，漸次那眼光帶出了同情的閃爍，彷彿王紀的老賊，直率的面孔，給他一個親切的印象。

「你是總來的嗎？」  
老人的聲音裏，無形中浮漾着多年風霜，苦難的韻味，使人聽來像啣一杯積年的苦酒。

「是。你也是來做工的嗎？你貴姓？」  
王紀開始和老人搭起話來。

「我叫趙大！」老人說，擺動一下他的煙管，在外面賣苦力三十多年了，光棍一個人。聽你的口音，咱倆好像是同鄉哪！什麼？××府？正是。××縣？呵！相差不過四十里，我是×村的人。從年青時候，就沒回家了。……」

「這裏到底是雇工人幹什麼活計哪？怎麼還不發手幹呢？我都餓了，還沒吃早飯哩！」  
王紀憂鬱地說。

「活計？活計是沒有的。你沒看見這些人嗎？」趙大用煙管指示屋裏的人群：「都在這裏等着。人數還不夠，等人數湊齊了，一起纔能去做工哪！飯麼？飯倒給吃呀！早晚兩頓，你等着吃晚飯吧！」

王紀向炕上排坐着的人們望過去，他們都是那樣地懶散而且顯出難耐的焦灼的神氣。王紀不禁心中暗忖：這是什麼樣的工作呢？得多少日子呢？給多少錢呢？

趙大瞥見王紀的困惑和沒有經驗的樣子，不禁憐憫地問道：  
「老弟！你家裏有老婆孩子嗎？」

王紀點點頭。  
「你從家裏出來多少年了？」

王紀不好意思地答了他。趙大驚奇了：剛從家鄉出外的人，會這樣頑強，消沈嗎？自己當年跨出鄉里時，是滿懷希望，精力充足啊！

「老弟！你不是出來掙錢來了嗎？那你就得打定主意吃苦呀！走到哪裏錢也不是好掙的。十年後再回家吧！」

趙大把煙管伸進一個掛在腰間的小布袋裏去撿錢，待煙斗裏盛滿了乾碎的煙葉，就划燃根火柴。

王紀苦痛地望這位彷彿一株難頹枯朽却異常堅硬的老木根似的趙大，終於低聲說：

「我不是出來掙錢的，我家裏有買賣，我得趕緊回去！」

趙大詫異得從嘴裏拉出了煙管：

「老弟！你是上這街來辦事的麼？還是找親戚？可是，你怎麼又跑這裏來做工呢？」

「……沒有回去的路費。」

王紀祇能咕嚕出這一句話。  
趙大睜圓了自己的老眼，犀銳地閃動着，不住觀察王紀的臉。一面想到：這荒唐不懂事的老弟，掉在井裏還不知道求救哩。一面噴出一口藍色的煙，嘆着氣。

「老弟！」他憐憫地，慎重地，以他三十年來磨練的良心，特別放低聲道：「你知道這裏雇的這些工人，都去幹什麼嗎？」

王紀搖頭。他恐怖起來，用懇求的眼光，不放聲地望趙大。趙大彷彿有些躊躇，但仍決心地說了：

「……這話不能說出去，恐怕有亂子。可是，老弟！我看你挺老誠——」趙大貼近王紀耳旁，囁囁着：「這裏專招工人到前線去修理鐵道！說是修鐵道，也許挖戰壕，築堡壘，……都說不定。什麼年月能回來，也摸不準呀！幾天工人招够，就該出發囉！……」

王紀，蒼白了。一種不吉的，血腥的預感掠過他的心上。他想：也許他會在異鄉死掉，見不着陳香了。然而，他疑慮地反問趙大：

「大哥！你願意去嗎？」  
趙大悲歎地嘆息一下。噓氣和煙絲同時溢出了長鬚的嘴角，落入悶熱的，將屆晌午的空氣裏。

「老弟！我什麼親人也沒有了。走到哪裏，都沒關係。誰也不惦記我！死了呢，倒省心。……老了！抗麻袋，背貨包，都幹不來了。……半年多沒人用我，在大街上挨餓！」

趙大悲歎地嘆息一下。噓氣和煙絲同時溢出了長鬚的嘴角，落入悶熱的，將屆晌午的空氣裏。

「老弟！我什麼親人也沒有了。走到哪裏，都沒關係。誰也不惦記我！死了呢，倒省心。……老了！抗麻袋，背貨包，都幹不來了。……半年多沒人用我，在大街上挨餓！」



王紀貼家人難讀的藍情，急地走開

在一個銀行的前面，他滑倒了，於是警察們擁擠來，捉獲了他。



金鍊

現在既然有得飯吃，不管它是湯池火山，我也去呀。不價，有啥法子？老弟：我比不了你呀，我沒有買賣，也沒有老婆呀！……

趙大的語音，有如一陣送喪的嗚咽，響在王紀的耳邊，給他心上蒙蔽一層絕望與悽慘。

院落是森嚴的，靜謐的。敞開的窗邊，有幾隻蒼蠅，奏出嗡嗡的音樂，繞着窗柱迴旋。王紀咬緊牙齒，他的心在對於未來的悚懼裏顫動。他的靈魂，開始因一種不顯明的，朋生的掙扎而痛苦。

趙大老頭，以奇異的，顫動的聲音，伏在王紀的耳邊說道：「老弟！你有膽量跑嗎？」

王紀怔住了。當他的內心的掙扎變成企圖，思索變成決心，而被趙大這樣明確地提出來質問時，他反而遲遲，不知所措了。

「老弟！你若捨不得老婆孩，還是趁早回家去好哇！這年頭，在外面沒有好處！這份工，你更不應該幹。除非你不把腦袋當回事，……我什麼都懂得呀，老弟！人老奸，馬老猾。我比你奸得多呀！」

「大哥！能跑出去麼？」

王紀興奮而且緊張地說：「這個院子，別看他們守的多麼嚴，若胡跑，還容易。」趙大從容然而嚴肅地說：「院子各處，這幾天我都走遍了。老弟！你若真想跑，今晚我指點你……我可不跑哇！你應該再裝老實點！」

王紀充滿喜悅的恐怖，以無上感激的心情，跟着趙大。忽然覺到趙大嚴厲的某一部分，竟和自己故去的父親非常相似。

趙大却不在意地又去吸他的煙管，而且不再說話了，和王紀疎遠起來。不久，就復閉上眼睛打盹。讓王紀自己以焦灼，懊惱，厭倦的情緒，去等待夜的降臨。

夜，黑暗，沈寂。院中沒有燈光，屋裏也沒有燈光。成群的工人，都伏在磚屋的土炕上睡了。天空有星宿在閃爍。

院後廁所旁邊，有一個深廣的尿池。尿池背後，替代高聳的板垣，是一面低矮的土壁。依着趙大低聲的指示，王紀攀住廁所的橫檻，踏上尿池側一條極細的木杖。脆弱的木杖顛蕩着，幾乎就要折斷，而把潛逃者陷入尿池濕澀的瞬間，王紀以一股異常的奮迅，爬上土壁，無聲地跳出牆外。

他還想和趙大說一聲告別的話，然而他已經看不見趙大了。前面是一條閃着清冷的光的小巷。王紀貼着人家的牆壁，悄悄地走去。他不曉得應該走向那裏，祇曉得應該遠些，快些走，而且他覺得後面有追來人的腳步聲了。宛如一匹錯覺為貓所追趕的神經質的老鼠，不知道竄到什麼地方去纔安穩。巷子是直的，沒有一絲隱蔽。誰家的門大，激狂地吠了起來。

他嚇得拼盡全身的力量，向前跑去。然而，他的腿是這樣地輕，無力。奔跑的腳，在巷路上踏出連續的音響。於是，他聽得後面已經走近了來追的人。

在巷子轉角處，他停住，靜聽並沒有其他的腳步聲，犬吠遠了，街上連一隻夜行的貓也沒有。他安心地走去，不再跑了，因為那會惹出更壞的結果。

商店，公司，官署，……一切的樓房都死寂地閉鎖着鐵的柵門，滅熄了燈光，像一些石築的怪獸似地，陰森地監守着。一條插有列樹的洒在路燈光下的寂寞的馬路。王紀竭力放鬆腳掌，為的省得和水門汀的光滑的人行路擦出音響。馬路無盡頭地迤邐地延長着，靜寂得有如深夜的湖面。

王紀的影子在路上搖蕩着。時而變短，變真切，時而變長，變模糊。一個電燈柱，又一個電燈柱地走過了。

夏夜的風是特殊的，微帶涼意而使人發脹。王紀深悔早晨自己的錯誤，今後不可輕易受人的雇了。他想，現在還是上哪個僻巷去找家小店房投宿吧。

「誰？」倚在十字街口大商店的臺階上睡覺的崗警，為由後面走來的王紀的腳步聲所驚醒，大聲地吶喊。

不會警見人影的王紀，忽然聽到喊聲，便不摘方向地，恐怖地跑了起來。崗警一面喊着「站下」，一面追趕上去，同時吹起了尖銳的警笛。從很遠的別條街，也有夜警趕過來了。

彷彿在荒野裏，為獵人包圍的兔子，王紀瘋狂地奔過一段街，在一個銀行的階前，他滑倒了。於是，警察們撲奔來，捉住了他。

王紀從監獄裏釋放出來，是一個月後的事了。他走出笨重的獄門，徘徊在街上。頭頂盤結着獄囚的長髮；腿脛因為長久的運動底停滯和鐵鎖的桎梏，變得彎曲，踉蹌，有如長年困居籠中的禽鳥，已然喪失了羽翼的靈活。在他入獄之前，他受到過這樣的拷問：是否某方面的間諜？暗殺份子？鐵血團的團員？……等。因為當時市內正發生過流血示威，暗殺要人的事件。王紀午夜潛近重要機關所在的街巷，其行跡自然可疑。對於這一切的訊問，王紀祇有迷蒙，混亂，失却正常的意識。終於，當局也很失望。祇好判定他是一個無辜的白驢，愚癡，低能者。但，因他有竊盜的嫌疑，所以判處徒刑。



一月，以資懲戒。

入獄的第一天，他就為嚴酷的獄卒，和以王者自尊的「囚頭」搜索去所有的錢。而且使他睡在尿筒旁邊，嗅着難聞的氣味。他開始懂得鐵窗格，蝨蚤，和嘩響的腳聲。

然而，獄中却有許多幹練的囚徒，常常傳授他們從艱辛，厄迫裏昇華出來的知識，發揚他們獨特的憤恨與憤激的哲學。受到這種零星的薰染，宛如生鐵燒成了熟鐵，王紀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怯弱，頹喪，彷彿變得堅強和固執了。

他的短衣更污穢了。褲子為鐵鍊的鍊鎖所撕破，半裸着腿股。走在巷子裏，孩子們都奇異地，瞞着恐怖地望他。

時節，已經是夏季的尾巴。他的蓬鬆的長髮，洗浴着陽光。他沈重，頹唐，而且踉蹌地走去，無目的地走去。

走過幾條街，他就驚愕地站住了。前面沒有街道，是一面水的海，不動的濁流。陽光射在水面上，映閃着，眩昏他的眼睛。

當他辨察出那是淹沒在洪水裏的市街時，他不自覺地戰慄了。回身望一下方纔走過的道路，還是乾的，因為這裏是一帶丘岡。他已經站在丘岡的末端了。

丘岡的下方，分岐開去是兩條不同的街。突露着電線杆，街樹的尖梢，和變態了的樓房。從二層樓，三層樓的窗子裏，伸出些人頭來，向河水的街道上觀望。那上面馳航着運載食物的小汽艇，和一些替有錢人載着家財擺划過街心的木舟。

另一條街，沒有樓房也沒有船。老幼男女都踽踽在各目的屋頂上，悲慘地望望着濁流的濁流一直埋沒了他們的屋簷。

王紀看見有一個男人，撲通地跳下水去，彷彿要到自己屋裏去取什麼。然而立刻又苦悶地，絕望地浮上來，濕淋淋地爬上了屋頂。他的孩子在旁邊哭著。

王紀異常痛苦，他覺得整個市街都動搖了，蕩漾了。他想自己的家鄉也許遭到了同樣的災禍。陳香和小佳的影子，在前面——那街心的河上晃動……

第二天，是個落雨的日子。

是那樣的，撒撒恐怖的淫雨。水在逐漸地漲起，人們的不安達到絕頂了。

王紀昨天替人肩運一次行李，得來幾毛錢，餓飽了肚子。晚間，露宿在街上。今天，他沒有心思踏進水去招攬生意。仍然站在高崗上向下面眺望，讓雨水沖洗他的頭頂。

他看見那條貧乏的街，今天也頓形慌亂。有的用窗櫺和門扇紮成木筏，載上他們的孩子和包袱；也有少婦抱着嬰兒，扶著老母，在雨水的淋漓中，坐在屋頂上無策地哭泣。

有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自己在水裏面滴走。水幾乎就要淹沒他的頭了，他還是不停地滴走。在街口，他遇到了從別條街馳過來的船。他奮迅地攀住船沿，求人把他載去。

然而，從船上伸來一隻大皮靴，猛力地踢向他的臉孔。可憐的孩子發着喊聲，沒入水底了。雨在淫淫地，無恥無憐地落着。

待王紀浸入水裏拉出那個孩子時，他已經喝了好多口水。王紀把他拖到一家廢屋的房簷下，讓他慢慢地恢復。

王紀不忍得聽他那聲不良好的聲息的臉和痛苦的呼吸。祇望着灰暗，陰沈，不住流淚的天空。

午後，那個孩子恢復了意識，他坐了起來。「你是那裏的人呀，住在這條街上嗎？」

王紀貼近孩子的身旁，問道。同孩子並坐在屋簷下唯一的一條過於狹窄的乾土地上，背倚着廢屋的窗壁。「不是。」

布衣。

「你的爹媽呢？」

「不知道，丟了！」

「你的家呢？」

王紀難堪地問。

孩子糾纏着手指，彷彿迷惑而不願意說話。最後，低弱地咕嚕着：

「難道裏很遠！……我不知道！……」

「你怎麼到這街上來的呢？」

「打仗……逃難！」

「是和你爹媽一齊逃出來的嗎？」

「是！……丟了！」

王紀因為這個流落的孤兒，感到異常的酸辛。覺得他和孤兒的命運是相同的。

「你不想你的爹媽麼？」

王紀的聲調，竟變得悽楚了。

「想！……我不知道！……丟了！」

孩子彷彿已經失去正常的智慧，永久返復着同樣單純的話語。而且，對於王紀的問話，他不再回答了。祇糾纏着手指，撫弄衣襟，癡呆地望着一片雨絲底網。

傍晚。

王紀以和昨天同樣的方法，從有錢人手裏掙來幾毛錢，買些乾麵燒餅回到丘岡上的廢屋簷下時，那癡鈍，憂鬱的孤兒已經不見了。

王紀失望地把燒餅放在積雪的窗臺邊，用兩手扭擰一下破褲上的浸水。

他心裏很不愉快，因為他想起那燒餅同那孤兒分吃。臨行時曾囑咐那孤兒在這裏候他。

他想：這沒娘的孩子，又自己跑到哪裏去了呢？

雨不落了，天還在陰霾着。

漸之地有錢人都已經從浸水的區域避難完畢，臨時搬運的生意不常有了。同時，由四鄉被水淹的村莊，奔來成千成萬的難民，嗷嗷待哺；更加重了市內生活的艱難。

王紀對於在這裏掙得路費的念頭，不得不絕望；而且決心離開這災難，悲慘，烙給他的許多經驗的燒場的都市了。

他於是不得不擇路途地，模糊地尋索着家鄉的方向，開始了他的艱困的徒步的跋涉。

寫了每日的充饑，他做過各種卑微下賤的工作。

走過無數居民和廢墟的村莊，許多旗幟不同的城池。遇到各形各色的人，經過不能計數的嚴酷的掙扎，……終於他被車載到海了，一個傍海的都市。

那裏一切都清潔，爽朗，美麗。光滑的街路，兩側插着勁爽的赤楊。從一些庭園的木柵內，隨風飄出秋深的落葉。層疊的山腰，美妙的丘陵。上面參差地列着豪華的宅邸，白雲的別墅。在午後的陽光中，輝閃着別緻，幽靜的門窗。

街上寂靜，沒有聲音。除却寥寥往來的西洋的和東洋的異國人外，彷彿這裏沒有多少居民。

一陣憂傷悽惋的鋼琴聲，由路旁一扇微啓的百葉窗裏徐徐地流出。彷彿一隻溫馨的手指撫摸到一個冷落的心窩，琴聲使王紀不自主地停下來，而且開始震搖他因為長久的苦辛變得粗魯堅厚的不慣音樂的感情。

西風吹過，掩蔽百葉窗的樹枝上有一片枯葉無聲地振落了。這已經是間隔頗久的事了，陳香的面影，又真確地浮現在他面前……

洋房的門開。來，跑出一個穿著紫色裙子的少女。她的明亮的眸子，瞥見了佇立在自己家窗外的極端的人，立刻神經質地恐懼起來，用她自己的言語，喊出些主祀所不懂的話。

鋼琴聲雖然停止，屋裏仍有人奔了出來。震動的玉記，當即迅步走開了。那少女，彷彿還在後面指着他說些什麼。但，他不同地地走開了。又誰說又他懶。

他的衣服零亂得更不成樣子。天氣已暖不似夏日那樣溫暖。如果在夜裏走路，秋風一直打透他的肚腹，在破褲裏面旋轉。他的破爛的褲子，大半風化無存，以致由腳踝到膝間的腿部的肌膚，變成了榆樹皮似的顏色。

他孤獨地走着，漸。這漂亮的街，對他失去新奇和喜悅。他又用手搜尋他腳下安身的處所。

那樣的處所，不用費力，他就找到了。因為這個傍海的都市也和其他的都市一樣，有層天似的高貴的一層，也有層下級的貧民們的河溝的巢穴。

宛如回到故里似的心情，他走進貧民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他已經異常疲乏，不能繼續行走，必須休息一些時候。

由許多逃難民的口中，聽到一些故鄉附近的消息。他覺得重新憂鬱起來了：他什麼時候纔可以走回家呢？

每天，他到海邊去望海。

這是他生下來第一次和海會面，而立時就覺得海在用着什麼東西牽引他了。海是偉大的，祇有在海面前，他纔不覺自己服裝的卑陋，環境的卑辱。

祖父活著時，是鄉村裏最好講故事的老農夫。常。給許多孩童講的海賊的事跡，王記都記得了。如今仍然殘留的印象，祇是：彷彿古時有能幹的男兒，都喜歡到海上去的。

他總是由貧民街講出，經過幾條曲折的小巷，來到僻靜的砂灘，坐在岩石上，眺望着

要在他面前的無際的海原。

海邊上，不時出現他孤獨的兒童，尋找干澀的殘物。然而，王記對於貧窮的孩子，不再表示關心和親切了。他覺得比以前冷熱而且自私。也許正因為他自己受過無限的悲遇

「好！你這小雞籠——」

一次，兩個孩子互相在潮濕上拋擲石子，誤中王記的膝部。他就這樣憤恨地罵起來，而且要這去攪打他們。

他這樣做，他自己也後悔。他覺得所有的人，都企圖侮辱他。

### 東亞文藝消息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嚶鳴伐山

王金鍊

非生非熟，似讀似莊。嚶鳴之韻，賦讀用張。

惟余小子，所學非斯。嚶鳴伐山，始終以之。

余多感人也。爾爾之年，酷好山水；信筆繪採，情愛尤深。前曾寄語東京，苦無師承，

爾爾借爾之小技，寓爾之韻旨。乃爾每爾君，情韻不靈，許予刊登。爾爾氏書述

空勝，斐然有作。余不過借他人之杯酒，瀉自己之塊壘而已！嗚呼！我爾四方，

呼！我爾四方，繁。爾爾，臨爾泣下，不勝為小我哀也！嗚呼！我爾四方，

往，或與爾爾文，求人指導；或再成爾爾。揮我性靈，區區之

爾，不過於斯。余既不敢妄自誇謝，尤不欲故謙淺陋。姑本以上

爾述，略誌秋。白雲平乎哉？

四〇。九。一四。在東京山。



華毒紙上  
文筆人傑贊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東京文壇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最近出版了許多新書。文壇消息：art and literature。





# 編後隨筆

日本在內政上着々進行的新體制運動與在外交上實現締結了的日德意三國同盟，實在也就是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兩大前提。

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大業，是今日日本一億國民肩負的重大使命，自不待言。然而一定要等到日本所指的「大東亞共榮圈」內的諸國國民的積極的協力，才能達成，這也是無須再加說明的。

今日中國，滿洲的國民，對於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大業，實際上自己已扮演演着極大的角色。甚至說日本內政上的新體制運動也與中國，滿洲的國民有着切身的關係，這不算是過言。我們以為最低中國，滿洲的國民有理解日本新體制運動的必要。由於這種理解，我們期待產生一種覺悟，那就是「我們的新體制運動在不在哪裏？」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新生活運動在不在哪裏？」這種覺悟，無論對國家民族都可說是一種義務。

失敗於舊體制舊生活的，所謂現後餘生，多易流於抱殘守缺，維持現狀的墮落觀念。這種抱殘守缺與維持現狀的觀念就是自棄。是該去打開一條新的活路的。

日本就是中國，滿洲的一面鏡子，這是中國滿洲的國民一刻也不能忘却，一點也不可忽略的事。

基於以上所說的意義，我們預定在下期本刊二周年紀念號上增加篇幅發刊日本新體制運動論特輯。並且預定作第二次「青年課題大徵文」進一步去追求「我們的新體制運動」。

同時我們在取材上，編印的技術上，由第三年的開始，也再進一步作一個新的追求。

本期是本刊滿二周年最後的一冊，直有今日，都是讀者的賜予，今後也唯有生長在讀者的支援與愛護裡，年來讀者誠懇的指教與啓示，我們不敢或忘。左誌

附封來函用作我們的座右銘，兼表示感謝之萬一。  
(十月四日，讀者)

(一)  
由來沒經過文學浸染的政治家，雖有留芳百世的德政，同時被為政者罵的文學，也是沒有壽命的。貴刊得有衆多的讀者擁護，相信決不是為了貴刊自己所聲明的不是政府軍部的一個用雜誌的原故；貴刊雖不是純文學刊物，然而衆多的讀者，在文學生活的需求上，對貴刊是抱有無限期待的。(本年七月來函)

(二)  
我們要求的是生活的啓示，不是牧者的教條；我們要求的是健康的娛樂，不是自諷的詼諧，我們要求的是同情的共鳴，不是憐憫的憐憫。貴刊已稱滿足了我們的要求，我們還要向貴刊要求下去。(本年二月來函)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冊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富島上丁自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總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新新聞社

東京市北區富島上丁自三六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總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東京市北區富島上丁自三六

發行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總發行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全年	日本、中 國、滿洲	三十二元
	外國	三十六元
半年	日本、中 國、滿洲	十六元
	外國	十八元
三個月	日本、中 國、滿洲	八元
	外國	九元
每月	日本、中 國、滿洲	二元二角
	外國	三元
全年	日本、中 國、滿洲	二元三十錢
	外國	三元九十錢



製造——綿布·人造絲·纖維織物·  
輸出業——絹布及各種雜貨製品

## 株式三露商店

本店 大阪市東區北久太郎町二丁目

哈爾濱出張所 滿洲國哈爾濱道裡外國七道街二五

天津出張所 天津日本租界明石街二三ノ一

往來銀行 三和銀行 住友銀行 三井銀行  
三菱銀行 橫濱正金銀行 臺灣銀行



## 西部日本海陸產物輸出組合

神戶市神戶區海岸通五丁目廿五

營業品類 罐詰類 海產物類 陸產物類

海外出張所 盤谷出張所 No. 138, Saisano, Anuwongse Road, Bangkok, Thailand.

馬尼刺出張所 No. 103, Juan Luna Street, Binondo, Manila, P. I.

彼南出張所 No. 59, King Street, Penang, S.S.

上海出張所 上海虹口乍浦路八九號

天津出張所 No. 32, Sultan Street, Kiang F. M. S.

漢口出張所 漢口民生路一六〇號

汕頭出張所 汕頭外馬路三三八





五淋白濁

必能斷根

最新純粹化學療法劑

# 破淋因心

片劑 碎末

破淋因心是以兩個(1) Anthropic-nysulfonamide (Pernysulfon-dimethylamid) 爲基素而結合的固產最高的純正化學療法劑。其偉大的効力，是在服立刻在体内生發微妙的作用，向血液與淋巴組織用後誠與抗體力，與殺菌力，以最短時日，止住淋毒，而早已斷根。就是如六〇六之治梅毒，從來也是不能與破淋因心之治淋疾相比較的。

### 適應症

- △淋疾與化膿性疾患
- △淋疾(急性、慢性)
- △淋毒性子宮附屬器炎、子宮內膜炎
- △扁桃腺炎、中耳炎、蓋膿症、齒槽膿漏
- △丹毒、敗血症、蟲瘻突起炎
- △瘡、面疔、膿物
- △瘰癧、面疔等



包裝  
二〇錠入  
一〇〇錠入

製元 日本染料製造株式會社  
發賣元 株式會社 稻 商 店  
大阪府大阪市南區丁二丁目

The Kabun Osaka Mainichi, published twice a month in Osaka, Nippon. (Japan)



**效力超衆・品質第一**  
**潔齒防蝕・永絕牙患**



使用雙美人牙膏時可完全清掃口中積污而防止有毒乳酸之發生、保護牙齒預防蛀牙而堅固牙齒牙床、尚有特殊美白牙齒原料之作用、可除去牙垢使牙齒煥然潔白朝夕備用可保口腔之健康牙科大夫莫不推選為最理想之牙膏

各埠百貨公司  
洋貨店均有出售

**雙美人牙膏**



分行：天津、奉天、上海、南京、漢口、青島、大連  
總行：大阪  
雙美人牌化妝品總行  
**堂陽太山中** 株式會社 阪大

昭和十一年三月三日 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華文大反右日 第三卷第四十八號  
①上費十錢（送外一錢）  
發行所：大阪每日新聞社  
大坂每日新聞社  
發行所：大阪每日新聞社  
大坂每日新聞社